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  
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  
始可與言詩矣告諸往而  
知來者信近於義言可復

# 論語

## 三百篇

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  
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謂好學也已巧言令  
色鮮矣仁見賢思齊焉見  
不賢而內自省也  
上篇

傅佩榮 著

第一學而  
第二為政  
第三八佾  
第四里仁  
第五公冶  
第六長治  
第七雍也  
第八述而

# 目录

写在前面

前言

学而第一

【第3讲】

【第4讲】

【第5讲】

【第6讲】

【第7讲】

【第8讲】

【第9讲】

【第10讲】

【第11讲】

【第12讲】

为政第二

【第14讲】

【第15讲】

【第16讲】

【第17讲】

【第18讲】

【第19讲】

【第20讲】

【第21讲】

【第22讲】

【第23讲】

【第24讲】

【第25讲】

【第26讲】

【第27讲】

【第28讲】

[【第29讲】](#)

[【第30讲】](#)

### [八佾第三](#)

[【第32讲】](#)

[【第33讲】](#)

[【第34讲】](#)

[【第35讲】](#)

[【第36讲】](#)

[【第37讲】](#)

[【第38讲】](#)

[【第39讲】](#)

### [里仁第四](#)

[【第41讲】](#)

[【第42讲】](#)

[【第43讲】](#)

[【第44讲】](#)

[【第45讲】](#)

[【第46讲】](#)

[【第47讲】](#)

[【第48讲】](#)

[【第49讲】](#)

[【第50讲】](#)

[【第51讲】](#)

[【第52讲】](#)

[【第53讲】](#)

[【第54讲】](#)

[【第55讲】](#)

[【第56讲】](#)

### [公冶长第五](#)

[【第58讲】](#)

[【第59讲】](#)

[【第60讲】](#)

[【第61讲】](#)

[【第62讲】](#)

[【第63讲】](#)

[【第64讲】](#)

[【第65讲】](#)

[【第66讲】](#)

[【第67讲】](#)

[【第68讲】](#)

[【第69讲】](#)

[【第70讲】](#)

[【第71讲】](#)

[【第72讲】](#)

[【第73讲】](#)

[【第74讲】](#)

[【第75讲】](#)

[【第76讲】](#)

#### [雍也第六](#)

[【第78讲】](#)

[【第79讲】](#)

[【第80讲】](#)

[【第81讲】](#)

[【第82讲】](#)

[【第83讲】](#)

[【第84讲】](#)

[【第85讲】](#)

[【第86讲】](#)

[【第87讲】](#)

[【第88讲】](#)

[【第89讲】](#)

[【第90讲】](#)

[【第91讲】](#)

[【第92讲】](#)

[【第93讲】](#)

[【第94讲】](#)

[【第95讲】](#)  
[【第96讲】](#)  
[【第97讲】](#)  
[【第98讲】](#)  
[【第99讲】](#)  
[【第100讲】](#)  
[【第101讲】](#)  
[【第102讲】](#)  
[【第103讲】](#)  
[【第104讲】](#)  
[【第105讲】](#)  
[【第106讲】](#)  
[【第107讲】](#)  
[【第108讲】](#)  
[【第109讲】](#)  
[【第110讲】](#)  
[【第111讲】](#)  
[【第112讲】](#)  
[【第113讲】](#)  
[【第114讲】](#)  
[【第115讲】](#)  
[【第116讲】](#)  
[【第117讲】](#)  
[【第118讲】](#)  
[【第119讲】](#)

[版权页](#)

# 写在前面

为了推广孔子思想，我所写的书超过了十本，主要的材料都是《论语》。我心中常常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莫我知也夫！”（□宪问□）他的生平在春秋乱世，虽然未能得君行道，至少广为开班授徒，那么为何还会发出“没有人了解我”的感叹呢？

为了探讨孔子的心意，三十多年来我研习《论语》到不厌不倦的地步，有任何机会介绍孔子，我也从不推托。从二〇〇七年暑假开始，山东卫视“新杏坛”栏目请我主讲“孔子”，后来陆续讲了“孔门十大弟子”、“孟子”、“易经”。由于《论语》已成为国学热的首要读本，而坊间图书纷杂，解说也见仁见智，尤其青少年教育实在需要一个可靠的指引，于是“新杏坛”邀请我精选《论语》中三分之二的篇章，依序详细解读，作成“论语三百讲”。

先有讲说再形诸文字，可读性自然很高，但重复之处在所难免。我在校对本书时，开始时有些厌烦，稍后觉得亲切，最后竟有喜爱珍惜之感。将近八百页的书不必也不能一口气读完。如果配合光碟、省思原文，每天三讲读下来，应可明白孔子心意。在我介绍孔子的书里面，这本书让我畅所欲言，也希望读者朋友满载而归。

傅佩荣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日

# 前言

## 【第1讲】

大家都知道，孔子的思想与言行在《论语》里面记载得最完整。我们如果想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思想的精华，首先要读的一本书就是《论语》。在与大家一起探讨《论语》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把孔子的生平与他的历史地位作个大概的介绍。

中国历史上，在孔子前面有三皇五帝，五帝最后两位是尧、舜，接着就是夏、商、周三代。夏朝大约四百多年，商朝大约六百年，周朝大约八百多年。周朝分为两个时期：西周与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那是一个乱世。但是，人无法选择所生活的时代，也很难选择所处的社会。所以，面对乱世、面对挑战，就要设法激发自己的各种能力，也要用学来的各种知识、心得应付各种挑战。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代表。

孔子的生卒年是西元前五五一年至西元前四七九年。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当我们放大视野，通观整个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在孔子诞生之前大约十年，释迦牟尼在印度出生了，他是佛教的创始人；而在孔子死后大约十年，苏格拉底在希腊雅典诞生了。可见，世界各个地区，都在非常接近的时间，出现了各自的文化伟人。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有定义，叫做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经过轴心时代，人类的理性、人文思想全面展开。那时的中国，根据司马迁的说法，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大约年长三十岁；而孔子创建了儒家学派。这两个学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中国人心灵的塑造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本来是宋国的王室，后来逃到鲁国去了。按照古代礼制，宋国的王室成员，传承五代之后就要独立出来，而这个人就是孔父嘉，所以，孔子后来姓孔。孔子的父亲年纪很大才与他母亲结

婚，孔子三岁时父亲便过世了，母亲把他带回娘家抚养成人。孔子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困，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所以，他确实是一个从平凡走向伟大的人。孔子如何磨练、造就自己的呢？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孔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好学。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是没有资格念大学的。他和一般的乡下小孩相同，只能念书到十五岁，也就是完成乡村教育而已。所学内容只有两方面：第一是文化常识。比如说，鲁国人要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周公的后代。而鲁国旁边有齐国，齐国人的祖先是姜太公的后代。文化常识就是让人知道自己国家的背景与传统。第二是基本武艺。古时候，男孩子到十五岁以后就要准备服兵役，去保家卫国，所以他要学会骑马、射箭这些基本武艺。十五岁以后，普通人家的孩子就没地方念书了。孔子特别好学，到处请教各方面的专家，并且能够集各家之大成，对知识精益求精，不断发展，成为当时有名的博学之人。

当时，在鲁国有三家贵族的势力特别大，分别是孟孙、叔孙与季孙。其中，孟孙氏在参加国际活动的时候，行为失礼。他说，我堂堂贵族居然不懂礼，实在是不像话。听说孔子懂得礼仪，于是，他就让子弟向孔子学习。所以，三十岁的孔子，因精通礼制而得以在社会上立足。在这之前，孔子做过仓库管理员和牧场管理员。孔子不但为贵族子弟讲授礼仪，同时也教邻居和一些年轻人，并逐渐开始创办民间学校。教书成为他的工作之一。但是，他主要的收入，还是靠他的专长，比如，替别人办丧事。古代的丧礼极其复杂，要请专家操办才行。孔子就是当时这方面最好的专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他曾经向老子请教礼仪，又向很多人学习各种方面的知识，最后融会贯通，集各家之所长。更重要的是，孔子掌握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亦即从夏到商，商到周，一个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兴盛？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衰亡？孔子通晓了这道理后，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他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知道自己有特别的使命，要让整个社会走上正轨。当时的乱世在史籍中被称作“礼坏乐崩”，也就是人间的规范、秩序瓦解了，所以孔子非常忧虑，他希望重新创建一套价值观和行为规则，让每一个人都受教育，启发内在真诚的心意。任何一种行为，一定要由内而发，才有道德价值；否则只是外在的，应付别人而已，不管做多少都改变不了自己。而人生最可贵的就是要改造自己，改善



自己，把个人的成就跟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所以，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因为没有人可以离开社会而成就自己。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孔子？因为孔子的思想有以下几个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特点：第一，温和的理性主义。孔子非常强调人的理性。人可以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增长见识，不断提高对人生的认识，知道人应该何去何从。第二，深刻的人道情怀。我年轻的时候读《论语》，最受感动的是《论语·乡党第十》里面的一段话。孔子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有一天下朝回家，家人跑来报告说，马厩失火烧了。这时候，孔子只说了一句话：“有人受伤吗？”他完全没有问有没有马受伤。要知道，马在古代非常贵重。那时候看一个人的富有程度，就看他有几匹马。而在孔子看来，财产是不能与人相提并论的。马厩失火，受伤的可能是马车夫、佣人，这些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不受重视，生命也不值钱。但是，在孔子的心目中，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价值，所以人人可以成为君子，甚至再往上成为贤者、圣人。所以，孔子的思想里有温和的理性主义和深刻的人道情怀。

此外，还有乐观的人生理想。学习孔子，最好是在初春时节，最好是在年轻的时候，这样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充满希望。所谓的乐观，是说一个人只要愿意，可以透过真诚由内产生的力量，要求自己行善避恶。也就是说，在德行上可以实现人人平等，达到至善的高峰。这是非常乐观的态度，而且，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快乐。

我们学习儒家思想后就会发现，人的价值主要在内不在外。人的内在价值展现出来，一定会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了解孔子，不但是认识传统的开始，也是探索人生方向的起点；而且还是正确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论语》是我们目前所能找到的，最集中表述孔子思想的一部书。它是由孔子的弟子编订的。有子、曾子等人的学生负责编辑，所以在《论语》中，他们也被称作“子”。“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论语》中的材料其实是非常凌乱而简短。往往背诵时很容易记住，但却不明白何以要这样说。本书将从《论语》着手，系统地介绍孔子的思想。我们将把《论语》里适合青少年朋友、适合初学者的篇章一一加以介绍。

# 学而第一

## 【第2讲】

《论语》总共分为二十篇，它是以每一篇第一章里面提到的特殊的字，或前面两个字来作为篇名。每一篇有若干章，这二十篇，总共加起来有五百多章。我们特别从里面选择三百多章来学习，第一篇就是□学而第一□，它的内容我们都很熟悉。我在介绍前会先把每一章的内容梳理一遍，再解释其中的重点，看它与我们人生的关系，能给我们何种启发。

《论语·学而第一》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你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在适当的时机去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也觉得快乐吗？别人不了解你，而你并不生气，不也是君子的风度吗？”

以上翻译，很多人都会发现，为什么“学而时习之”的“时”没有翻译成“时常”呢？古时候，“时”字通常不做“时常”讲，多做“适当的时候”解。如果孔子说学了以后要时常复习，好像要考试，那么很少人会快乐的，孔子教学时也没有考试。所以我们将这话理解为：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要在适当的时机印证练习。比如，今天孔子教我们要孝顺父母，当然要在与父母相处时练习，不可能满街练习，这样别人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学任何东西都要把握时机，在适当的时候去实践，就会增强自己的能力，这时候的喜悦必是由内而发的。由实践而得的愉快，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们也可以和别人分享学习心得，尤其是朋友从远方来时，会让我们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大家同此心，心同此理。再者，如果我们已经有点成就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我们，古代媒体也不够发达，所以需要靠亲身的接触或者别人的介

绍。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怎么办呢？君子风度，就表现在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生气，不着急。

这一章的重点是“学”。第一，到底“学”什么？答案是“五经”与“六艺”。“五经”代表古人的知识，“六艺”代表古人的技能。学习一定要有材料，五经就是《诗》、《书》、《礼》、《乐》和《易》这五本经典，里面包括文学、历史、生活礼仪、音乐、艺术以及哲学。六艺是六种生活技能，也包括礼乐，因为礼乐既有理论的部分，也有操作的部分，礼节的道理讲得再精湛，要自己能够实现在做人处世中才有意义。再加上射箭、驾马车、书写和计算，称做六种技能。把这些学会了才可立身处世。第二，学习的方法是学与思并用，将来会读到“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只学习不去思考，毫无效果，考完试就忘了，很难有特别的心得。只思考而不学习，那你所想的只有生活经验的范围，没有系统的知识，也没什么用，只会陷于迷惑。所以学思要并重，书本是人人可念，但是每一个人念完都有不同的心得，然后才能用在生活上。第三，学习的目的何在？学习的目的对孔子来说就是培养德行。有个学生叫做颜回，也就是颜渊，非常好学。孔子特别强调只有他一个人好学，而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不迁怒，不贰过”。这都是德行上的事情。他和张三吵架，不会去怪李四，这是“不迁怒”；他犯了过错，不再重犯，这是“不贰过”。这些都是高度的德行修养。所以孔子的“学”，可以从三点来看：学的内容、学的方法和学的目的。如此一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学了之后要在适当的时机印证练习。

本章提到“君子”，最初的意思是“君之子”。“君”代表贵族社会里有身份、有背景的领袖人物，天子、诸侯、卿大夫，都称为君。他们的子弟称为“君子”，是政治上的权贵阶级。但是后来孔子把这个词慢慢转换成指德行美好的人。所以在儒家思想里，比如在《论语》里面，在《孟子》里面，君子的指称有二：一指政治上的领袖；另一种是指德行比较完美的人。

“子曰”的“子”，在古代本来是一种身份，像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后来在民间就把“子”当作老师的称谓了。像孔子，本名

丘，字仲尼，到后来，学生直接称他老师，就叫孔子了。战国时代的孟子也都一样。而在《论语》里面，除了孔子以外，还有两个人经常被称“子”，就是“有子”和“曾子”。是因为《论语》这本书的编辑者是这两个人的学生，学生在编辑时，要对自己的老师称“子”。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像曾子，他的父亲曾皙也在《论语》出现过，也是孔子的学生，但没有被称曾子，而曾参被称“子”，主要是因为他的书教得很好，他的学生负责编《论语》。

“子曰”这一段，学而时习之，大家都非常熟悉，“不亦说乎”的“说”要念成“悦”，喜悦的“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代表内心的喜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就从外在表现出来了。说到“朋”和“友”，古代也有各种说法，比如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你和我同一师门，我们算朋，你和我志向一样，称为友。今天很多称谓不用分得那么细，我们就把“朋友”当作一般交往的人。《论语》里面经常提到情绪，像这段话提到的悦、乐和愠都是情绪。人是有情绪的，有时候高兴，有时候难过，这和你处境、心得有关，这种情绪是很自然的。儒家不反对你有情绪，但是要做好情绪管理，提高情绪智商，让自己在各种情绪出现时“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

《论语》的□学而第一□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学习的内容、方法与目的，一定要先掌握住。交朋友可以让人快乐，因为大家志同道合。同时在社会上与别人来往，如果别人暂时不了解我们，该如何是好？因为在交往中，别人往往需要通过我们的各种表现，才会了解、欣赏我们。儒家说君子往往是先自我要求，不急着表现。有能力的人，只要时机到了，别人自然会欣赏我的才华，而给我机会。儒家的“愠”是自我对社会的使命感，我要能够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古代读书人，出路比较单纯，就是要出来做官，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这是儒家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 【第3讲】

谈到“论语”两字，有些人认为读音是“论(lùn)(ㄌㄨㄣˋ)语”，也有念成“论(lún)(ㄌㄨㄣˊ)语”，意思不太一样，读入声时，“论”代表讨论，“语”代表对话；读阳平时，“论”代表编辑，“语”就是对话，即把许多对话编辑起来。对这两种读音，我倒不太坚持说一定要念成哪一种。

《论语·学而第一》的第二章，原文是：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在《论语》里面表达了很多见解。我先把这句话的意思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有子说：“一个人能做到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司，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司，却喜欢造反作乱的，那是不曾有过的。君子要在根基上好好努力，根基稳固了，人生的正途就会随之展现开来。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就是做人的根基呀！”

这段话讲得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有些辞语现在成了成语，比如“犯上作乱”就是一个例子。犯上作乱是不守规矩、造反，故意造出许多事端，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对的。同时，也提到“本立而道生”，把根本、根基稳固了，路就出来了，这个路代表人生的正路。我们会看到在《论语》里面“道”这个字出现很多次，“道”就是路，“人之道”就代表人应该怎么走路，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做人处世才正确。因为宇宙万物里面只有人有自由，人的自由表现在能做选择，既然选择，就有对错，唯有受到好的教育，才知晓人应该如何过这一生。所以，我们谈到儒家的教育，一定会强调“做人处世”这四个字。

有子强调孝悌，“孝”是孝顺父母，“悌”是尊敬兄长。一个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到社会上对他的长官、他的领导，却要唱反

调，这不可能。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在家里面有好的生活习惯，到了社会上，也会保持并推广出去。人能够从在家里对待父母兄长的态度，延伸到社会上做事的态度，那自然没有问题。所以儒家强调教育要从根本做起。至于说不好犯上，却喜欢作乱，那更是不会有的。有子这段话有其根据，表明人活在世上要先把基础打好。现在很多人重视儿童读经，希望青少年从小便开始接触古代好的思想。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就去学别人的文化，一方面不见得学得透彻；另一方面，恐怕本末轻重掌握不了。学到最后，忘了自己的根本何在，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有子讲“本立而道生”是很有道理的。

末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字，与古代的“人”可以通用，所以这句话我们倾向于解释为“孝悌是做人处事的根本”，而没有特别提到仁义的“仁”字。我们学《论语》最困难的是要认清孔子的核心思想究竟何在？因为做为一个哲学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代表他的思想有一个贯穿的核心思想，这个核心思想很难把握，我们慢慢会发现，把《论语》都念完了，就一定能了解孔子吗？未必。因为在后面的《论语·宪问第十四》，孔子曾经说过：“莫我知也夫。”就是没有人了解我呀！孔子教了这么多学生，他最后也还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所以我们在学《论语》时，一方面要把这些材料尽量做一个完整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保留一个空间，知道有很多地方学生记录得并不完整，或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对于孔子学生说的话，包括有子、曾子，还有别的学生，都要持有一些保留的态度。

《论语》一书的材料来源，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孔子自己说的，那肯定是不问题。

第二、孔子与第一流学生的对话，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也包括宰我、子贡，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学生。第一流学生与第二流学生怎么分呢？了解《论语·先进篇》里的一段资料就知道了。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他每一科列了几个最好的同学，德行科列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就是口才表达方面特别好的，是宰我、子贡；第三科政事科，就是适合从事政治

业务，从政做官的，有冉有和子路；第四科文学科，是书本的知识，古代的文献了解得特别好的，就是子游、子夏。名列德行与言语科的算第一流学生；名列政事科和文学科的算第二流学生。我们这样分当然是有点冒险了，因为很多人对古人都比较崇拜，认为是孔子的学生都了不起。其实不要那样想，孔子的学生和我们一样，也都是从小慢慢长大的，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孔子和第一流学生的对话就值得注意了，尤其是颜渊，这是最好的学生。

第三、是孔子和第二流以下的学生对话，因为第二流以下的学生想的是比较具体的问题，有的达不到老师的期望，会坦白说：我力量不够，做不到。老师就有点失望了，因为孔子总认为还没有尝试，怎么知道做不到呢？

第四、是孔子的学生自己发表意见。比如本章，有子就自己发表他的心得，他的话说得不错，所以后来在孔子过世以后，曾经有人建议请有子站上讲台，同学们听他讲课。曾子反对，认为不恰当，好像大家对老师遗忘得太快了，而且有子与孔子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也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在《论语·子张第十九》，整篇都记载孔子学生所言，他们各有各的见解，有时候还互相争辩，我们会发现有的学生对，有的学生不太对，这一次说对的，下一次不一定说得对。

所以读《论语》要记得有这四种资料，我们要特别学习孔子的思想。当然这种区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读书要有重点，否则，每一句话都一样重要，等于是没有重点了。

## 【第4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三章很简单，只有几个字，原文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这里把“仁”翻译成为“真诚的心意”，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其实这样的解说是对照来的，前面谈说话和表情，这都是表现在外的，那内心呢？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巧言令色”今天也成为常用的成语，事实上在《尚书》里就出现过“巧言令色”四个字。孔子念书很有创造性，古代是说一个人只要聪明又大方，何必在乎别人去“巧言令色”呢？孔子把它转换了，如果巧言令色，就很少有真诚的心意，因为缺少“仁”。这是《论语》里首次出现的“仁”字，这个字非常特别，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有的说是一百零四次，有的说是一百零九次，总之从数量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孔子的核心思想究竟为何？用一句话来说，我们平常讲承先启后，就是把过去的承接过来，再打开后代的发展。而孔子就是“承礼启仁”，礼代表礼乐，周公制礼作乐，但到孔子的时代已经“礼坏乐崩”，孔子把它承接过来，加以完善，并打开了“仁”。简单来说，就是当外界的礼乐不再能够成为行为规范，不再能够分辨善恶是非，让人们依照着去做时，只有设法由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外在不再能够规范人，只有靠内在的力量来规范自己，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特色，让我们从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让自己做该做的事，从被动变成主动，守规矩不是为别人，而是我应该这么做，因为人就要行仁义。所以孔子说，一个巧言令色的人，很容易只注重外表而忽略内心真诚的情感，最终与别人来往都是做戏作秀，浪费了大好的生命，太可惜了。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在社会上找工作，表现得木讷呆板，说话也吞吞吐吐，那怎么找得到工作呢？今天找工作当然要巧言令色了，说得很



动听，表情很热络，让老板看了很愉快，觉得这是个人才，可以用。这不是矛盾吗？我们学儒家的经典要记得，孔子说：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心意。他说很少有，不是完全没有。我们就要在这个点上设法提醒自己，不妨巧言令色，但是一定要有真诚的心意；只要有真诚的心意，巧言令色又何妨？这是表达我对别人的尊重。如果到任何地方都板着脸不说话，别人看到那么严肃的表情，一定会尽量保持距离。所以我们要了解孔子的本意，知道不要太注重外表，任何外在的言行表现都要基于内心的真诚，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教导。

谈到“仁”要分三层来看：第一个是人之性，第二个是人之道，第三个是人之成。由真诚带来向善的力量，称为人性。所以往后会常常提到人性向善是因为真诚引发力量，力量代表“向”。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第二层，人之道，是所谓“择善固执”，“择善固执”四个字出于《中庸》，“人之道，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于说人之成，人的生命的完成在于《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这样才是儒家的完整系统。

在本章，我们看到了《论语》第一次出现“仁”字，后面还会有很多篇章谈到仁，大家要理解它代表人的本性，人生应该走的路，以及人生的完成。学生们请教孔子关于仁的问题时，通常是就人之道来说，换句话说，每一个学生都要问老师，我这一生该怎么做人处世，应该走什么路，才是合理的。而孔子的回答，对每一个人都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学生三次问“仁”，孔子三次的回答都不同，因为在生命的三个阶段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人生是充满变化的，所以孔子教学时最难的就是教学生如何择善，因为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每一次都选对，人生越来越充实圆满；如果选错了，恐怕就要用以后的正确选择来弥补前面做错的事情。生命不就耽误了吗？

“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样的一句简单的话，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巧言令色有时候表示对别人的尊重。比如我上课时如果没有巧言令色，讲得呆板无趣，就无法把我的心得向各位介绍了。所以只要我有真诚心意，非常真诚地把我的心得向各位介绍，在表达的时候就不妨说得婉转一点、说得动听

一点。平常与别人来往也是一样，大家相处气氛和谐，但是又有真诚的心意。否则本末倒置，变成迎合世俗而忘记内在自我，就很可惜了。《论语》里这样的话不止出现一次，孔子还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他说：一个人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太过分恭顺的话，左丘明觉得可耻，我孔丘也觉得可耻。会觉得这样的人可耻，是因为对方只知道讨好别人，态度恭顺，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孔子非常佩服他的。左丘明认为一个人应该以真诚为主，否则很可耻，孔子也这样认为。“耻”字也很重要，我们以后会常常提到。在《论语》里面会出现一些有关情绪的描述，比如说怨、愠、悦、乐。“耻”代表羞耻心。很多人常常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说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恶感的文化，西方人常常觉得如果没做好事，就有罪恶感。对谁有罪恶呢？对神。因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常常强调人与神的关系。人在神面前都不完美，常常觉得自己有罪。我们中国文化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强调羞耻心。羞耻心来自于将个人与团体比较，如果达不到团体的标准，就觉得很丢脸、很可耻。“耻”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重要。一个人最怕失去了羞耻心。比如说有一种人达不到社会的标准，却不在乎，那一般人就帮不上忙了，他没有羞耻，他不在乎，那谁能救得了他呢？这样的人对社会是一个灾难。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儒家思想希望我们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应该达到的基本标准，只有超越标准，才能够带来内在的快乐。

## 【第5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四章，原文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段话是曾子说的，我们前面提过，曾子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十五、六岁时，父亲让他也来向孔子学。孔子的学生里面有好几位是父子一起来上课的，像曾皙与曾参，颜路与颜渊，都是父子档。

这段话，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观念，意思是这样的：

曾子说：“我每天好几次这样省察自己：为别人办事没有尽心尽力吗？与朋友来往没有信守承诺吗？传授学生道理没有印证练习吗？”

我们首先看何谓“三省”？有些人说“三省”是省查三次，也有人说“三省”是这三件事我来反省一下。其实都不是，“三”这个字在古代代表多数，不一定指正好三件事。曾参的孝顺是众所皆知，但“三省”里面却没有提到孝顺，可见本章所言只是在举例，并不是只有这三件事情要去省察，人生还有各方面的问题要去思考。但是你只要与别人来往，在外面工作，就要格外注意反省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为人谋，替别人做事，比如从政，上有长官；做事，上有老板，那么就要问自己，有没有尽心尽力？“忠”这个字代表尽心尽力，我们称为尽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点是与朋友交往有没有守信用？儒家很强调守信，信守承诺。但是说到守信，儒家的讨论非常复杂，在实现诺言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差，这中间可能发生任何事。以前答应的事情隔了一段时间去实现不见得恰当，有时候我答应你，认为没有问题，后来发现问题，那我还要做吗？所以这是比较复杂的一种状况。在正常情况下，说话应该算话，这一点没有问题。所以曾参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三点，“传不习乎”。有人认为这是曾参在自我反省，要翻译成：“老

师传给我的，我有没有去实践？”我认为这样翻译不太适合，因为曾参比孔子小了四十六岁，孔子过世时曾参才二十六岁。但是前面两句话，替别人做事，与朋友交往，似乎曾参又已经成年了，在社会上工作了，所以把“传不习乎”理解为曾参自己当老师来教学生比较恰当，因为曾参后来是有名的老师，教出很多弟子，所以他的“传不习乎”是说，我当老师，我教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去实践呢？这个“习”就是《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习”，表明要去实践，要自己做到才能教学生，自己没做到，凭什么教别人做呢？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特色，都用“不”来问。不忠乎，不信乎，不习乎，这便是反省，从反面来省察自己，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

通常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老想着别人有没有对不起我，别人有没有做错事，很少意识到应该反省自己的问题。别人有没有过错，我们反省了也没用，因为他不见得会改。自己有过错，能够不断地反省，就能不断地长进。自己改变之后，别人也会调整对我们的态度的。曾参这几句话是很有特色的，人活在世界上很容易主观，什么事情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没有注意到与别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立场。所以我们讲到曾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这三句话，它所强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

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个体不能离开人群，儒家没有关起门来的贤人。要做贤人、要做君子，就要打开门与别人来往。在家，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到外面，与朋友，与老板、同事们交往，与天下人都有来往的机会。任何事情发生时都要先问自己做得对不对。孟子把儒家的思想发挥得很好，他很喜欢强调四个字，他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做任何事只要做不通，都要“反求诸己”，先问问自己有没有问题，而不是先指责别人有意阻拦或者其他的问题。要问自己，当发现自己没有问题之后，再去看看别人有什么不足，并用善意的方式来劝导。

曾参这三句话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大家都觉得讲得特别好，特别亲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是曾参的话，我对孔子的学生始终是尊敬的，但是有一点保留态度，因为这些学生还在成长，还在努力的过程

中。如果把《论语》里面每一句话都看作圣经，都完全正确，那自己恐怕就受到限制了。因为孔子也说过，曾参特别鲁钝。鲁钝不是坏事，代表这个人很老实，孔子有很多学生很聪明，都创建了自己的学派，但是只有曾参，他通过《孝经》，通过《大学》把孔子的学说传到后代，像孟子这些学者，都受曾参的影响。而曾参作为鲁钝的学生，他从小是受尽各种折磨的。曾参的父亲曾皙，又名曾点，他在孟子眼中是一个狂者。狂者就是志向非常高远，总是拿古人作比较，表明他理想很高，要向古人学习。与这样的人相处是很辛苦的，所以曾参小时候经常挨打，他爸爸理想很高，没什么耐心，曾参反应比较慢，所以经常挨打。古人认为责罚是出于爱心，希望小孩子能够改善。曾参小时候受了很多苦，但是他不会有任何抱怨，孟子很推崇曾参，说他特别孝顺。曾参的孝顺，我们用一个故事就能说明。当父亲老了，眼睛看不到了，给父亲准备的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父亲吃完之后就问，还有剩下的吗？曾参说，有剩下的。然后他还请示父亲，剩下的饭菜要给谁呢？他父亲就很高兴。人虽然老了还是会希望能够行善，因为人性向善，曾参的父亲眼睛瞎了，年纪老了，他的儿子照样可以按他的意思把饭菜送给穷困的人。孟子说他除了养口体之外，还能养志，也就是说曾参让他的父亲的志向可以实现，因为人性向善，让他父亲年纪老了还可以行善，那才是真正的孝顺，而不是只奉养父母亲，让他们活着而已，还要让他们可以继续实践向善的要求。

## 【第6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青少年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敬重兄长，行为谨慎而说话信实，普遍关怀众人，并且要亲近有善行的人。认真做好这些事，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本章前面讲的都是做人处事、德行方面的表现，比如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敬重兄长，这不只是对青少年的要求，事实上人类社会是持续发展的，今天的青少年将来也会为人父母，也会成为长辈，受到晚辈的敬重。“谨而信”是说话能够信实，行为谨慎。孔子很强调言与行，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要谨慎。因为如果不谨慎，很可能事后再补救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言与行两方面能够自我要求，德行自然就慢慢地成长。接着谈到要普遍关怀每一个人，这是很高的理想，因为人的本能都比较替自己考虑，要关心别人，必须自己先稳定了，才能关心。但是追求稳定的同时，也许别人因为我们只顾自己而受到某些损失。所以儒家的思想很强调，修德行善会有内在的快乐，这其实是选择的问题，是长期的考虑，我们是要短暂得到利益，而丧失内心的一种真诚的快乐；还是要坚持内心真诚，照着原则去做，也许短期间有些损失，比较辛苦，但是长期看来，内心的快乐是不能替代的。“泛爱众而亲仁”，说到“仁”，在《论语》里面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涉善行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好人好事，但是，做好人做好事，不见得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孔子所教的仁是要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人性向善，由内而发要这么做。儒家重视教育，有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很重要，让我们有由内而发的力量，主动地行善，而不再是被动的要求。最后他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很多人就质疑了，为什么念书放在最后？这些事是与别人相处时要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是独处的，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呢？就可以学文了。

另外一种用法是孔子特别用来作为术语的，那就比较复杂了。“泛爱众而亲仁”，要接近有仁德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孔子很强调，在社会上很难看到仁者，他自己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讲年轻人要亲近仁，这个仁是指有善行的人。古代是农业社会，安土重迁，所以一个人住在乡里，大家相互熟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做好事谁做坏事，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说年轻人要亲近这种做好人好事的，因为可以不断地学习。何谓行有余力？比如说现在碰到一个选择，父母亲要我帮忙做一件事，我说不行，我要念书。孔子认为要按照父母的吩咐，先把他们的要求做到。行有余力是说当孝顺父母与温习功课有一点冲突时，要孝顺父母为先，因为如果不管父母的要求，只知道拼命念书，将来就算念到很好的学校，毕业了，进入社会之后只顾自己，变得自私自利，也许是个人才，但是人格方面有瑕疵，这是孔子对于教育的看法。

简单说来，孔子认为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就是完整的人的教育。分三种：第一种是人格教育；第二种是人才教育；第三种是人文教育。把人格排第一，是因为孔子的要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面所行的都是人格方面的要求，“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都是一种与人相处的自我要求，能替别人设想，帮别人忙，这是一种人格教育，因为人格教育必须自我要求，由内而发，绝不能只是被动去做，所以讲道德的问题，关系就非常明确了，是被动做好事，还是主动做好事，完全不同。儒家所要求当然是自己主动了，这称为人格教育。至于人才教育，是用之于外。在社会上是个人才，可以服务社会，有所贡献。但是人才在有某种专长之后，还应有人文教育，如何调节自己的生活，如何让生命井然有序，充满活力，能够和谐持续地成长发展。这一段特别强调的人格教育与人才教育两者要一起考虑，并且要以人格为先，因为人格是一辈子的事情。最后补充一句，今天许多人让孩子背诵的《弟子规》，就是从本章引申发挥而成的。

## 【第7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段话可以分为好几个小段。

孔子说：“君子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原则，不与志趣不相似的人交往，有了过错不怕去改正。”

这几句话好像座右铭一般。我们一段一段来分析。首先看君子是什么意思，如果君子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君子，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要求呢？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看到“君子”这两个字要记得，要把他当作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这样才正确。换句话说，一个人要立志成为君子，就有很多地方要改善。如果已是君子，何以还会有要改善的毛病呢？所以君子处于一个动态中，也就是说人生是一个趋势，究竟有没有志向。在古代分君子小人其实并不困难，有一句话说“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小人老是立志就等于没有志向。君子呢？立定了志向就绝不改变，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拥有完美人格的人。所以孔子谈到的君子，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如果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严，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言行要庄重，这样才有威严，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接着说：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我特别分开这两句话，因为有些人把它连在一起，说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会有心得。不是那个意思，要分开来看。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因为孔子很反对一个人太过于顽固，太过于拘泥，以至于不知道变通，儒家思想很强调变通，强调时机。孔子描写自己的时候说，古代的那些贤者，他们都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我与他们不同，我是五个字：“无可无不可。”什么叫“无可无不可”呢？就是我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



不要怎么做，要看时机来判断。儒家思想除了强调仁德也很强调明智，仁智并重，仁德表明内心真诚，真心愿意主动地做好事做好人；明智表明判断，如果不懂得判断，做好人说不定反而被骗上当了，甚至还帮助坏人了。所以儒家很强调仁与智要配合，一个人学习了，心思便比较灵通，碰到问题时，思考起来就会有各种线索。如果没有学习，就只能按照过去的经验，非常有限的经验，来面对眼前的挑战。那怎能去突破困境呢？所以学习了以后心思开通，对许多问题的掌握就不会这样呆板，这便是“学则不固”，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

“主忠信”，孔子很强调要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孔子说过，有十家人住的地方，一定有人像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但是没有人像我那么好学，表明孔子强调做人处事就是要忠信。下一句“无友不如己者”，有人把它翻译成“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这样的翻译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与别人做朋友的时候，既然还没有做朋友，怎么知道谁比谁更好呢？已经知道谁比谁更好了，便说我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我要和比我好的人做朋友，那比我好的人也会说我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他也不理我了，如此一来，谁能结交朋友呢？所以我特别强调，“不如”两个字可以理解为“不相似”，在《论语》里面例子很多。什么叫“不相似”呢？前面有个原则叫做忠信，交朋友一定是以忠信作为基本原则。然后就要看朋友之间志趣是否相合，比如我喜欢爬山，你喜欢游泳，我喜欢下棋，你喜欢打球，一到放假的时候根本凑不到一起，请问，怎么做朋友呢？志趣相似才有许多交集，我们才能够在许多方面，好比喜欢念哪一类的书，喜欢看哪一种电影，都志趣相似，大家交朋友就很容易了，就很自然了，前面有一个“主忠信”，所以不用担心交到坏朋友，因为忠信是做人处事的根本，然后与自己志趣相合的人、相似的人可以做朋友。

最后一句，有了过错不要怕改正，这一句话事实上很难做到。一般人的过错都来自于性格，什么性格的人犯什么样的过错，要改正过错，等于要修改性格。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不容易的，虽然难，但还是要尽力去改正。《孟子》有个故事，有一个做官的人和孟子谈了话后知道自己错了，自己不应该收那么多税，于是他说好吧，我从明年开始减少税收，达到你的要求标准，今年呢，稍微少收一

点。孟子如何回答呢？他非常聪明，也喜欢比喻，他说假如有一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别人指出这是不好的行为，最好改过。他说好吧，我改一改，现在开始每个月偷一只，明年开始才完全不偷。这种比喻很好笑，因为从每天偷一只变成每个月偷一只，听起来好像差三十倍，你为什么不立刻停下来，都不要偷呢？孟子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知道错，何必等到明年呢？应该立刻就改。但是人最难的就是改过。因为过错与性格有关，你叫我改过，等于叫我调整性格，这是很大的挑战。

从这一章我们可以了解，孔子说的是君子的自我要求，必须言行庄重，必须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根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有过错不要怕改正。我们学习儒家会有什么压力呢？孔子说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这种应该做的事做到了之后有什么收获，它的收获是在内不在外，今天照孔子的说法去做，考试会考得好一点吗？不一定。可以顺利地升官发财吗？不一定。所以儒家一定要保证，我这样做之后合乎做人的要求，我应该有由内而发的快乐。这种快乐与外在的成就不一定同步。如果就外在的成就来看，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明显的利益让人享受。照孔子的方式来做，不一定有这些成就，但是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内心的快乐是来自于做到了人性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普遍的，自有人类以来，不管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只要是人，只要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然后做到孔子说的要求，犯了过错去改正，会不会快乐呢？这需要体验。我们可以从小地方做起，有小的毛病，改正之后就会发现，别人对我们也比较尊重了，我们对自己也比较肯定，慢慢地再往大的方向走，这是我们学习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方法。

## 【第8讲】

《论语·学而第一》的第九章，原文是：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就是曾参。这段话内容很简单。

曾子说：“丧礼能慎重，祭祀能虔诚，社会风气就会趋于淳厚了。”

一般讲“终”，就是生命的终点，一个人生命结束了。我们替前辈、长辈办丧事要慎重，因为人死为大，孟子也说过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因为人只有一次这样的情况，要隆重、要慎重地举办丧礼。所谓的“远”是指远祖，祭祀远祖，说明一个人不忘本，能够饮水思源，这时要虔诚。“民德”就是指老百姓的社会风气，“归厚矣”，就趋于淳厚。这里要特别了解的是“德”字代表“社会风气”，不见得是指好的，因为如果都是好的，哪里有归不归于淳厚的问题呢？这里的“德”是中性的词，代表风气，就如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德”也是代表风气。

一个社会的风气是慢慢形成的，尤其是由上而下慢慢形成的，所以注意到慎终追远，注意到丧礼与祭礼，就会使社会风气归于淳厚。西方人看我们中国人，整体来说，会觉得中国人是祖先崇拜。当然也有人说中国有三大宗教，就是儒教、道教、佛教。我们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进来的；道教是东汉末期中国本土发展的，内容比较复杂一点；儒教呢？是与整个国家结合在一起，国家的政治领袖天子就是这个宗教的教主，读书人好像僧侣阶级，负责传这个教的。这种说法，我们会觉得有一点过时了，但是外国人有个观察是对的，就是祖先崇拜。中国人对于祖先有特别的情感，总觉得我的生命不是我一个人的，上有祖先，下有子孙，我们都在生命长河里面的一个阶段，所以曾参说的“慎终追远”是非常好的一个观念。中国人对于家的观念和西方也确实不同。一般而言，西方比较重视个体，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主要的考虑焦点，父母生我只是偶然的机缘，我自己要负责自己的生命。

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把家当作单位，像《易经》的坤卦就提到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家庭，如果经常做好事，后代子孙就会有喜庆，会有很多福报。如果这个家族做很多坏事，子孙恐怕就倒楣了，会有遭殃的事情。这种观念当然是比较浮泛。真正行善避恶的主体还是个人。但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有其特殊关联，比如一个家，就是一个单位。在这一方面而言，西方与中国各有特色。

中国人太重视人际之间的网络，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以致于很多时候会忽略了法律或者社会的制度。无可讳言的，这可能是部分的事实，但是如果像西方社会，人从家庭里面完全孤立出来成为个体，问题更严重。今日的西方社会，人们精神官能症方面的情况日趋严重，因为很多人变得无依无靠，他上不着天，没有宗教信仰；下不着地，与自然界之间也有距离；中不在人，在人群中也找不到一个归宿，连自己的家庭关系都慢慢瓦解；内在呢？又不在自己，就连自己也不认识了。所以西方社会人们的精神状况，一般来说是比较差。而今天中国社会也在慢慢现代化，也慢慢倾向西方化，所以要特别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家庭是一个群体组成的，它有血缘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重视家庭是好的，但同时不要忽略个性。在学业方面，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有很好的表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子女也希望努力奋斗去光宗耀祖，同时自我也得到改善和发展。古希腊时代在希腊地区不讲国家的概念，讲城邦，像雅典、斯巴达，都是一个城邦，它是独立的经济体，也有自己的武力。有一个词用来形容一个人完全不管城邦，只顾自己，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白痴”。我们今天听了会觉得很奇怪，希腊人讲白痴就是说：你以为你是个体吗？如果没有城邦，个人根本什么都不是。所以在希腊时代的西方，个人是与城邦连在一起的，每一个人见面都要问你是哪一个城邦的，你来自于哪一个家族的背景。

我们中国人是有家族背景的，但是同时在和西方接触时，我们的个体也慢慢受到重视，讲究人权，讲究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我们很难说哪一边全对或者哪一边全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两边能够兼顾，但是兼顾时，我们有时候又觉得许多事情你一讲兼顾，就变成好像没有力量，不容易把它的重点凸显出来，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我觉得没有

一个人是完全隔绝的个体，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人是孤岛。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里面成长，进入社会，将来还要回归家庭的。对个体而言，家可以成为帮助他成长的力量，不见得都是限制。如果做父母的都能了解这一点，对孩子的个性便比较能尊重，而做孩子的也能够尊重父母亲的期盼，双方面就比较容易相处。我记得有一次，有位记者访问一位五代同堂的最年长的老太爷。问他，能够五代同堂，有什么秘诀啊？老人家不讲话，拿一张纸来写了一个字：“忍”。“忍”是一把刀插在心上，这说明一大家人在一起时，真的要互相忍让，替对方设想，有时候难免委屈自己。但不论如何个人在心灵上、在精神上，还是需要家庭的支柱，在外面若有了困难，还是要回到家里面寻求安慰，得到再出发的动力。所以曾参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是有深刻含义的。

## 【第9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十二章是有子说的。他说：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我们特别选出来是因为在二〇〇八年奥运会时，开幕式特别提到了前面六个字：礼之用，和为贵。我们是礼仪之邦，又强调社会和谐，所以这句话就很具有代表性。

有子说：“礼在应用的时候以形成和谐最为可贵，古代帝王的治国作风就以这一点最为完美，无论小事大事，都要依循礼的规定。遇到有些地方行不通时，如果只知为了和谐而求和谐，没有以礼来节制的话，恐怕还是成不了事的。”

读整段话，似乎有点转折。古代周公制礼作乐，礼与乐本是两件事，我们讲到“五经”，有礼、乐，“六艺”也有礼、乐，它是分开的。“礼”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尊卑的行为规范，所以一谈到礼节，就包括礼仪，包括礼貌，要分清楚谁是长辈，谁是晚辈，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谁是官员，谁是百姓。这样才能够有一个规则，让大家来建构秩序。“乐”是强调和谐。大家在一起，唱歌，听演奏音乐，情感可以调和。有时候一群人都喜欢某些歌曲，大家听了之后就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出现时便觉得情感非常协调，不再计较平常的恩怨，所以音乐的作用要配合礼仪。“礼”代表区分，“音乐”代表能够协调，有互相搭配的作用。

“礼之用，和为贵”，表明有秩序，才能够和谐。一个社会想要和谐，如果缺乏秩序，缺乏礼的规范，那是假的和谐，无法持久。没有秩序，谈和谐只不过上下都混淆了各种身份、各种角色，那不是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和谐是有秩序的，所以“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很有道理。有子也知道这话会引申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他才会接着强调古代帝王的治国作风有礼乐，形成和谐。“先王之道斯为美。”美代表

很合理想、很值得欣赏。我们欣赏先王之道，就因为它有秩序，效果非常和谐。一个社会，大家都有礼让的风气，一方面能够遵守规定，另一方面又能够退让一步，社会当然是非常理想了。接着说小事、大事都按照礼的规定，遇到行不通时，如果只是为了和谐而求和谐，那绝对行不通。并非要大家不要吵，把问题都放在一边，人和为贵，这样等于和稀泥，等于让大家不要坚持原则，大家都不要相互抱怨，都做好好先生，没有正义，没有善恶是非的分辨，那将来谁还愿意行善避恶呢？所以有子知道不能为了和谐而和谐，和谐要用礼来节制，所以礼的本意就是要有适当的节制，它是代表规范。若没有以礼加以节制，恐怕还是成不了事。

下一章也是有子的，在此合一处做个说明，《论语·学而第一》的第十三章：“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这三句话前面两句很简单，与人约信，比如我与你有约定，须尽量合乎道义，说话才能实践。如果约定的事情不合道义，将来很难做到。所以有子说，和别人约定任何事情最好合乎道义。所谓道义，就是合乎正当性。这样才能实践。再则谦恭待人，尽量合乎礼节，就会避开耻辱。我们有时候强调谦虚，要恭谨，但是如果按照礼节适度来约束，恐怕反而会遭人嘲笑，或被看不起，因为太恭谨了，太恭顺了。到时候变成完全没有自己的原则或者立场，这样和别人来往，对方怎么会看得起我们呢？因为自己好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所以和别人相处时虽然要谦恭，但是要用礼来节制，这可和前面说的“礼之用，和为贵”相互配合。

最后一句较难懂，“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意思是说施恩于人，而不失去原有的爱心，这样就值得尊敬了。这个翻译很特别，一般照朱熹的翻译，说“因”代表结婚或依靠，不失其亲，结婚时也算找到一个和自己有亲戚关系的人，如此也就值得尊敬了。这是不知所云。前面两句都是人与人相处，第一句讲信用，第二句要尊敬、恭敬，第三句的“因”与“恩”可以通用。我们施恩于人的时候，对别人做好事，很可能失去原有的爱心。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有些人捐款帮助别人，开始是很有诚意，帮久了之后便失去爱心，变成例行公事。所以有子强调当施恩于人的时候不要失去原有的爱心，这样就值得尊敬了。所以这

三句话，都讲与别人相处的关系，第一句讲朋友之间守信用；第二句讲对长辈要恭敬；第三句讲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这个时候不能失去爱心，这样就值得尊敬了。

他讲的话一定对吗？很多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也觉得很难，有时候觉得他的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必须承认，孔子的学生都很用功，也都立志向上，所以我们参考一下是没错的。但是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是有子的话，不等于是孔子的话。



## 【第10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

这段话很特别，是因为它提到“好学”这两个字，意思是：

孔子说：“一个君子，饮食不求满足，居住不求安适，办事勤快而说话谨慎，主动向志行高尚的人请求教导指正，这样可以称得上是好学的人了。”

谈到好学，在《论语》里总共有三次提到具体的人，第一就是孔子自己，孔子曾经说过有很多人与我一样忠信，但是不像我那么好学。孔子说自己好学，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自信，甚至有一点自负了。但是他这样说正好代表他认为自己不够，才要好学，我好学胜过别人代表我知道自己不够，所以这反而是一种谦虚的表现。然而，好学并不容易，因为人有惰性，往往是读了书觉得似乎派不上用场，或者读太多书了还没有实践，缺乏心得，读后很容易忘记。所以孔子说自己好学代表他的特色。

《论语》里第二个好学的人，是孔子的学生颜渊。有一次鲁国的国君鲁哀公问孔子说，你这么多学生，有哪一个好学的？或者有哪些人好学的？孔子本来可以列出一大堆名单，他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可以好好推荐，让国君去重用他的学生，但孔子非常实在，他说只有一个学生好学，就是颜渊。但是很不幸，他活得不久。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过了七十一岁，因为孔子七十一岁的时候颜渊过世，所以他回答鲁哀公的话，只有一个颜渊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他用“不迁怒，不贰过”，评价好学的颜渊，学习与德行配合，以颜渊做代表。

孔子提到的第三个好学的人是一位大夫，名叫孔文子，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非常聪明，并且好学，他不以向别人请教，向身份低的人请教为可耻。不懂，就请教别人，不管别人年纪多大或多小，不管别人身份高或低，不耻下问，非常好学。

这一章有三个含义。第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有饭吃就好了，不要求吃得很满足；有地方住就好了，不要求住的地方一定要很舒服。这代表要降低物质欲望，因为人的时间有限，多追求物质欲望，自然少了很多学习的时间，老是忙于去满足各种外在的要求，哪里有时间去好学呢？第二还是属于言行方面，“敏于事而慎于言”。做事眼明手快，称为敏捷；说话要尽量谨慎，这两方面一般人其实不容易做到，平常我们做事慢吞吞，说话却比什么都快，先说为妙，说出来又不见得做得到，孔子就有这样的学生，我们将来会看到，孔子特别提醒他，话说得很好，但是不要那么急，要先做到再说。我们往往就有类似的缺点，所以说话要尽量谨慎，做事要尽量勤快，这是第二步。这与好学也有关系，因为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在培养德行，不断在成长。第三点，“就有道而正焉”。志行高尚的人称作有道，现在还常说“有道之士”。如何知道一个人有道呢？社会上有许多共识，公众的评论意见都认为这个人是有道之士，一定有他的特定的表现值得肯定的。那就要向他请教，请求教正，让他来指导我改善自己。一个年轻人能做到这三点，孔子认为就算好学了。一方面减轻物质欲望，同时自己说话做事能够恰到好处，然后再向那些有道者去请求指导。

好学的目的不是多闻、多见，好像见多识广，与别人谈话的时候什么都懂，或者是什么书本都看，知道很多秘笈，知道很多奇闻怪事。这不是好学，而是有好奇心，可以有很广的见闻。真正的好学不能离开行为，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了解，一方面要实践。透过实践，使前面所学习的心得更加得到肯定，肯定了之后还要继续往前走。孔子的学生子路很可爱，在《论语》里说他“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这十二个字，说子路这个学生只要听到老师说什么事情该做，如果还没有做到的话，就很怕老师又谈到各种新的道理。如果老师把道理全部讲出来，我做不到，那学了半天只是耳朵听到，嘴巴说说，口耳之间不过四寸，那样的学习不能算真正的好学。儒家对于好学是非常谨

慎的，有一定的要求标准，所以孔子才会说我与别人不同，别人和我一样忠信，但只有我特别好学，而他的学生那么多，只有颜渊一个人好学。儒家认为人有理性，一定要发挥理性的能力才能改善人的生命品质。如果不能了解好学，不能做到好学，这一切都要打折扣。比如我们讲人性向善，只讲向善没有用，还要能够实践，能够做到所谓的善，也就是择善固执，才能够体会到人性如何从潜能趋于实现。随着生命的成长，在德行方面也慢慢趋于圆满，才是真正好学的表现。

方才提到孔文子的好学是不耻下问。通常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对于年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会觉得向他请教不好意思，其实不必如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别人懂得比我多，我就向他学习。从孔子说的很多话可以验证他确实好学，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都是千古名言啊。孔子说有几个人在一起，一定有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我要从他们身上找到优点来效法他们，找到缺点提醒自己不要和他们一样。对方如果言行表现不理想，也可以做我的老师，提醒我不要和他一样。所以我自己学习时，看到优点，就要想和他一样，这是见贤思齐。看到不贤的，就要内自省。不要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就嘲笑、就批评，而应该自己反省，看自己有没有和他一样的毛病，通常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耶稣说过“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小草，而忽略自己眼中的大梁”。当然，宗教家有时候讲话会比较夸张，让人听着就不会忘记。它是种比喻。就是我们会因为自己太过于主观，看不清楚。而看到别人有毛病时，就念念不忘。我们无法了解自己，当局者迷。所以我们在谈到儒家的好学，其中含义非常丰富，它可以概括成为我们做人处世的原则，也就是要自我要求。好学不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的，是为了让自己长进的，这也是孔子的一句话，叫做“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所谓的“古之学者”是代表商朝、周朝初年，“今之学者”的“今”是代表孔子当时的情况。“古之学者为己”是为了改善自己，“今之学者为人”是为了炫耀给别人看。所以我们应学古人，好学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让自己生命趋于完美。

## 【第11讲】

《论语·学而第一》的第十五章，内容稍微长一点，原文是：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段话内容比较多，也需要多一点说明。就原文来看，首先是子贡提出问题，子贡是孔子很好的学生，在他的四科十哲里列名于言语科。子贡请教的问题是，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这样的人表现如何？我们都知道，人穷志短时很容易表现谄媚，而有钱就容易财大气粗，又变得很骄傲。所以子贡的观点是相当不错的，就是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因为子贡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后来做生意发了财，所以他个人经历过从贫穷到富裕的过程。司马迁的《史记》里有《货殖列传》，“货殖”就是做生意去将本求利，其中便提到子贡。这说明孔子并没有反商情结，他的学生只要有本事，做生意赚钱也是合法的、合理的事情。那么子贡请教孔子，这两种表现怎么样呢？孔子说还可以，但是比不上贫穷而乐于行道，富有而崇尚礼仪的人。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向富裕了，所以有四个字特别重要：“富而好礼”。因为古代所谓的礼，它需要金钱作为基础，比如说礼尚往来，没钱不容易做到。礼仪讲究规格，没钱也不容易安排。“贫而乐道”，有的版本为“贫而乐”，它没有“道”这个字，我们特别给加上去，因为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提到“贫而乐道”，而在《庄子》的《让王篇》里，提到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他们总觉得说老师理想不能实践，好像自己有问题吧，但颜渊认为老师没有问题。后来孔子劝颜渊说，你为什么不考虑做官呢？颜渊就特别提到，我有老师的道可以乐。这也是“贫而乐道”。否则光讲贫而乐，贫穷怎么可能快乐呢？但是有“道”就可以快乐。因为“道”在儒家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让我们知道人生的路何在。各种外在的成就比不上内心的坦荡来得快乐。为什么坦荡，为什么行善能够快乐，“道”正是我们之所以乐的理由。

孔子教学的特色之一，是学生要从消极转向积极。只对学生说不要做坏事，这不够。还要指导他要做好事。这便是消极变积极。所以孔子是在教导子贡这个学生，他回答之后，子贡接着引用《诗》的一句话，他说，《诗》上说就像修整骨角与玉石，要不断地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这就是您所说的意思吧。我们今天还说精益求精、切磋琢磨，都是要把本来的情况变得更好。因为子贡的问题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孔子说要更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子贡立刻想到《诗》的一句话，所以孔子非常高兴。他说子贡呀，现在可以与你讨论

《诗》了。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以自行发挥，领悟另外一件事。子贡的名字叫做端木赐，孔子叫学生的时候都直接叫他的名字，赐。像颜渊，孔子称他叫做回。子路就直接称他由，这在《论语》中经常会出现。孔子的学生，可以说是从平凡通过学习慢慢成长，最后成才的。司马迁说孔子的学生，精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一般号称七十子，就是非常杰出的学生，对六艺都很了解。子贡口才特别好，将来如果我们想学语言表达，就要特别注意到子贡怎么样和老师互动，他如何探讨问题，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

从这一章我们学到做任何事，要从消极的转成积极的、有正面的作为。像孔子说：见不贤要内自省。省察自己是否有相同的缺失，但这样不够。还要见贤思齐，要积极地去学习。这种教学方法是古今中外都通用的。一个像孔子这样伟大的老师，很清楚的表示，让人从消极到积极，从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到积极作为。

一个人贫穷时有可能无依无靠，怎么能够快乐呢？一定是有道才可乐。要了解人生应该何去何从，有时候再怎么努力也不见得会有外在的成就。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转而走向人生的康庄大道，也就是实践向善的人性。所以我如果择善固执，就是完成我人性最根本的要求。也就是作为一个人，可以日趋完美。如果人性日趋完美，外在的一些得失，相形之下，就算不上什么了。

我们学儒家，都希望在社会上能够有积极的贡献。但不免要看时也、命也、运也。以孔子来说，他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他一生做官只有五年的时间，在有所作为的时候又碰到各种阻碍，最后还是周游列国去

了。周游列国并不代表他灰心丧志，而是要设法通过他的宣传教化，让各国百姓都知道他的理想。在周朝，每一个国家的念书人都可以周游列国，都可以在各国表达自己的理想，只要有人任用，得君行道，自然可以使整个周朝更为巩固，亦即国家社会更为安定。

至于说富而好礼，那更是理想。现代社会走向繁荣富裕，更需要这种观念。否则有钱而没有人文素养，到时候表现出来非常粗糙的一面，对一个社会来说，那不是好的示范。所以有钱人称作富者，有地位的人称作贵者，富贵之家、富贵之人，对于礼仪、礼节、礼貌要特别重视。子贡年轻的时候是贫穷的，他后来富裕了，所以他就可以思考，在贫穷与富裕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表现自己的言行呢？应该有一贯的原则。所以儒家的思想是强调他的一贯的原则，重心是在内不在外。否则的话，外面一旦出现各种变化，随之丧失内在的原则，这对儒家来说是教育的失败，我们在学习子贡这段话时，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 【第12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十六章。这是最后一章，这一章很短，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只担心我不了解别人。”

这段话很有趣，因为和它类似的话至少还有其他四处，回顾一下，我们在《学而篇》的第一章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知在孔子看来，当时很多念书人都怀才不遇，总觉得好像别人不了解我。因为如果有人了解我就能给我机会施展抱负。如果别人不了解我，我该怎么办呢？孔子首先说他只担心我不了解别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别人不了解我，一方面是我不了解别人，这是双向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但是等到年纪大了，我们自己当上了一个单位的主管，或者是当了老师、做了父母亲，这个时候就要担心我们不了解别人。

《易经·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也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很有表现，这时候希望有人可以赏识、提拔。但是到了九五，升为领袖的位置，这时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二与五都有一样“利见大人”。代表年轻时所适合见到的是能够赏识我们的长官。等自己当了长官之后，适合见到优秀的年轻人才。因为如果不了解别人、不能提拔好的人才，将来社会也很难进步发展，所以这两方面要考虑：一方面，我们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时候到了总是会了解。而更要担心的是我们发掘不了人才，这会让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团体不能够发展得更好。

《论语》的《宪问十四》和《卫灵公十五》说的话都差不多。“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要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假设今天有人了解我，而我能力不够怎么办呢？给我机会去做一件事情，没做好怎么办？“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

知也”。“病”，意为“患”，“患”就是担心。“病”就是“以此为病”。所以不要特别去在意别人不了解自己，要担心的是自己能力不够、无能。所以在《论语》里面多次谈到没有人了解自己，或者别人不了解我。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求为可知也”，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要设法让别人愿意了解你，或者说让你值得被别人了解。我们谈到人与人相处，要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因为了解一个人，要看他过去的表现，看他现在做什么事，还要看他将来往哪里发展。所以了解一个人的才华、学识，需要时间。有时候需要场合让他表现，如果还没有机会表现，那怎么办呢？古代很多读书人都要主动地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专长何在。孔子周游列国也有这样的用意，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各种学者都出现了。可以说是到处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观点和学术，有点像推销自己。事实上，推销自己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只要真的有本事，可以为社会、国家做事，这是国家之福。子贡有一次很含蓄地问孔子，说假设这里有一颗很好的宝玉，你是把它藏在柜子里面呢，还是等待好的商人识货来把它买走呢？我们今天用待价而沽，其实在原文里面，那个“价”更应该是指贾，商贾的贾，就是做生意的人、有眼光的商人。孔子听到子贡这么说，他并不问美玉在哪里？因为子贡是言语科的高材生，口才非常好，他讲话善于使用比喻。他当然是把孔子比喻为美玉。孔子说得很直接，他说把它卖了吧，我是在等待识货的商人呢。这说明不被人了解在古代是经常出现的。尤其是孔子，他自己受到好的教育，努力学习，后来也造就很多人才，但那时并没有像科举考试这样的机会。当然科举考试不见得都好，也许为了公平而忽略了人才各方面的杰出表现，就好像今天的大学联考，有它的功能，也非常公平，但对于人才的选拔也有它的限制。所以自古以来，一个社会始终在担心好的人才，如果没有受到提拔，那是社会的损失。对他个人来说，当然也是很大的不幸。因为他好好做学问、做研究，同时有着特别的能力，他如果没有机会表现，不是浪费了吗。对个人来说，是浪费了人才；对社会来说，人才本来可以使社会变得更好的。

所以《论语》里说，我担心别人不了解我吗？不用担心。要担心的是我能力够不够，我有没有资格坐这个位置，我是不是有条件让别人了解。同时我不了解别人恐怕更严重，因为我将来有了一定的职位之后



就要提拔很好的人才，使社会持续地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得，一旦成为领导者，不管是大的、小的单位，都要提拔人才，让人才可以顺利施展才华。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公平发展，往前进步。

如何能了解别人呢？我们将来会看到《论语》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论语·尧曰第二十》，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你如果不懂得怎么听别人说话，你就不可能去了解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所以要了解一个人，就要懂得听别人怎么说话。是巧言令色，还是很实在，可以代表他真正的见解。自古以来，儒家的思想是受到肯定的。《庄子》里有一个故事，说全鲁国的人都穿儒家的服装，但不一定懂儒家的道理。根据庄子的说法，儒家的学者们头戴的帽子是圆形的，代表懂得天文；脚穿的鞋子是方形的，代表懂得地理；他身上挂一个玉佩，用五色丝绳所系的玉块，代表遇事能够决断。所以如果说穿上儒家的服装，懂得天文、懂得地理，对于人间的问题可以做正确的判断，那真是了不起的人才。庄子故意开玩笑，说鲁国到最后，真正敢穿这样的服装，可以回答鲁君的问题的，也不过一个人，这个时候就凸显出人才了。所以很多时候要等待机会，不要着急，要尽量充实自己。学习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要精益求精，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将来总有机会让别人了解我。我就可以尽力为社会服务了。

# 为政第二

## 【第13讲】

《论语·为政第二》，到第二篇了。□为政篇□的篇名就是取自于第一章开头的几个字。原文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它的位置上，其他星辰环绕着它而展布。”

古人认为北极星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没有星星是不动的。古人说北极星不动，别的星星就以它为核心，在各方面展布开来。用以比喻如果负责政治的人用德行来作为示范、来领导，那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它本身不需要动，其他的星星就好像各层官员、以及老百姓，都各自就他的位置做他该做的事，社会自然安定了。古代确实有这么好的理想，也就是德治。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尧，特别提到八个字，他说尧这个人“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他的仁德像天，因为古人都相信天是仁爱的，它是无不覆盖，像春夏秋冬的四时就称为“天时”，代表天对老百姓、对万物的照顾的，让它们可以按照时序来生存发展。他的智慧像神明，古人都相信神明是最有智慧的。春秋时代，两个国家缔结盟约最后都要加一句，由聪明的神来做见证。代表如果不守约，神会来执行赏罚。在古人的心中，尧称为尧天，舜称为舜日。尧天舜日是对一个社会最美好的描述。代表领导者的德行圆满完美。所以整个社会非常的安定和谐，这是儒家的理想。它是基于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这样的位置，所表现最高的德行、圆满的人格，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周朝之初，周公制礼作乐，那时的政治观念是把政治与教育设法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与学校也几乎要等同了。换句话说，政治领袖就是老师。在《尚书》里面就提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上天生下老百姓，替他们找了国君、替他们找了老师，君与师帮助上天照顾百姓。上天让百姓出生，但是他没有办法个别照顾，而百姓形成人的群体之后又有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有国君来领导，有老师

来教育。君与师并列，代表古人认为人生下来并非圆满的，需要有人引导与启发，才能知道人生的正路何在，尤其是古代的小型部落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和领袖近距离相处，君王如何待人接物、做人处事，百姓很容易仿效他。比如舜非常孝顺，所以尧就把舜提拔出来，让舜成为大家的楷模。有了舜的榜样，大家都觉得孝顺是美德，我们要跟着做。事实上，人本来就愿意孝顺的，人都是父母所生所养的，孝顺是最自然的事情。但是因为后天的各种利害关系，有时候容易忘记孝顺。这时看到君王表现了孝顺，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愿意去做。所以儒家讲为政以德，它是古代德治的理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着夏商周三代都有礼治，所以从德到礼。礼包括三点：礼仪、礼节、礼貌。若只讲礼仪，好像是一套仪式，离我们一般人很远。讲礼节，还不够，还有基本的礼貌。所以孔子经常谈到礼的时候就加一个字，“礼让”，要让别人。德须与礼配合，因为社会越来越大，只靠德治，不见得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天子。古代的传播也没那么方便。无法像今天透过媒体让全国人知道，所以国家越来越大以后，就需要制礼作乐，靠礼仪，靠音乐，来维持它的稳定和谐。

孔子提到“为政以德”的观念，在《卫灵公十五》还有另外一段话，要对照来看，就是孔子说的“无为而治”。在后面他提到“无为而治”特别就用舜来做例子。他说舜不用做什么事，他只要自己本身行为端正，面向南方坐着就好了。就与本章谈北极星本身不动一样的意思。但是听到无为而治，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到道家。的确，在老子的思想里面很强调无为，也就是你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因为你刻意做任何事的话，你的考虑永远不可能周到，你顾了这一边就忘了那一边，到最后挂一漏万，甚至捉襟见肘，很难全面照顾，反而不好。所以道家讲“无为而治”是强调人的考虑是有限的，而社会上的资源更是有限的。如果考虑到要对谁好、对哪些人好，另外一些人怎么办呢？所以最好是不要刻意做任何事，因为所有的一切，从万物到我们人类，其生存发展都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不会因为你去做就改变的，它一直存在那里。比如有些老百姓过着自在的生活，如果刻意对他说还有更好的生活，他的欲望产生却达不到，就开始烦恼了。所以老子的思想有时候会被别人误解为对教育不太重视。其实老子认为一个国家让教育普

及，一定有些人知道多一点，有些人知道少一点。到最后因为“知”带来欲望，欲望造成各种争夺，理想不能实现，结果反而是天下大乱。儒家讲“无为而治”以德作为基础。为什么有道德的领导，可以让天下无为而治呢？因为人性向善。

我们在学习《论语》时，会觉得有些篇章上下无法连贯。其实很多地方孔子只是回答问题，因为学生各自作记录，后来替孔子守丧三年，那段时间大家都不工作，每天就在老师的坟边居住着，白天就互相交换意见，说老师以前教你们这个，老师以前告诉我那个。大家平时记录的语言，由某几个学生的学生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念《论语》有个困难，看到一句话却不知道孔子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肯定是发生某些事情，或者有些人提问题了，他才回答。像这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何如何，孔子怎么忽然讲这句话呢？一定有人问他说怎么样把政治办好？是不是努力去做就会好呢？或者让法律更为严格，要求更为苛细，会好一点？孔子会说不，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孔子心目中有一种对人性的了解。换句话说，以整个国家来说，政治领袖表现德行，老百姓就可以自己上轨道，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老百姓都是人性向善。那么领导者表现善的行为就是德行，我自然支持他。自然可以有向心力，可以团结起来。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来配合。

为什么讲儒家一定要强调人性向善呢？若不讲人性向善，为什么要治呢？人性本善，何必要治理？就是无为而治，还是治。为政以德，还是有为政。当然这一点，很多人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慢慢了解孔子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

## 【第14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二章内容很短，但是很特别，原文是：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不出于真情。”

我想这样的翻译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诧异。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是“思无邪”翻译成为“思想纯正无邪”。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这样翻译，孔子说《诗》三百篇，事实上《诗》是三百零五篇，其中包含有风、雅、颂。孔子念书善于总结，经常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想法，有他的创见。因为孔子自己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我们将来会看到这句话，你不断重读过去的资料，并且有了新的体会，才能当老师。孔子所讲“思无邪”三个字，这三个字本身就出于《诗经》，在《诗经·鲁颂·》篇，它描写的是鲁君有很多马，这些马往前奔行，看起来非常地勇健。他就说了“思无邪”。“思”这个字在《诗经》里面经常作为语首助词，或者语末助词。它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吟唱，或拉长语气，所以当你说“思”的时候，别人都知道是一句话要开始说了。“思无邪”重点在于后面的“无邪”。无邪的话，这个“邪”与倾斜的“斜”通用，代表这个马向前跑的时候它不能转弯，因为马跑得很快，一转弯可能就要摔跤。所以它描写鲁君所养的马跑出来的时候非常勇健，一点都不会偏斜。孔子从《诗》里面提炼出这三个字，用来表达整部

《诗》。就是说《诗》是文学的作品，文学的作品一定要有真诚的情感，最怕无病呻吟或者矫揉造作。

《诗》是古代的文学作品，它是古代的采风之官到各地采集民间的各种歌谣总集而成，并以此作为教化的参考。所以《诗》谈什么呢？思想纯正无邪吗？不是的。《诗》与思想或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关联。《诗经》这部作品，它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谣，加以整理成三百多篇。请问如果把“思”理解为思想，是谁的思想？因为很多都没有作者，也不知道是在写谁，是谁的思想纯正呢？所以不是作者。因为作者太多了，恐怕有几十人，甚至有上百人。是编者的思想吗？如果

是编者的思想，那何必说纯正无邪呢？他与读者有什么关系呢？编者本身思想纯正无邪与编《诗经》，也不见得是必要的条件。难道是读者的思想吗？我读《诗经》的时候，思想需要纯正无邪吗？事实上

《诗经》很多篇章都在表达人的情感。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描写的是雎鸠关关地叫着，在河边的沙滩上。人与人之间互相吸引，美好的女子就是君子最好的伴侣。它可以从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转到人类情感的互动、交流，人对生命的一种肯定与向往，它和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它描写的是真诚的情感，所以《诗经》里面很多地方都会提到抱怨、提到难过、担心的情绪，与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它讲的都是真诚的情感，所以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是文学作品，以真诚的情感为主，只有真诚的情感才能感动别人。而我们将来再看到孔子谈到《诗》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字，“兴”，可以理解为引发真诚的心意。

平常我们看多了社会上的各种新闻，会觉得好像人活在世界上只能够得过且过，或者随俗浮沉，早就把年轻时真诚的心意遗忘了。读《诗经》会引发真诚。看到《诗经》里面描写的情感都这么样的真挚，也会引发我年轻时的真诚情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提到四个字，都和情感有关。引发真诚的情感，了解自己的志向，同时观察整个社会的风尚。最后还有怨，可以抒发委屈、怨恨。读《诗经》读到有些人很委屈，再对照自己的遭遇，就会觉得，古代这么好的人都委屈，何况我这个平凡人呢。读完之后心中的怨恨自然消解。

儒家思想对于人的情绪反应是非常重视的，后代特别强调儒家的礼教，其实并非孔子的想法。孔子、孟子，都很重视人的真诚情感。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那活得多累啊！如果任何事情都必须耍客套，要注意到别人的各种要求，就只能忽略真诚的情感，凡事也就只能做戏而已。儒家为什么重视《诗经》？因为《诗经》是真诚地表达情感的歌谣。读《诗经》引发真诚的情感，就可以回到儒家思想的正途上，从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让人们自愿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自愿来帮助别人，来做好事。儒家为什么强调《诗经》？《礼记》里面特别提到，“温柔敦厚诗教也。”一个社会如果推广《诗经》

的教育，它的社会风气就会“温柔敦厚”。儒家的教育，包括文学、历史、艺术在内。而在文学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诗经》作为真诚情感的表现。

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三个字概括，叫做“思无邪”。我们要记得，“思”是语首词，“无邪”是代表从内到外直接出去，没有转弯，也不必绕圈子，所以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如此，就能了解孔子为什么那么重视诗教，也可以知道诗教为什么会带来温柔敦厚的社会效果。



## 【第15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三章，原文是：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道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

有两种方法来对百姓进行教育和规范。第一是德与礼，第二是政与刑。孔子先讲第二种方法，也就是用政令、用法律来作为约束的方法，这样也许百姓很听话，因为有政令、有法律，百姓如果不遵守就要受罚的。虽然他可以免于被处罚，但是却丧失了羞耻心。因为百姓可能会钻法律漏洞。在今天法治时代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以美国社会为例，美国社会当然早就是法治的社会了，但是很多人都说，在美国，真正治理国家的是律师，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靠律师来解释法令条文。在很多电影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被冤枉入狱，他坐牢第一天和牢友们吃饭时，别人就很好奇，说你这个人看起来蛮斯文的，听说你在银行工作，怎么会坐牢呢？这个人说我是无辜的，他讲完之后，所有的犯人都笑了。为什么？犯人们在这儿都说自己是无辜的。美国人拍电影常常自我解嘲。犯人们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如果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可以请最好的律师，就可以无罪释放，可惜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很冤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家有钱请一个好律师，那么就大罪化小、小罪化无。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无罪释放了。但因为家里穷，请不起好律师，要不然就是我的对头有钱请到好律师来对付我，所以我今天被关是无辜的。你看，这样的观念就糟糕了。为什么糟糕？一个人做错事，完全不会自我反省，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当然我们也知道，社会上的各种关系非常复杂。

一个人做事，很难说他要负多大的责任。比如美国律师在替人辩护的时候常常这样说，不要怪这个人，他为什么做坏事呢？他从小生长在贫民窟，他周围都是穷人，和他一起生长的人如果不去贩毒就去抢劫

杀人。他如果不打人，他就被别人打，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最后变成这么坏的人，实在是不能怪他，应该怪这个社会。律师这样辩护，完全没道理吗？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这样一来，那谁还要做好事呢？每一个人做坏事都有理由。我们都知道，做好事是需要努力的。中国有一句话说“为善如登，为恶如崩”，做好事和爬山一样，很辛苦的；做坏事，手一松往下滚，快得很。正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在荷兰教书时，很多人对我说荷兰的税收很高，超过一定数目就要交税40%以上。有人觉得太划不来了。他们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比利时的税比荷兰的税要低。而比利时与荷兰有一部分人讲一样的语言，都讲弗拉芒语，所以有一些荷兰人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买一间房子，在那儿交税，他为了减10%、20%，在荷兰赚了钱宁可交给比利时。这让荷兰、比利时两国之间产生了一些小误会。这样的故事很多，百姓享受荷兰的待遇，但是为了省一点税钱，到比利时去交。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听到的一些议论，真实的情况如何呢，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百姓这样做？就是典型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羞耻心。我这样讲绝不是说外国人没有羞耻心。“耻”字我们不要拿一般的观念来看，儒家讲“耻”是指个人所作所为如果达不到社会共同的要求，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别人都做到了，我做不到，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有“耻”，羞耻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在《论语》里面“耻”字经常出现。如果问，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怕哪种人呢？应该是最怕不知耻的人。他如果没有羞耻心的话，你根本毫无办法，你只能用法律约束他。孔子说得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百姓会钻法律漏洞，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所以在道家的《老子》里也有一句话叫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把法令弄得越细的话，那犯法的人就越多。小偷到最后变强盗，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很难用一句话来说究竟如何从根本上加以化解。

孔子认为有办法，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用德与礼来治国。“道之以德”，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看到在上位者有德行，自然就跟着走。“德”这个字很有意思，古代讲德代表为政者照顾百姓，百姓都喜欢政治领袖有德行。因为对百姓很好，国君对我好，我当然喜欢，因为对我是有利的。对我好而且又有德，那百姓就会以国君为榜

样。因为我喜欢你对我好，我也知道别人也喜欢我对他好，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所以“道之以德”还是可以做到的。它的根源还是在于人天性就有一种向善的愿望，所以你有善，我跟你走。同时我行善的时候内心快乐。

至于“齐之以礼”，因为礼乐教化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使一个社会有礼和乐可以依循，作为行为的规则。孔子特别崇拜周公，就因为他把礼乐制作得非常完善，但是春秋时是礼坏乐崩，所以我们看到德治之后要配合礼治，如果礼治还不行，就要法治了。礼与法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一般讲礼与法有一个简单的分辨，法是从外在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从正面引导人的行为。一是约束，一是引导，差别就在这里。法律可以约束，法律很难引导。

我们不会说一个人守法是好人，只能说一个好人不犯法。守法是好人吗？不一定。因为他并没有特别做好的事，他只是守法而已，守法是应该做的，谈不上特别好。如果遵守礼仪，那就比较好了。所谓富而好礼，这个礼就是正面的引导，见到长辈要有礼貌，见到老师要尊敬，这些都是礼仪。这个礼仪创建的人际关系是普遍适用的，因为一个年轻人对长辈尊重，他将来年纪大了变成长辈时，将来的年轻人也会尊重他。否则一个年轻人对长辈不尊重，不知道去遵守礼仪，那么他将来老的时候变成长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对他尊重呢？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经常接受老师与父母很多教育，千万不要以为长辈只知道教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就这么样的委屈吗？就一定要听话吗？不要忘记，年轻人一定有一天会成为长辈，成为老一辈的人。那个时候，年轻人同样地也尊敬你。所以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延续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指出了社会发展的重点，也就是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如果无耻的话，政府怎么做都不容易有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百姓有羞耻心，因为他知道由内而发，应该自我要求，“格”代表正，走上正路。有人说“格”代表“来”，事实上“来”不见得代表一定走上正路，走上正路是

老百姓自己走上正路，如此一来，所谓的政治人物也不须费太多心。  
当然，德与礼的要求是很高的，并不容易做到。

## 【第16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四章是特别重要的一章，如果在《论语》里面选十章最重要的内容，这一章一定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提到孔子的一生。这是我所见过最短的自传了，只有三十八个字。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求学，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事，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讲孔子十五岁到七十岁，一生发展的好几个阶段，以十年作为一个代表。这些话意思并不难了解，但是很难做充分的说明。

首先，孔子说他十五岁立志学习。因为古代的教育，像孔子这样的背景，父亲早逝，跟着妈妈在娘家成长，属于地位非常卑微的一般百姓，他念书只能到十五岁。古代的乡村教育是利用每年秋收之后，农闲时请乡村里面有学问的人或者退休的官员，来教一些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教他们文化常识以及基本的武艺。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教育已经普及了，六岁就求学了，甚至有人更早，进幼稚园了，但是这不是自己立志的，是被父母要求的、被社会规定的。重要的是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他一辈子都没有停下来，到老的时候还学而不厌呢。所以他的求学是与生命一起成长，他也认为自己最好学了，所以第一句话是孔子强调自己立志要学习。有关立志的问题在《论语》里有三个对象，第一个，立志于学习；第二个，立志于行仁；第三个，立志于求道。都用“志”字。“志”的写法很有趣，上面是“士”，底下是“心”，士心为志，代表读书人的心意就是他的志向。至于“学”只是一种外在的描述，学什么？学的目的何在？那就要志于仁，就是立志以后要走上个人生命的正路。有关“仁”字，有时

和“道”很接近，但是要怎么分辨呢？因为孔子也说过，志于道，立志于求道。这个道代表人类共同的理想。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安排这一生，叫做人生的光明大道。所以“道”代表人类的正路，“仁”代表我个人的正路，这要稍微区分。“道”是共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走。“仁”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行仁的选择。但是基本上仁一定是由内而发，出于真诚的心。

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接着经过十五年的时间，三十而立，“立”一般说是立身处世。但是在当时要立身处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懂得礼。因为在《论语》里面出现过两次，所谓的不学礼，无以立，或者是不知礼，无以立。若是没有学习礼仪，在社会上不能立足。不懂得礼仪，在社会上无法立身处世。孔子三十而立，可以理解为礼仪、礼节、礼貌都做到了、都学好了。立也代表就业，否则三十岁早已经成家了，如何养家糊口呢？所以孔子的职业曾经做过仓库管理员，也做过牧场管理员，另外，他能够立足也包括他有专长，可以替别人主持丧礼。这就是孔子三十而立了。

再看“四十而不惑”，有人到四十岁的时候反而觉得人生陷入困惑，因为小时候比较单纯，所有的问题老师与父母都帮我们作出答案了。到了四十岁，自己成家立业，孩子也慢慢长大了，然后才发现人生的问题非常复杂，会有许多迷惑。在《论语》里，谈到迷惑的地方很少，比较清楚的只有两处，一是子张请教如何辨别迷惑，孔子回答说爱一个人，希望他一直活下去；恨一个人，希望他立刻死去；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那不是迷惑吗？由此可以知道迷惑代表感情上的困扰，也就是说我们要调节情绪，不能靠情绪冲动来和别人来往。另外一个学生樊迟，他也问如何分辨迷惑。孔子回答时说：一时的愤怒忘记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让父母跟着受累，那不是迷惑吗？因为有时候一时冲动生气，和别人吵架打架甚至杀人放火，别人报仇时到家里来寻仇，让父母陷入危险，因为愤怒而造成这般可怕的后果，这也是迷惑呀！孔子的学生两次请教他什么是迷惑，他回答时无一例外，都谈到情感上的问题。人有理性，也有情感，理性是光明正大，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学习而理解，知道人生应该往哪里走。另一方面，人还有情绪、还有情感，它们和感性的要求连在一起，就会发生很多问

题，到最后自己也觉得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出来呢？所以到四十而不惑，对我们来说就很不容易学到了。人间所有的问题有因就有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只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再推究它的原因，再思考它的结果，大致上不惑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多学习、多观察、多了解。

## 【第17讲】

前面谈过十五岁立志求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接着就要谈“转捩点”了，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孔子五十岁的时候研究《易经》，懂得算命，但是事实上，这叫做命运，不叫天命。天命是命运之外还了解自己的使命。所有的人都觉得人生下来就有命运，无可奈何，因此儒家强调要通过学习、通过自觉找到自己的使命。使命是什么？为什么称为天命？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的来源既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给的。责无旁贷，一般把这个称作天命。比如说，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天子就是司机，要带我们去一个风景点。但是开车开了一半，司机心脏病发倒下来，这个时候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谁有责任继续开车？答案只有一个，是懂得开车的人。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把古代的经典掌握之后，知道夏、商、周这三代何以兴盛衰亡，如何发展。他知道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何处，他知道人性要往哪里发展才能得到成全。他五十一岁出来做官，做到五十五岁。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有使命感，就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努力做，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到五十五岁时又发生了各种问题，以至于鲁国的当政者不让他继续发挥他的理想，所以孔子就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我们讲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我们要把“天命”理解为两个重点：

第一，按孔子当时的情况，他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他的使命，所以他出来做官。

第二，我们一般人可以学的是什么呢？把天命当做人性向善，因而追求择善固执，最后达到止于至善，当做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命。儒家所谓“善”就是自己和他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对父母孝顺叫做善，我对朋友讲信用叫做善，我对长官效忠叫做善。这个善一定是指我和别人之间适当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命，也就是要把向善的要求实践出来。



六十而耳顺，我把这个“耳”去掉，改成“六十而顺”，顺天命。为什么这样改呢？有许多理由。因为在整部《论语》里面，“耳”这个字实在并不重要，它只出现四次，有两次当做语助词用。没有什么意思。比如孔子说“前言戏之耳”，前面说的话是和你开玩笑的，那个“耳”是没意思的。“汝得人焉耳乎？”你找到什么人才了吗？“耳”也没有具体含意。只有一次用于耳朵，孔子听到有人演奏音乐，他说“洋洋乎盈耳哉”，声音这么好听，洋溢着充满我的耳朵。六十而耳顺，这个“耳”很特别，因为整段行文都是一个年龄加一个行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到七十呢，从心所欲不逾矩。年岁接动词，中间没有加一个名词。“六十而耳顺”，说成是“六十而顺耳”，还比较接近这样一种行文特点。孔子六十岁时，在周游列国，周游列国是为了顺天命，有人对他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从事教化工作，这就是顺天命。孔子周游列国两次差一点被杀，两次碰到生命的危险，他都把天提出来，“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你们能对我怎么样呢？因为我后面有天作为我的依靠，我是在顺天命啊！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孔子以后，先秦的儒家经典，像《孟子》、《荀子》、《易传》、《中庸》、《大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相反的，有好几个地方提到顺天命。由此可知，孔子说的是六十而顺，顺天命。顺天命代表他不计任何代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关天命，在孔子的思想里面很明显地说出来，第一个要知天命；第二个要畏天命。他在知、他在畏，就代表这个天命一定有其内容，天要他知道什么、天要他敬畏什么，接着天要他顺从什么，要怎么去做。所以从知到畏，接着就要顺天命，最后一步还要乐天命，就是最后阶段。在解说《易经》的《易传》一书中强调乐天知命，就是这种思想，很合理的一种人生发展。所以在《论语》里面谈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如果加一个“耳”的话，没有人讲得清楚。比如说朱熹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听到什么心里面就懂了，没有任何违逆。但是这个属于不惑。可以了解别人的意思，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不会觉得刺耳，别人骂我的话，听了也无所谓了。那不是耳顺，而是乡愿。从以上几方面来看，“耳”字应该是多余的。并且很多学者从考据方面、从哲理方面都加以发挥，都强调“六十而顺”，“耳”是多出来的字。我们在阅读古代

经典的时候，更改一个字都要谨慎小心。不能随便说我认为这个字是多出来的就改了，要举出各种证据。

到最后一个阶段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后阶段，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孔子说这话代表他在七十岁以前如果从心所欲，偶尔难免有可能违背规矩，代表人的心的确是有问题，捉摸不定的。所以我们学儒家时一定要记得，儒家从来没有把人的心看做本善、至善。颜渊的心三月不违仁，三月代表很长的时间，不会有违背仁的要求。而孔子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代表平常若从心所欲，就可能违背规矩。所以七十岁了，从心所欲都不会违背规矩，这话才能讲得通。第二点要了解从心所欲代表自然而然去做的，不逾矩代表都符合规矩，也就是做到应该做的事情。对孔子来说，他的七十岁的境界是：自然的就是应该的，他自然去做的都是他该做的，他该做的事都做得很自然。这句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很容易，自我反省就会发现，我们只要自然去做的，大多数都是不应该做的，而我们应该做的事，大部分都做得很不自然，代表我们的修养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整段话代表了孔子一生的发展。我们相信，孔子可惜只活到七十三岁，他如果活到八十、活到九十，他人生的境界一定还会更高。我们很难想像那是什么境界，只用一句孟子的话来说，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达到圣的境界，再往上一步，简直无法理解。这是像神一样的境界。本章介绍孔子生平的自我了解，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人生的启发。

## 【第18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五章，原文是：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对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礼制。”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以礼的规定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后以礼的规定来安葬他们、以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这篇提到的孟懿子，就是孟孙或孟氏，也就是鲁国三家里面的第一家。孟懿子的“懿”字是他死后的谥号，他原名为仲孙何忌，因为编写《论语》时他已过世，所以就用了他的谥号。鲁国有三家，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鲁桓公生了四个儿子，一个是嫡长子，继承王位，后来称为鲁庄公。另外三个儿子也受封。这三家后来在鲁国很有势力，与鲁君四分鲁国。

孟懿子的父亲是孟僖子，孟僖子曾经在国际场合因为不懂得礼仪而觉得很丢脸，回国之后就想自己身为大夫，不懂得礼仪，下一代一定要让他们多学学。他打听到孔子是礼仪方面的专家，就让自己的孩子都去向孔子学习。所以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当贵族的家教，而且顺便也招收别的学生，开始了他的平民教育的大业。

孟懿子请教怎么样才是孝顺，孔子回答时强调礼仪的规定。在古代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受过教育的人都用礼互相来往，而老百姓却不懂得礼仪，只好靠法律来约束了。孔子强调，身为贵族，要特别的守礼。父母活着的时候用礼仪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以后按照礼仪来安葬。因为贵族子弟很容易财大气粗，反正家里有钱，便十分铺张，超过自己身份的规定。孔子认为应该遵守礼仪规定比较好。所

以他一再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最后祭祀的时候还是按照礼仪规定。代表人的孝顺不能离开社会规范。

《为政第二》的第六章，我们一起说明。因为这章提问人是孟懿子的儿子。原文是：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原名仲孙彘(zhì)(出`)，他是孟懿子的儿子。他也来请教孔子何谓孝顺。可见当时孔子教书时间很长，做父亲的年轻的时候问过，儿子长大了之后也来请教了。孔子回答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我们思考一下，作为贵族子弟，生下来就有官位，不论学问如何，不论做人处事能力，长大了便继承父亲的原有的官位，可以做官。对于贵族子弟这些家世背景比较特别的人，孔子认为什么是孝顺呢？他对孟懿子说你要遵守礼仪的规范，他对孟武伯说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因为人吃五谷杂粮怎么可能不生病呢？生病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你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代表你真的很孝顺。因为其他念书、做人、处世等方面，都不须父母担心。换言之，一个孩子在各个方面都能尽力做到最好，让父母不要操心，只有偶尔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为生病而操心。如果只有这件事，那真是不错的，算是非常孝顺的，等于是做子女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父母从来不操心。

由这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不同的人的教育是因材施教。孟懿子、孟武伯都是孟氏的贵族，这个贵族在鲁国权力很大，将来都是国家的重要大臣。所以孔子教他们时就按照他的情况，希望他们虽有很多财富，但一定要记得守礼，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孔子希望一个人有钱之后能富而好礼。与这两章相配合，对父母亲按照礼制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算是孝顺了。在这里孔子没有谈到内心的情感，在古代贵族社会里，表现内心的情感需要适当的形式来规范。

为什么我们念《论语》会有困难呢？是因为对话简短，并针对特别的学生来作的回答。有时候会觉得孔子似乎只注意到外在的礼仪规范，

他难道忘记了情感更重要吗？像第二句谈到说让父母只为你生病去忧愁，难道别的时候不用孝顺吗？只是生病让父母忧愁，那别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吗？它与孝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思考孔子对于孝顺的看法，必须看很多章相关的材料，才能做完整的理解。不能看单章，单章往往有针对性，也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今天的孩子也是一样，各方面让父母都不要操心，只有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操心一下吧，那就算是很孝顺了。怕的是除了生病之外，还有念书、交朋友、各种言行表现让父母担心，那样就不是孝顺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些角度来思考，自己对父母的孝心应该表现在不要让父母太操心上。

## 【第19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七章，也是谈到孝顺的。原文是：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侍奉父母，但是像狗与马也都能服侍人，如果少了尊敬，又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

子游这位学生，与子夏同列在文学科，也就是孔子所列出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第四科。代表他们对于文献、书本都学习得很好，非常熟悉。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中，一次大的祭祀之后，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对这位学生说的。他请教什么是孝，孔子的回答先做一个分辨，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亲，但是不一定尊敬父母亲。至于狗和马也能服侍人，但是狗和马不会尊敬人。所以子女服侍父母亲 and 狗和马服侍人不同，因为子女除了服侍之外还有尊敬，要尊敬父母。

历代以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翻译成：“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顺是指能够奉养父母，但是人对狗和马也能养啊。如果没有尊敬之心，怎么分辨这两者呢？”居然把奉养父母和一个人饲养畜生并列在一起思考。这种翻译与理解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古人讲狗和马有特别的含义。狗替人守门，马替人拉车，这都是为人服务的，到今天我们还用这样的成语，你对我这么好，我要效犬马之劳。把子女比喻为狗和马这比较合理。但是把子女奉养父母，把父母比喻为犬马，这是非常不尊敬的。简直是太不孝顺了，哪里有这样的比喻呢？所以我认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是说狗与马也能奉养人，应该这样去理解。

也有一位学者说，如果是人养狗与马，何必谈“能”呢？讲狗马也都能奉养人，“能”字才有意思，代表狗马也有能力啊，也能奉养人啊，就好像子女他有能力奉养父母，这两个并列，但是狗和马不会尊敬人。所以做子女的奉养父母亲，还要懂得如何尊敬父母亲。就好像曾参孝

顺父亲，除了养口体，让父亲吃饱喝足，还要能够奉养父亲的心意，让父亲做好事。这就是尊敬父亲，还要让父亲的心意可以实现。那才是孝顺。

接下来的《为政第二》第八章的内容也与此相关：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也来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子女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有事要做时，年轻人代劳；有酒菜食物时，年长的人吃喝。难道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这样还不算，还要脸色保持和悦。比如说父母年纪大了，我现在每天让父母吃饱喝足，有什么事我来做，但是我脸色不好看，这还是不够孝顺。我们现在奉养父母亲一定要记得，孝顺来自于内在的情感。孔子因材施教是非常有技巧的，他对贵族子弟，就不太谈内心的情感。而子游、子夏，都是一般的百姓，年轻的子弟，他回答的时候就特别对子游说要尊敬父母，对子夏说脸色要保持和悦。因为一个人内心有真的情感，自然而然脸色就会愉悦。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朋友，看到他自然是满脸微笑。喜欢一个老师，看到他自然而然会觉得心里很轻松。爱护父母亲，看到父母亲自然觉得很愉快，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因为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孔子教学生的时候，特别重视内心情感的培养。要尊敬，同时要由内而发保持好的脸色。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脸色。父母要我们帮他忙，陪他去看病，帮他做一些事，我们就推三阻四的，给父母脸色看，那是非常不孝的。

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就会发现，外在的各种表现一定要深植在内心的情感上，也就是以内心的情感作为基础，外在的表现就自然而然非常理想，真正外在的规范只是一个恰当的形式。如果内心没有情感，恐怕都是勉强，都是委屈，很难持久，也很难做得好。有时候，我们帮别人忙，别人还不领情，恐怕就因为我们说错一句话，或者脸色不好看，以至于别人认为我们很勉强，那何苦呢？所以一定要先想清楚，

要孝顺吗？要跟朋友讲道义、讲信用吗？想清楚之后就开开心心地做，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做，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呢？既然要做，为什么不想得透彻呢？想得透彻由内而发，由真诚产生力量，这是儒家的思想。

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如果占用我的时间，花我的力气，甚至花我的金钱去为别人服务，这时候便须思考清楚，我是不是真诚地愿意这样做？如果有勉强，朋友之间还可以去沟通、去了解。但对于父母亲，儒家有特别的要求，各种伦理关系，只有父母对子女这一伦，我们做子女的不能计较任何条件。这不是只有我们对父母必须尽量顺从，同时我们将来有子女，我们也希望他们如此。

但是如果只说子女要顺从父母，万一父母有偏差的观念或是不当的作为，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担心，将来还会谈到孔子对孝顺的看法，你就会发现，孔子也提到，如果父母有偏差的作为，子女该如何做。孔子有另外一套观点提供我们参考。怎么孝顺？一是要尊敬，一是要由内而发，有真正的情感，保持好的脸色。这是我们得到的启发。



## 【第20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章。原文是：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看明白他正在做的事，看清楚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看仔细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

他最后还一再强调“一个人如何隐藏？”孔子前三句说的是：看明白、看清楚、看仔细，好像是越来越困难了。首先，看明白他现在正在做的事，你要了解一个人一定要看明白他正在做什么事；第二个，要看清楚他过去一路走来，所作所为如何；最后还要看仔细，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简单说来，要了解一个人，要认识一个人，要看他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但是未来没有人看得到，所以这时只能够把未来说成是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安”字很有意思，现代人通常都比较不安，感觉到浮躁，总觉得自己有一些想法没有实现。你心安吗？心安便表明在做这事时，没有别的念头，觉得人生走到这一步是好的，一路走来问心无愧，做我该做的事。所以这个“察其所安”的“安”是很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现代人大多心不安是因为有时候新闻太复杂了，每天上网看很多消息，看多了之后总觉得与别人比起来，自己很委屈了，好像别人比我幸运，有贵人相助。这是现代人的各种讯息太多造成的许多烦恼，心很难安下来。我们讲到认识一个人在儒家是很重要的，而《孟子》里面有一段话可以对照参考：孟子说，你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看他的眼珠。眼珠如果很亮，表明胸中正，若胸中不正，眼珠就昏黄。这是孟子很特别的想法。孟子主张身心配合，我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眼珠就会表现出来。西方也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孟子也强调“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和这篇所说的相同。

儒家都希望可以认识别人。但是如何认识呢？最难的是第三点，察其所安。说到“安”字，孔子曾经用过，比如说宰我认为守丧不必要三年，孔子问他如果守丧满了一年就吃得好、穿得好，心里安不安？所

以孔子很强调一个人心要安的，“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藉《孟子》里的一段来做描述。孟子这段话描写舜，他说舜在年轻时，吃干粮、啃野菜，在田里工作，好像准备这样子过一辈子似的。等他后来受到尧的提拔当了天子，穿上麻葛单衣，手中抚着琴，尧的两个女儿在旁边侍候，又好像他本来就拥有这一切似的。我念到这里时很感动。舜在任何情况下心都能够安。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困，吃干粮啃野菜，生活非常贫困，他没有任何抱怨，好像准备这样过一辈子似的，每天时间到了到田里耕田，做该做的事，不会有任何的胡思乱想。等他当了天子，享受荣华富贵，又好像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似的，既不骄傲，也不狂妄，更不会穷奢极欲去享受。舜的“安”是安在他自己内心里面。也就是问心无愧，坦坦荡荡。所以要认识一个人要看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怎么做的？合规矩吗？然后再看他过去一路走来如何做人处事。有时候要调查一个人身家背景，作用何在？倒不是说过去就决定现在，现在的永远不会改。而是过去一路走来做过这些事，难保将来不会重犯啊！必须证明自己与过去不同，改过向善了。这样别人才能够给我们更好的机会重新开始。否则，一路走来有这样的言行表现，将来可能和过去一样，因为人是习惯的奴隶呀，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改过迁善，须得痛下决心。

最难的是“安”。“安”字对现代人来说特别有意义。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他问过一个问题，对现代人而言，这个问题非常直接。他说我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几十年，来找我看病的人大多数身体健康、心理正常，但是并不快乐。这句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能够描写现代一般人的情况，身体健康、心理正常，但是并不快乐。这就说明快乐需要身心之外的特别的因素，不快乐是因为生命的最根本的自我没有得到安顿。身心的健康正常，一般人只要年轻、只要保持运动、有好的营养都可以做到。但内心里面的自我能不能安顿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事。要看人能不能经常自我反省，对自己的处境能够接受吗？今天有这样的遭遇要怪别人还是要自我反省呢？反省了之后就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所以“察其所安”的“安”在时间上来说，可以指现在与过去之外的未来，就好像我非要达到什么目的才能够安顿下来。但是要想清楚，通常我们达到目的的时候能够安顿吗？不一定。有时候又会出现新的欲望，就是一山望见一山高。

小时候觉得我只要考上某一所学校就满意了，一旦考上了之后发现还有更高的目标才能满意，就算读到了博士，当到了一个单位的主管，还是有别的方面的欲望，永不会满足。这样一来人生不是很辛苦吗？人生不是活得很累吗？所以孔子说要了解一个人，让他无法隐藏，对于他的过去、现在了解之外，要特别注意到察其所安，看他的心在什么情况下会安定下来。

儒家很强调了解自己，也强调了解别人，这样才能够在选择行为时有适当的分寸。

## 【第21讲】

《论语·为政第二》第十一章，原文是：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熟读自己所学的知识，并从其中领悟新的道理，这样才可以担任老师啊。”

“故”代表我们已学习过的知识学问。老师教书的教材经常都差不多，如果年复一年只是把过去的资料不断地熟读，没有新的领悟，上课时照本宣科，那不够资格当老师。能够担任老师是非常难得的福分，有责任把自己的知识、观念、心得教给下一代、教给年轻人，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西方学者研究人的各种职业，特别提出一种观点值得参考，他说有三种行业要靠合作才能产生效果：第一，农夫。农夫耕田不论如何努力，都得老天的配合，该下雨时没有雨，该刮风时没有风，再努力也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农夫耕田不能只靠自己，还需要天气的配合。第二，医生。医生不论医术多么高明，就算华陀再世，如果病人不肯配合，医生给他药吃，他吃一半不吃了；叫他运动，他不运动；叫他锻鍊，他也拖延。想想看，医生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医生的医术要表现出来，一定需要病人的配合，才能够产生好的效果。第三，老师。一个老师教很多学生，教出来的学生表现各不相同。有的真的成了人才，有的原地踏步。甚至同一班学生教出来之后，有的可以当老师，有的还只是学生而已。这说明老师教书需要学生的配合，学生乐于学习一定是老师有心得。所以温故而知新才可以当老师，这其中有着它的道理。否则，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教导，而老师的教导都是陈腔滥调，凭什么让学生好好用功呢？凭什么让学生感谢这位老师呢？所以孔子说的话的确有道理。知识可以是过去的，体验一定得是新的。像我们今天读《论语》，就要有自己的心得，自己的心得有时候要配合实践，体会才会更深刻。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体会，比如孔子讲到他的生平，四十而不惑，“不惑”就是没有迷惑。有些人小时候书读得好，觉得书本上的知识没有迷惑了。但是进入社会

之后才发现，社会上的问题绝对比书本上的问题复杂多倍，甚至各种问题都会让人陷入其中时，迷惑便更深、更困难了。所以须得慢慢地用生命的经验和书本上对照，慢慢地体验到书本的真谛。

为什么须要“温故”呢？因为每隔几年去念同一本书，就会发现自己在这几年之内有什么成长，有什么长进。比如《论语》，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了，甚至会背了。但是他中学时代读与大学时代读，进入社会之后读、做父母之后读、年纪更大之后再读，体会都不同。这就是我们讲到“温故而知新”的道理了。所以身为一个老师，有责任在这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见解，然后让学生有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往前走的机会。

有一位老师，我们非常佩服他，他强调老师最大的悲哀是没有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一个老师教一辈子的书，如果所有的学生都比不上他，代表老师没有好好教，或者说学生没有好好用功，没有得到好的启发。所以老师本身温故而知新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好示范，他们才能够跟着老师的脚步继续往前走。很多人推崇牛顿，牛顿说：我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把别人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在他们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看得更远。否则你一个人从头开始，慢慢累积，时间恐怕来不及的。没有人的知识是从零开始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别人的心得开始学习，并避开了许多重复的错误，许多实验上的困难，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再往上走，所以人类社会的知识才能不断进步。讲到教书这一行，孔子是专家，他讲的话是以他的体验做根据的。他另外有一句话和教书有关，是“有教无类”，出现在《论语》的□卫灵公第十五□。关于有教无类，一般的理解都是说孔子教学生的时候，他不会给学生随便去分出什么类别，说你是哪一国的人，哪一国人有问题，他也不会说你家里很穷，太穷了我不教。更不会说你资质不够，不够聪明我不教。有教无类就是不去区分国家、背景、贫富等阶级，无论什么情况，只要愿意来学，孔子都很乐意地教，没有任何保留。

一个人要担任老师，一定要把《论语》念熟了，因为《论语》里面孔子作为老师的示范很多。他有一次有点感叹说：各位同学，你们以为

我有所隐瞒吗？我没有什么隐瞒的，我任何言行表现都在你们前面展现出来。同学们与孔子学了很久发现自己没什么长进，就觉得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隐瞒呢？有什么秘笈没有教，希望我们去他家补习呢？其实不是的。孔子讲这段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我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任何行为都在你们前面表现。代表他身教重于言教。而言教身教相互配合，学生们才知道原来教育可以让一个人生命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孔子本身就是教育所造就的最杰出的典型。他从平凡走出不平凡的一生，这就是很好的示范。他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他自己好学，到处向人求学，到最后能够集大成，把所学的知识总结在一起，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强调孔子的思想时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承礼启仁。“礼”代表周公的制礼作乐，他把它接过来，但是发现礼坏乐崩，靠复古不可能直接恢复，他就打开“仁”。什么是“仁”呢？“仁”就是从真诚引发力量，也就是我常常讲的，让一个人内在自觉，有行善避恶的要求。“礼”本来是外在的规范，规范人们的行为让大家行善避恶。“仁”就是内在自觉，自己要行善避恶。所以儒家思想之可贵即在此，孔子发现靠外面的规范、法律、各种政令来要求已经是没有效果，老百姓避开这种惩罚，但是不一定有羞耻心。如果靠内在引发自觉，让自己愿意去行善避恶，那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孔子本人就是温故而知新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第22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二章，可以说是《论语》里面非常短的一章，只有六个字：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

在古代，君子本来是指贵族子弟，后来用以代表一种特定的人格表率，德行方面比较完美的人，所以君子成了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目标。一般谈到君子都会强调立志，你有志向吗？你希望成为君子，那就要努力了。孔子说“君子不器”，器就是器皿，像锅盘碗盏都是器皿，我们开的车子、飞机也都算一个器皿，器皿代表它有一定的用途。在孔子的想法里，作为一个君子应该是全方位地学习，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方面，这也就是强调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分三个层次：也就是人才、人格和人文。首先谈人才教育，在社会上只要念完大学，念完专科，就能拥有一个特定的专长服务于社会，找到工作，得到一种社会地位。但是不要忘记，能不能在社会上发挥所学，有时候要看机会，看是否得到赏识。如果说只强调让一个人成为人才，那么此阶段这个人才也仅仅是一个专业的工具或者器皿，如果碰到其他方面的挑战，也许就束手无策了。因此学习的过程要注意到整个人格的发展，人才教育用之于外，不管用得再好，将来都要退休，退休以后还是要面对晚年的生活。并且在一生里与别人来往，交朋友，或者同事间的互动，所牵涉到的，和专业的知识技能多半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很多人都说，一个人只有智商高不够，会念书不够，还需要情商，要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否则，在社会上还是到处碰壁，所以人才是用之于外。

而人格的培养，就求之于内。任何人格方面的陶冶，都要求由内在的真诚开始。比如说我做一件事，可能只考虑效果，考虑利害关系，这是一种情况。同时我也考虑是不是由内而发，是不是真诚，是不是主动愿意这么做，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只考虑第一种，永远把自

己当工具，做一件事，只考虑利益，比如我表现不错，别人给我赞扬，我就很开心，但是我没有由内而发，不管做多少事，都无法改变内在的自我。所以重要的是人格上要能求之于内，由真诚开始。我们讲人格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上完课，学会了之后立刻变成了君子，那不可能。人格教育需要学校，需要老师，并且强调身教与言教并重，比如父母教子女做好人、做好事，这是言教，而身教就是父母自己要能够做好人做好事，子女看了之后，当然是有样学样，也跟着去做，最后能够自己主动愿意做，那才真的会有道德方面的效果，也就是不断地提升人格的品质。

此外还有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简单理解，就是有没有艺术的爱好和修养，有没有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些都属于人文方面的考虑。我们将来也会指出，一个人生命是完整的，像孔子一样，他也有许多宗教方面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所以我们谈“君子不器”，是说不要只看“人才”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孩子如果在人格方面有好的教育，其价值远远超过他专业上的才能，这个社会不缺人才，但是人格方面却有普遍的要求。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他说专家只是训练有素的狗。如果只有专业知识，没有普遍的对人的关怀，那么人格是有缺陷的。比如一位科学家，研究生物科技，到最后可能想做一个复制人，若真复制出人，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在社会的道德方面、社会的秩序方面恐怕都有新的挑战，所以科学家不能只为了探索的理由，不断地去发明，到最后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像各种武器的发明，对人类就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但是科学家如此，艺术家也如此，有的艺术家说我要为艺术而艺术，听起来很专业，但是为艺术而艺术，对于社会，一般人来说，恐怕也是一个压力，因为有些艺术家为了求新求变，他不顾社会一般的生活规范，也不顾各种善良的风俗习惯，他一味创新，结果达到创新的目的，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负面影响难以想像。所以每一种行业都有它的专业，如果它只顾自己，忽略社会责任，那后果恐怕不见得好。同样的，我们教书也一样，只作一个教书匠，而忽略了社会责任，那么这个教师就不合格。

《论语》有一句话，说一个君子在用人的时候要“器之”，他用人的时候会因材来使用人，你是这一方面人才，我就用你做这一方面的事情。按照你的才能来加以规划，让你发挥，这是用人方面。但是不要



忘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完整的生命一定要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也就是在人才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与人文教育。儒家侧重的一向是在人格教育方面，所以儒家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有点教条八股，说你要好好孝顺，要讲信用，要如何如何，我们学儒家千万不要只看外表的规定，而要学会其中人性的理论，就是要问自己，当我孝顺的时候我快乐吗？如果我不快乐，就要再进一步问自己，是不是因为不了解为什么应该孝顺。

同样的，做父母亲的爱护子女，他照顾孩子的时候恐怕也很累，他就要想，我照顾孩子的时候快乐吗？事实上人生的快乐与痛苦有时候很难分清楚，有时候我们把这种带有负担，带有压力的快乐，称为甜蜜的负担，人在世上找不到完全的自由，也没有不带任何压力和负担的事情。但你尽力去做了之后，内心的快乐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讲人格教育时，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不断地修练自己，同时对于人我关系要做正确的判断。

孔子讲“君子不器”，他不是说不当人才，而是说当人才很好，但是还不够。我们要常常记得，“不错，但是不够”这几个字，我们学习的时候也一样，我学到那么多孔子的观念，不错，但是还不够，因为还有很多，要继续往前走才能够了解得更完整。

## 【第23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三章，原文是：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请教怎么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先去实践自己要说的话，做到以后再说出来。”

这个回答我们一般听起来都要想一想，他在说什么呢？先去实践自己要说的话，做到以后再说出来，他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是言语科的高材生，说话方面高人一等，一个人很聪明，口才好，说话说得漂亮、说得多，但他不见得做得到，这正好可以反映孔子如何因材施教，当时孔子一定经常提到如何作君子，但是学生不见得了解。学生有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听到老师提到一个概念，比如说将来会有很多人问什么是仁？什么叫做君子？怎么样从政才是对的？这些问题都代表孔子在这一方面有他个人的见解，所以学生才要不断地请教。我们前面提过君子是指一种德行完美的典型，平凡的人也希望成为君子，能成为君子，就会得到大家的称赞、大家的肯定。孔子因材施教，对子贡说，要记得要先去实践你要说的话，做到之后再说出来。这一点事实上不但对子贡是很好的教诲，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孔子很重视言和行。因为一个人的表现就是说话和做事。我们前面说过了，一个年轻人最好是做事很勤快，说话很谨慎。类似这样的话有很多，比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相关的篇章，都是对言行的要求。为什么孔门四科，言语科排第二呢？这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言语科排第二是因为说话是一个人内心的表达，叫做言为心声，表达自己的心意。而表达心意，就要看是不是恰到好处，所以在《易经》里也提到要“修辞立其诚”，说话要修饰，修饰言辞才能创建内心的真诚。一个人真诚不代表有话直说，有话直说还要看对象，对象如果不能理解，直说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调整，在出于内心真诚的前提下，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当然得要用心，否则，对不同的人讲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到最后恐怕产生很多误会。说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这一生能够把自己的嘴训练好，很不容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多少人是因为说错话了带来各种复杂的后果，甚至带来各种灾难。

子贡是很好的学生，在《论语》出现最多次的三个学生，第一是子路，第二是子贡，第三是颜渊。孔子提问，有一个习惯，会按照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颜渊的顺序，就好像，一层比一层高。我们这样讲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年龄，子路比孔子小九岁；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子路和子贡，差二十几岁，一般讲二十几岁几乎是一代了，但孔子教书是因材施教，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岁数与个人在认知上、德行上的修养没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颜渊年龄比较小，他比起子路来小了整整二十一岁，但是颜渊的德行确实比子路高。孔子对子路的教导非常认真，对他爱护有加。只不过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性向，他不见得能够达到孔子要求的标准。子贡口才特别好，还有另外一位口才可能比子贡更好的，叫做宰我。宰我被孔子教训很多次，几乎每一次出来都要挨骂，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调皮的学生，但是不可否认，宰我非常聪明，我们如果想知道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孔子对人性有什么观点，往往就要从宰我请教孔子的问题去着手，比如有关“三年之丧”的问题。所以一个聪明的学生口才好，言语表达得不错，这说明他也勇于思考，也就是说具有批判的精神。作为老师，孔子就怕学生不愿意批判、质疑，学生越批判、越质疑，孔子的思想重点就越能够表达出来。不说话有两种：一种是完全不懂，无从发问。一种是完全了解，不必发问。颜渊属于第二种，起先孔子觉得颜渊好像看起来很笨，因为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意见，后来孔子才了解，颜渊不是很笨，而是特别聪明，孔子一讲，颜渊立刻知道，知道就不再问了。

子贡请教如何成为君子，孔子所要求的是针对他喜欢说话的特性，希望他先做到他要说的话再来说，这一点如果做成的话，对子贡来说，就是成为君子的一条路。每个人都有他性格的特色，要针对自己的性格的缺点来加以修正、加以改善，这就是成为君子的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 【第24讲】

《为政第二》的第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说：“君子开诚佈公而不偏爱同党，小人偏爱同党而不开诚佈公。”

《论语》中关于君子小人对比的篇章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君子小人的对比中，我们首先要明了何谓小人，一般来说，小人就是小孩子。但是这个小孩子身体年龄慢慢在成长，而他并没有脱离小孩子的心态，任何事情都替自己着想，只注意到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他从来没有立志，要去改善自己，成为一个像君子一样的人，那就是小人。小人不是坏人，他只是一般人，他有时候是缺乏学习的机会，有时候他不懂得为什么要立志，不懂得人生的道理所在的，所以是小人。君子就不同了，君子有志向，他要往上提升自己，成为君子。君子小人对比在《论语》里面常常出现，本章以“周”和“比”两种情况来做比较，“周”代表周延，就是君子普遍地关心每一个人，他不会特别和哪一个朋友比较好，和另外一些人比较不好。而小人不同，小人偏爱同党，只注意到自己少数的几个朋友，有什么好处，大家来分。但凡在这个圈子之外，小人就不理会了，他不考虑公正与否，只考虑个人的感情，对自己交的朋友，大家来分享好处，是为小人比而不周。

在《易经》有“比卦”。比卦不见得是坏事，等于是大家要团结在一起，一起做朋友。我们有时候说两个人比肩而行，肩膀靠肩膀，一路往前走，代表好朋友，但是在人间行走，不能只在小圈子里做到大家亲近相处，还要能够开拓心胸，能够与所有的人都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为什么不容易达到君子的境界？因为在讲到人生的价值观时，在《论语》里面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我中心，一般人年轻时比较重视自我，有时候父母亲叫小孩子念书，说不要管别人，只管自己念书，这种说法真的有些问题。因为小孩子从小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到长大之后，他就不会去考虑别人了，他小时候养成习惯，从念书开始就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那进入社会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关心别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小孩子慢慢成长，他一定要突破这个自我中心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人我互动，就是别人与我互动。这时不能只顾自己，只追求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发展，有时候甚至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与此同时，还要设法有情有义。儒家的价值观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从自我中心提升到人我互动，再提升到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是最难的了，因为人都有一个自我，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为自己着想，这本来是一种生物本能，无可厚非。如果说一个人总是不替自己着想，他的生活一定会有困难，比如现在我要去搭飞机，我到了机场之后，看到很多人都在等不同的飞机，我就替别人着想：希望别人飞机都准时起飞，我的飞机慢一点无所谓。这样想，我何必去机场呢？我去机场等的时候，不在乎我的飞机是否准时，只关心别人的飞机是否准时，很少有这样的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安顿好，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我到机场去，我只问我的飞机有没有准时，如果我的飞机准时了，我再关心别人的飞机有没有准时，这是正常的情况，这样替自己着想不是坏事，只不过要记得一个原则：千万不要损人利己。如果我和别人有利害冲突，我就想让别人损失，自己得到好处，这万万不可，损人利己，一定会招来怨恨，也许在别的方面、别的机会，恐怕也会被别人所损，最后真正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基本上谈到君子小人，要特别就如下的价值观来看，第一是要由自我中心的阶段提升到人我互动的阶段。在人我互动的时候，要守法而重礼，大家遵守法律，社会就有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同时大家重视礼仪，社会的文明教化就往上提升。然后还要有情有义，才能感受到人与人相处非常的温暖，很容易展现人性的关怀，感觉到做人很值得。

第三个阶段是超越自我，这时候就是君子的表现——“无私”，没有私心。君子没有私心，才能够“周而不比”，我普遍关心每一个人，而不只是偏爱我的少数亲朋好友。君子泰而不骄，神情舒泰但是不骄傲，

因为骄傲来自于自我中心，我觉得自己胜过别人，我才会骄傲。我没有私心，没有自我，怎么会骄傲呢？一定是神情舒泰，看到别人成功也替他高兴。同时，“君子坦荡荡”，因为他心中开朗。至于“君子和而不同”也是类似的意思，与别人相处，可以各自发展自己的才华，大家像不同的乐器一样，发出不同的声音，可以造成一种和谐的效果，而不要求同，同就是一致，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有一个人说话算话。儒家所谓的君子确实是一种了不起的表现，它要求我们要经过修炼才能达到这样的高标准，我们不要怕挑战，因为这么高的人格表现，不是一天修成的，也不是只要立志就可以立刻做到的。

在读《论语》时，常会看到“君子”二字，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立志成为君子，走向君子的过程。如此代表大家志同道合，一起朝这个目标前进，有人先来，有人后到，但是只要方向相同，大体上都不会差太远。孔子在很多篇章提到君子小人对比，我们后面还会一再地读到，看到时就要想到价值观，从自我中心到人我互动，再到超越自我，了解之后，再去看《论语》里各种言论，会发现人确实是需要这一套价值观，因为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你在选择时，如果没有价值观作为参考，将会无所适从。如果选择的时候有一套价值观，就知道做这个选择在哪一个层次，我应该往上走，达到有情有义，再继续往上走，做到无私；最后目标是止于至善。到达止于至善的程度，几乎是天下一家，整个人类像一个人一样。如此我们就会觉得生而为人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所以儒家的理想如果实现，整个世界绝对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在学习以及介绍儒家的过程中，要避免让它变成教条，一旦把它视为教条，别人便不易接受。大家一定要了解，它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也就是后来孔子很强调的“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完整的一贯的系统。这个系统说出来之后才能让人生命从小到大，从生到老，再到结束，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样的人生观才是比较合理、比较正确的。

## 【第25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五章，原文是：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则将毫无领悟。思考而不学习，就会陷于迷惑。”

这两句话要分开来说。首先我们看“学而不思”，只学习而不思考，表示并没有真的理解，更不必谈应用。这样的学习不会有任何领悟，考完试就忘记了，一离开书本就想不起来了，这样的学习徒然浪费时间。我有一位学生到国外留学，接受新的训练，写信告诉我他在国外念书，每一次上完课之后，老师都要求用一分钟把今天上课的心得做一个总结。念完一本书，写下心得，一本书一、二百页，只能写一页心得，说明老师要学生思考。西方的教育很强调学习之后要有自己的心得，甚至要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说出来的话，要让别人不看书也能知道书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只有“学”配合“思”，才能有主体的领悟，才能够真正学有所得。我们要练习，学了之后去想，想了之后再用自己的话说一遍，才能发现将来离开书本，也能够有些心得。美国一位哲学家，他是罗素的老师，名叫怀德海。怀德海对教育也很有研究，他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要到课本都遗失了，笔记都烧光了，为了准备考试而记在心里的各种细节全部忘记，这时候所能说出的才真的是自己的心得。换句话说，不看课本、不看笔记、不去背那些细节，对别人说我最近念过《论语》，试问自己能说出什么呢？很多小朋友从小就背《三字经》、背《论语》，朗朗上口，但是若问他何谓“学而不思则罔”？他并不知道意思，以背诵作为孩子启蒙教育是可以的，真的想学习则不够，背完不知道意思，学了也白学，将来很容易忘记。所以学一定要“思”，有了思考才有主体性，才有反省。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才有真正的心得。

第二部分是思而不学则殆，“殆”本来是有危险的意思，但是思而不学谈不上什么危险，所以就要理解为，陷于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陷于迷惑。如果只有思考而不学习，所思考的只有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每天只看看报纸，听别人说说八卦消息，那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只想这些事情，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理解，都是东一句，西一句，各种片段的消息，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了解，能不迷惑吗？

一般讲到人的求知，有三个阶段，第一得到许多信息；第二得到专业的知识；第三，得到人生的智慧。从信息到知识到智慧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一般信息，只要打开电脑，都能得到，但不太可靠。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同时看三份报纸的话，大概就弄不清楚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每份报纸写的都不太一样。知识是一个系统工程，专业细分往往合作不多，比如研究天文学的，和研究地质学，不见得可以配合，更不要说天文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学问更是各有各的专长领域，各有各的知识。而智慧一定牵涉到两个词，一是完整，一是根本。当我们认为一句话很有智慧时，这句话必然是完整而根本，就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如何，不是只看现在，而要看整个一生。所谓的根本，是为这个理想或原则做多大的牺牲都愿意，表明它是很根本的，不是泛泛的一种想法。

谈到“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里有一段孔子本人的经验，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思考，结果我发现没用。因为不论多么聪明，只是思考，别人的研究都不看，别人的心得也不听，孔子认为没有用，不如学也。那就不如去学习，学习《诗》、《书》、《礼》、《乐》、《易》，翻开书本立刻就发现到各种知识构成系统。《诗》代表文学，《书》代表历史，《礼》代表生活规范，《乐》代表音乐艺术，《易》代表哲学，每一项都是老祖先智慧的结晶。认真学就能彻底了解某一种专门的知识，就会对它有个系统的认识。这时比一个人关起门来想要有用多了，因为闭门苦思有时空的限制，只能想今天的事，最近发生的事，或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范围越来越小，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很重要一段话，提醒我们学习和思考要配合起来，要以自己的心得为重。



我们常常讲人生的发展，可用三句话加以概括：好学，深思，以及力行。我们一方面要好学，一方面要深思，好学而不深思，就像两脚书橱，到最后把图书馆的书念完了，别人问时任何事都知道，但是却没有主体的心得，无法融会成一个系统。而只深思，会陷于迷惑，想不清楚为什么这一切这么复杂。所有的学问在古人都称为“天下之公器”，天下人都可以用，绝不会因为他读了我就不能读，任何书任何人都可以读，端看个人之开卷与否了。所以学与思配合，一切要落在力行实践上，只是学与思，不去实践还是没用的。很多时候书上所写，要亲自做了，才知道究竟所论为何，也才知道何以如此立论。我们常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念书求学问就好像每一个人自己喝水一样，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只是看别人说这个冷、这个暖，那没用的，要自己去体会，才知个中滋味。

《论语》里简单的一句话，背后都有很多道理，我们加以引申之后就能了解得比较完整，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常常要记得，孔子是一个温和的理性主义者，我们强调理性主义是说他重视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个理性需要经过学习锤炼，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作用发挥出来之后，人与人之间就很容易创建共识，大家相互商量人生路径该往何处。谈到商量，我们将会发现，孔子也有他特别的见解，这个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说。

## 【第26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说：“批判其他不同立场的说法，难免带来后遗症。”

“攻”字，在《论语》出现不只一次。都做“批判”来解。有些人认为“攻”可以指研究，所以就把这句话说成：孔子说，你去研究不同的说法，就会有坏的结果。劝人不要研究异端。这种说法对不对呢？首先我们认为“攻”字在《论语》里面既然都指“批判”，忽然把它解为“研究”不太适合。更重要的是何谓“异端”，“异端”本来并没有特别的意思，是说我有一种立场，和我不同的立场称作另外一端，异端就是另外一端。所以讲异端时，与我这一端其实是平等平行的。孔子并不指异端为邪说。孔子讲“异端”代表不同的说法，因此便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天下有多少和我不同的说法呢？太多太多了，恐怕研究不完。在孔子之后，就有所谓的九流十家、诸子百家这样的称法，但是把别人当异端似乎不是孔子的立场。所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们把它翻译成，孔子说：批判不同的说法，会带来后遗症，会有害处的。因为你批判别人，把别人当异端，别人也同样把你当作异端来加以批判，这不是变成大家吵成一团吗？

批判不同的学说会带来后遗症。孔子反对我们随便批判别人，因为他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很清楚了，彼此的理想不同，不必互相商量。天下这么大，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有什么关系呢？两个人何必非要讲清楚不可。因为各种说法有时候有它层次上的不同，你今天认为我说的不对，也许再过十年，你就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就好像我们今天认为有些人说得不太对，再过几年之后呢？说不定我们也了解别人这样说有他的道理，所以人生是有不同阶段的，不要着急。“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很少和别人辩论，立场不同，大家各行其是，“君子和而不同”，这是孔子的说法与立场。

孟子就不同了，孟子处在战国时代中期，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他的思想非常精彩。也因为有他，孔子到孟子才连成一个系统，成为孔孟之道，代表儒家。但是孟子对于异端，立场就不同。因为战国中期天下大乱，孟子说过，天下人的说法，不是归于杨朱，就归于墨翟。杨朱、墨翟是两个不同的学派，杨朱这个学派只替自己着想，费一点力气替别人服务，不可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墨翟这个学派完全不同，摩顶放踵，替别人服务，完全不计代价。这两个学派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替自己考虑，一个是完全替别人考虑，这叫做走极端，孟子认为都不太好。因为孟子是一位哲学家，作为哲学家，很习惯把一种理论设法推到它逻辑的结论，比如一个不喜欢替别人服务的人，稍微帮一点忙，让自己累一点都不愿意，我们可以想像，他肯定要逃税漏税的，他能够节省就节省，能不交税就逃吧。像这样的人，等于是需要国家，所以孟子就说像杨朱这样的人，叫做无君，无君就是无视于君主的存在。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国家呢？没有国家谁来保护你呢？另一派是墨翟，他讲兼爱，非常理想。任何人听到墨翟的学说都觉得很感动，“兼相爱，交相利”，大家友爱互助。但是“兼爱”并非同时爱很多人，而是同时并且平等地爱每一个人。比如一个墨家搭车时，自己的母亲和邻居的大婶也在车上，为了要兼爱，依据年纪大小决定让谁坐，那母亲一定很伤心，这个儿子不是白养了吗？把我和邻居的大婶看成平等的，这样在人情上讲不通的，儒家讲爱是有差等的。我当然先让给我的母亲，如果我的母亲觉得大婶年纪比她大，身体比她差，需要座位，我母亲再来让她。兼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所以墨家的做法在孟子来说，是无视于父母亲的存在。因此孟子的批判就很厉害了，“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读《孟子》有时会吓一跳，他动不动就把别人说成禽兽，好像很凶，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如果把这两种立场推到逻辑的结论，那人的世界就瓦解了，一个是不要国家，不要国君，一个是不在乎父母的重要性，那怎么得了呢？所以我们讲到异端，就自然想到孔子、孟子两个人，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性格也不同。所以他们对异端有不同的想法，孔子的性格比较温和，而他的时代是春秋时代末期，他还可以有些作为，所以他认为不要批判异端，批判异端会有后遗症，也就是别人也把我们当异端来批判，后代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儒家批评墨家，墨家也批评儒家，儒家批判道家，

道家也批评儒家。到后来就是吵得不可开交。如果按照孔子的说法，“道不同不相为谋”，天下这么大，大家不妨各自去发展，也许在不同的阶段会有相通的地方。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是一种非常包容的心态。

我们不能忘记，孔子这个人基本上是可以欣赏差异的，别人和他观点不同，他认为别人有他的道理；别人和他说法相同，他也觉得很开心，因为别人了解他的立场。我们在做人处事上也可以向孔子学到很多。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对，也许在这个角度上，今天看是对的，但是又如何知道别人一定不对呢？西方第一部哲学作品是柏拉图的《对话录》，它也是比较完整的作品。在他之前也有很多断简残编，留下来资料很少，所以一般讲希腊哲学第一部完整的哲学作品是柏拉图《对话录》，说到“对话”这两个字，一定是有正方、有反方，两个人意见不同，立场不同，才能产生对话。若别人所说我都称是，便是附和，怎么能称为对话呢。对话有正有反，然后就寻找他们的“合”，设法往上提升，我看到这一面，你看到另外一面，我们沟通、对话之后，可以从你的角度再来看我的立场，如此一来，就能比较完整地照顾到每一方面，这时候就可以让自己提升了，因为我以前只知道这一面，不知道那一面，现在知道之后，我就可以超越我自己。能够不断地与别人对话，往上提升，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事情。

本章谈到孔子这段话，和他前面讲“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泰而不骄”都相通，相连起来理解就比较完整，而不用把“攻”当研究解，其实孔子说到攻，将来我们发现，都指批判，比如说要修养德行，要批判自己的过错，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德行自然高了；相反的，若批判别人，别人的过错关我们什么事呢？批判他，他也不见得改。对我们来说，自己的过错还是存在，所以不如批判自己的过错。

## 【第27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七章，原文是：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由，我来教你怎样求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才是求知的态度。”

这段话听起来好像很容易。由就是子路，孔子对子路说：我来教你怎样求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态度。

为什么孔子要这样说呢？这句话又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让我们先了解子路这个人，子路是孔子的同乡，比他小九岁，年轻时像个侠客，有一段对他的描写很有意思，说子路年轻时，头上插着公鸡毛，身上披着野猪皮，带一把剑到处晃，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是行侠仗义的人物。孔子看到子路这个人很豪爽，很有侠义精神，希望子路也来学习，就主动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习呢？子路很有自信，他说不必学习，南山有竹，砍下来当剑，可以射穿犀牛皮。他把自己比喻为南山的竹子，品质非常好，根本不需要有特别的修练，砍下来当剑，便可以射穿犀牛皮。中国古代很多犀牛，在《孟子》里提到周武王起来照顾百姓时，先驱逐四种猛兽：虎、豹、犀、象，犀牛便包括在其中，显然当时犀牛很多。子路对自己很有自信，认为自己不需要特别学习。这时候，孔子就顺着子路的话说，你如果把这个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后面再插上羽毛，不是能射得更远、更深吗？这一讲子路立刻明白自己的才华如果稍微加以琢磨，能有更大的用处，表现更好的优势，所以他立刻拜师。他拜师之后，有时候还为孔子带来一些烦恼，因为子路属于行动派，他不太喜欢文艺方面的科目，子路在弹瑟，孔子听了皱眉头，说这个学生弹的瑟怎么会在我们门下出现呢？据说子路弹瑟的时候，带有杀伐之气。接着他说子路已经登堂，但是还没有入室。

子路也有他的特色，孔子收他为学生之后，别的不谈，至少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孔子，要是有人批评孔子，子路当然要过来理论了。所以每个学生都有他的特色，子路不太喜欢做思考，对于求知方面恐怕也不太有耐心，孔子就教他一个基本的求知态度，就是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一般人对于第一句比较没有问题，我知道了我当然说我知道，问题在第二句，不知道的说不知道，有时候会不好意思。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问，同学们都知道了吗？大家都说知道。真的让同学解释，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要心里面稍微有点怀疑，你就要承认，说我还不清楚，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只是听还不够，要配合思，还需要行，也就是实践。这种知与不知有时候不容易说得透彻。所以孔子教学生，像子路这样的学生，他就提示求知的态度。只要掌握第二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如此便可以不断上进。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大家都说他最有智慧，但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懂，怎么会最有智慧呢？别人说是去神殿里面求签，神殿的签说他是具有智慧的人。他便要让大家去见识谁是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带着一群年轻人去拜访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当时城邦的政治领袖，他们向他们请教，知不知道人生的根本目的何在？真正的人类福祉在何处？这些问题，当时的政治人物都很难回答，因为他们只了解如何发展经济建设；接着他再访问第二种人，就是当时的许多作家，他们的书是年轻人爱看的，表示能够给年轻人很多启发，应该很有智慧吧。一问之后才发现，很多作家都是喝醉酒时有了灵感，文章便写得很好，问他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也不见得讲得清楚，可见他们也不是真有智慧；第三种人，就是当时的科技专家，因为雅典本身的海军舰队很强，有些人专门造军舰，有些人造神殿，需要高大的城墙，他们都是专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都是按照蓝图来做的，师傅怎么教我，我再这么做，再教给我的徒弟。换句话说，社会上公认的最聪明的人，其实并没有真的了解，而他们所知道都是很有限的片段知识。最后苏格拉底得到一个结论，他说我现在知道神为什么说我最有智慧，因为在人类里面，只有我知道我是无知的。这在西方是很经典的一段材料，说明：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是无知的。别人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就代表别人比苏格拉底更愚昧了。

苏格拉底知道自己无知，是件耐人寻味的事，因为平常我们和别人来往时都会谈各种人生的问题，谈话中就会发现我们使用许多概念，而我们并不了解它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说人生应该勇敢、应该谦虚、应该友爱，这些词听起来都不错，但实际上到底什么意思呢？不见得讲得清楚。苏格拉底强调要设法从无知变成有知，要不断去探讨，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去知道更多东西。对于不知道的就要说不知道，这样对于自己的学习才会有更大的要求、更大的动力。至于知道的，就要说知道，表明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人一方面要有信心，另一方面还要虚心。这样才能够把握住已经有的知识，再不断增加新的认识。这种求知的态度，不但对于像子路这样的人有效，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学生，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 【第28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十八章，原文是：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请教怎样获得官职与俸禄。孔子说：“多听各种言论，有疑惑的放在一边，然后谨慎去说自己有信心的，这样就会减少别人的责怪。多看各种行为，有不妥的放在一边，然后谨慎去做自己有把握的，这样就能减少自己的后悔。说话很少被责怪，做事很少会后悔，官职与俸禄自然不是问题。”

本章是子张这位学生第一次出场。他年纪很轻，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在《论语》里算是最年轻的了。比他年长两岁的是曾参，小孔子四十六岁。子张年纪虽然轻，志向却很高。像他提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好像不太好吧，怎么一上场就问老师怎么样获得官职和俸禄呢？因为在古代，学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去做官，只有做官才是读书人正当的出路，将来可以把自己的所学用之于社会，造福百姓。而不是学习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富贵，儒家的考虑首先在于为民服务，这一点原则是很清楚的。所以子张请教怎样获得官职和俸禄。对孔子来说，不会怪他一捧书本就希望将来可以做官，得到职位、得到薪水。孔子的回答分言和行两方面。第一，要多听。多听别人说话，听了觉得有疑惑的，不太妥当的，就放在一边。和别人说话就要说自己有信心的话，这样就会减少别人的责怪，因为已把不太适合的话都放在一边了。一个年轻人到社会上工作，开始的时候说话确实要谨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很重要，第一个印象有问题，以后别人要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话时，别人就会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说话有没有分寸，是不是合大体，在时机上，在身份上，在角色上是不是都恰如其份？如果都能做到，代表这个年轻人能够察言观色，知道如何适当地表达自己，与别人相处，也比较容易协调，这是在说话方面应当注意的。接着，在行为上，孔子说多看各种行为，有不妥的，放在



一边。因为刚刚进入社会，本身做事的经验很有限，别人做时我们可以多观察，把所有不妥的、不太适合的放在一边，然后去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这样就能减少自己的后悔。前面提示说话时小心，不要让别人责怪；后面提示做事时小心，不要让自己后悔，这两方面都做到，官职与俸禄自然不是问题。

孔子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学生，一定是像对待自己的孙子，很诚恳地告诉他，言行方面要多看、要多听。一般人学儒家，总以为只要自己有道德操守就好了，本身做得正就行了，其实，儒家讲人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既然在社会上，就要尊重社会的规范。一个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它的各种规则，包括明的、包括暗的。多了解，多看多听，然后去说一些自己有信心的话，做一些自己有把握的事，自然而然就不会被抱怨或责怪，自己也不至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了。

我们学儒家，看到孔子不论对于从政做官或求职安身赚钱，都是非常理性的。有些人谈到儒家，喜欢强调儒家偏重人格教育，只重视道德的修养，而比较不注意现实生活的需求，其实未必如此。日本有位学者，他写了一本《论语与算盘》，算盘代表利益，《论语》代表道义，事实上这两者可以配合，只有一个原则，当我们发现利益时要问合不合乎道义，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孔子教我们要多思考，做任何事宁可思考之后再去做，以免将来后悔，“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应该要列为座右铭来提醒自己。很多时候明知这话说出来会得罪人，却因为修养比较差，或者因为心直口快，直接说出来，果然得罪人。其实有话想说而不说，也是一种修养，我们一再提到“祸从口出”就是这个意思，说话不要逞一时之快，而要能够稍微转个弯想一想，但是也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之后变成什么话都不敢说。所以说话是一门非常困难的艺术，要掌握住重点，运用得恰到好处，恐怕花大半辈子都学不会的。

孔子给子张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多听别人怎么说，说话不要让别人责怪，做事的时候要记得，不要让自己后悔。很多事情一做了之后不能再回头，时间不能复返，事情做成之后也很难重来。人生只有

一次，必须一路往前走，做每一件事时都把它当成是惟一的事情。比如我自己教书已经超过三十年了，每次上课我都会提醒自己，今天是第一次上课，虽然明知早已上了无数次课、讲了无数场，但是时间不能重来，每一个时段都是一刹那，这一刹那过去了，就是下一刹那了，下一次和这一次不同，不可能替换。所以我也常常在问自己，每一次上课说话是否恰到好处呢？能不能再改善呢？如果准备得比较好的话，自己也觉得很有把握，能说得更完整，让别人听得更明白。还好，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而每一个人都有提升的空间，只有不断地去改善自己，不断地自我反省，跳开自己来观察自己，来聆听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在下一次类似的场合把话说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圆满。

人生是永无止境的挑战，我们在年轻时会希望一次把事情做好，把话说对，这是很好的要求与自我期许，但是事与愿违，人生永远没有圆满的时候。当别人称赞孔子时，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你说我是圣人，说我是仁者，我不敢当。因为只要还活着，就有继续往上超升的可能，这是因为人性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要求我们要做得比过去更好，永远要比过去更好，自我超越是永无止境的。就因为这样的观念，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才感觉到源源不绝的奋斗动力。

## 【第29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二十一章，原文是：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说：“《尚书》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不然如何才算参与政治呢？”

这段话很有意思。“或”经常出现。“或”就是“有人”，但他的名字大家不记得了，也许不是孔子的学生，也许是一个朋友，在《论语》里“或”字用过很多次。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这个问题出现在鲁定公初年。鲁定公上台之后，孔子不愿意出来做官，他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后来在定公九年，西元前五百零一年，孔子出来做官，那年他五十一岁，首先担任中都宰，中都县的县长，做得非常好。第二年就升任小司空，司空是负责国家工程部门的，负责建设的。同年又升为司寇，司寇负责治安，孔子做官两年就做到了大夫的阶级，司寇的位置，这是非常杰出的表现。到后来还能够行摄相事，也就是当到代理行政院长这样的位置。但是真正的实权还在国君与季氏的手上。孔子在鲁国做了五年的官，大有作为，但是五年之后就发现他要求的理想在鲁国国君和季氏心中还是太高了，没办法实现。同时齐国还来搅和，送来一群能歌善舞的女子给鲁定公，鲁定公定不住了，对孔子就不再信赖，所以孔子才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去了。

孔子在鲁国做官五年，本章所谈的问题出现时，孔子显然还没有做官，所以别人就问他说，您目前年纪已经过了四十岁了，您的才华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孔子回答说，在《尚书》上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再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从政。不然如何才算从政呢？他讲的是一个家庭里，如果能够做到孝与友，孝

顺父母，友爱兄弟，那一个家就治好了。如果每一个家都能够做到两点，孝和悌，那么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不就太平了吗？政治还有比这个更根本的吗？孔子当时是用《尚书》上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的回答。他的理由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由小的范围推到大的范围，一个国家要上轨道不能只靠几个领袖来做，需要每一个人设法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因为没有好好去培养并发展家庭里的亲情，没有设法让每一个人的才华都得到学习、锤炼与表现的机会，于是社会就复杂而紊乱了。所以社会的问题是随着国家的范围扩大、人口增加而越来越复杂，孔子这样的回答是一个社会的理想，那么在当时的情况能做到吗？当然做不到。一家人都做得很好，那别家人不做怎么办呢？要全国每一家人都能够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谈何容易啊！但是基本的原则还是一样，就是要让你回归到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上。

从家庭到乡里，再到乡党，最后推及社会、国家，孔子对政治始终是关怀的，因为儒家的思想原则在于对人性的定义，是人性向善。而对善的理解是什么呢？是自己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如果把人性界定在与别人适当的关系，就不可能一个人独善其身。说到“独善其身”，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词是孟子用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和我们现在的用法不太一样，孟子说：人穷困的时候，就设法让自己的修养趋于完美；如果有机会便要兼善天下，同时让天下人也都一起趋于完美。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一定要落在道德的实践上。换句话说，要把国家当作学校，把政治当作道德方面的教化，这样才能使人间变成一个乐土。

有些人喜欢比较中国人与西方人，尤其是基督徒，其实基督徒也好，佛教徒也好，都把人间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佛教说众生皆苦，在基督徒来说，也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灾难和不幸，只有儒家的思想，比较特别，他强调要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必须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由此可知，儒家思想是非常入世的。而这种入世绝不是说追求社会上的各种成就，这样就把儒家看得太肤浅了，真正儒家的思想是关心每一个人。我们将来会谈到孔子的志向，他要让老年人、青少年都得到安顿，而做朋友的能够互相信赖，这样的社

会一定是上轨道的，让天堂这样的理想在人间慢慢实现，这是儒家的一种愿望。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事与愿违，这样的愿望太好了，以至于很难实现。因为教育是永远做不完的，无论如何都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教育了这一代，还有下一代呢？每一代每一代要接下去，没有接好，就造成复杂的问题。像天下，一治一乱、一治一乱，好像变成规律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变成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想法了。

儒家的愿望的确是弘愿，总希望能够通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的人群单位的改善，最终整个国家、整个天下能够上轨道，这种想法很值得珍惜，虽然做不到，但也不妨碍我们去取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相对于其他的宗教，儒家这种思想显然是更为积极、更为进取。宗教常告诉信徒，如果人间不理想，那就要修炼自己，在生命结束以后进入一个更理想的情况，但是这样一来，这个世界要交给谁来负责呢？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不够理想，而却只追求个人生命的完善，这个世界又该怎么办呢？儒家显然不怕这样的挑战，不畏这样的艰难，他就要面对这样的世界，积极从事政治的活动，要设法提升政治的品质，随之让百姓的生活也得到更大的安顿，让他们的生命走上正确的道路，在德行修养上完成人性应有的目标。

## 【第30讲】

《论语·为政第二》第二十四章，这也是《为政篇》的最后一章。原文是：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若是去祭祀，就是谄媚。看到该做的事，而没有采取行动，就是懦弱。”

本章提出祭祀、鬼神，反映了孔子的宗教态度。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若加以祭祀就是谄媚。表示如果是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就是正确的作为。古人所说的鬼神就是祖先，先人死而为鬼，所以要对他们祭祀。为什么有些人会祭祀他不该祭祀的鬼呢？他可能看到有哪一家人特别发达，就在家里面把这一家人的祖先也拿来拜。换句话说，谄媚活人之外还谄媚古人，孔子是反对的。孔子赞成正确的宗教态度是该祭祀就祭祀，祭祀自己的祖先，要以自己的祖先为荣，要记得光宗耀祖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愿望，因为生命的长河是随着过去的祖先、现在的我们、将来的子孙而一路发展下去的。

本章的重要性，是因为可以由一种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孔子的生命。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命当然有限，我们持续的祭祀祖先，将来子孙也会同样把我们当祖先祭祀。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一定要尽好自己的责任，一方面要做到不要让祖先蒙羞；另一方面也要做到不要让子孙为难。所以祭祀的含义非常深刻。先说不要让祖先蒙羞，在《诗经》里面就提到“毋忝尔所生”，“忝”就是惭愧，感到不好意思。不要让生命的来源，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祖先觉得惭愧，这一生常常想着这句话，就会收敛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不要让子孙为难，孟子说过一段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话，他说，在西周末年时，有两位天子，一个叫做幽王，一个叫做厉王。幽代表昏暗；厉代表残酷。人死之后，被后人追谥为幽、厉，意即这两位天子真是做得不好。孟子说，即使后代有一百代孝顺的子孙，也不能把这样的恶名去掉。换句话说，作为子孙的人想到祖先有人是幽，有人是厉，那真是颜面无光，虽然后代的

子孙孝顺，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让子孙觉得难堪、觉得委屈。

对祭祀的重视，是我们民族特别之处。西方人常常说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就是祖先崇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只谈祖先崇拜，显然还不够。以孔子来说，除了对祖先定期祭拜之外，他还有他的信仰，就是相信“天”。中国古代是信天的民族，所以帝王称为天子，只有天子可以祭天地，一般老百姓就只能祭祖先。要祭祀自己的祖先，不要去麻烦别人的祖先，祭拜别人的祖先也是谄媚，有些人可能觉得祖先不够光彩或者能力不太强，看看别人家的子孙很有成就，认为是因为有伟大的祖先加以庇荫，便也跟着去祭拜别人的祖先，这种现象在当时肯定是有的，所以孔子才会说这样不好，这也是一种谄媚。所以人除了谄媚活人之外还可能谄媚死人，这是儒家反对的。

其次谈到第二句话，“见义不为，无勇也”。今天我们使用的成语“见义勇为”，即典出于此。“义”是该做的事。“义”要配合外在的行为来判断，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宜，适宜的宜。就是说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呢？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也许昨天该做，今天不该做，对张三该做，对李四不该做。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适不适合，进一步变成适当性，再进一步变成正当性。平常讲“义”，就是正当的行为，但是正当不正当需要判断，所以儒家讲到“仁”与“义”时，会特别强调需要智慧。

何以孔子将“见义不为无勇也”，和“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相连来谈呢？这其中相关性在于“义”，一是对于过去的先人，一是对于现在的百姓。对先人要以适当的方式祭拜，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忽略现在的责任，就是对于周围的百姓或者周围发生的事情，该做的事，如果没做的话，就是懦弱，就谈不上勇敢。这两者要配合在一起。儒家很喜欢讲对照，对照过去的情况，也要看现在。谈到祭拜鬼神就不能忽略现在活着的人，这是儒家思想的特色。不论鬼神有多么伟大，或者有多大力量，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孔子反对过度劳烦鬼神，什么事都去求神拜鬼，这是不对的。人要尽人事，有什么样的身份角色，就把责任尽好。鬼神是祖先，他们已经在尽完责任之后安息了，不要让他们

受到太多困扰，做子孙的要把握现在，这是我们的责任，尽量改善世界，首先从自己开始。

孔子的思想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他的思想相当完整，比如讲到祭祀祖先，就想到活着的现实世界上的人，是我们现在立刻要关心的，比重上不能忽略。眼下发生了旱灾、水灾、地震，不就实际情况加以了解，该做的事没有立刻做，却反而去求神拜佛，希望他们带来奇迹，这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古代有很多求雨的故事，或者在雨涝成灾时希望雨停，都会有各种宗教的仪式，以这样的方式予以百姓安慰，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不能过度，过度托付不可知的力量，到最后会忘记活着的人应该有什么责任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儒家的思想是重视现实的人生，不论过去如何辉煌，那是祖先的成就。我们也不要问将来如何，因为将来很难预测，我们要把握的是现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如何面对今天的挑战，好好尽责任，把该做的事做到。该做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这个社会有不义的事情，有不理想的情况，甚至还有很多人受委屈，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照顾，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这些该做的事是做不完的。同样的，这个世界也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人只能够追求完美，正如曾参说的一句话，“死而后已”，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才能说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了，安心地离开了。



# 八佾第三

## 【第31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三章原文是：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乐做什么呢？”

人而不仁的“仁”，是指真诚的心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用礼做什么？比如，见到老师，就鞠躬、行礼，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尊敬感，只是客套而已，表面做个样子，这是孔子反对的。再如，见到父母亲，我很守规矩，该怎么称呼，该怎么问安，都做到了，但就是没有真诚的心意，这就大错特错了。音乐也一样，乐是和谐人际关系的表现。演奏音乐时，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就不能把音乐的内涵表现出来，所以，不同的演奏者的演奏效果相差甚远。唱歌也是这样。有些人唱歌很动情，而另外一些人则纯粹只是卖弄自己天生的好嗓子而已。

短短的两句话，含义非常深刻。礼乐是周公创制的社会生活规范，不过，这种规范是外在的，情感才是内涵。如果只有形式，而没有内涵和内容，恐怕只是做样子而已。“仁”强调的是真诚的心意，只有真诚，才能由内心生发出力量，对自己严格要求。儒家一再强调真诚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因为人会计较利害关系。一旦开始计较，就不真诚了。比如，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个老太太，要不要让座？我心里嘀咕，车上好像有人比我年轻力壮，好像有人比我精神更好，我上一天班很累了，为什么要我让座？这就是计较。如果内心真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上来，就会立刻让座，因为只有真诚，才有力量由内而发，让人主动做该做的事。

孔子最担心的就是礼坏乐崩。而礼坏乐崩的前兆就是人因缺乏真诚，以致礼乐成为纯粹的形式而已。一个社会，如果所有人都行礼如仪，却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好像在做游戏，这不就是礼乐崩坏了吗？儒家特别强调真诚的原因就在这里。孔子还说过另外一段话：“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好可以与《八佾》这章相参证。它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意思是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吗？”玉帛往往作为祭祀仪式中的礼器。钟鼓则在乐曲开场和结束时使用，声音最大，最能够唤醒人。“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具体的东西吗？“乐”难道只是钟鼓这些乐器与它们发出的声音吗？绝对不是！礼最主要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形式或外在的具体事物。乐也一样，最关键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的乐器和声音。

显而易见，孔子的思想重点在于真诚。所有人文教化都以真诚为出发点，再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真诚的心。

下一段与之相关，也就是《八佾第三》的第四章。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请教礼的根本道理。孔子说：“你问的真是大问题啊！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简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

我们很少看到孔子夸奖学生的问题是“大哉问”，这说明孔子非常高兴。林放请教的是“礼”的根本道理。看到各种礼仪、礼节、礼貌后，还要追问礼的根本。这当然是大问题了。孔子回答说，礼还是简约朴素比较好，不要太注重外表。至于丧礼，这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因为人死为大。所以，举办丧礼的时候，与其仪式周全，面面俱到，还不如心中哀戚，表达真诚的情感。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孔子既然说这是“大哉问”，为什么回答却那么简单？其实，问题再大，说穿了就很

简单了，礼的根本就是真诚，真诚的情感。这就是孔子对礼的独到见解。

很多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面面俱到，但孔子不同。他往往直指要害，抓住问题的核心所在。礼一定要以情感为重，它是根本。比如，我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学生迎面过来，他向我点头行礼，但是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委屈，也许忍不住对他说，不用鞠躬了，既然你心里并不尊敬老师，就不必在表面上这么客气了，我当老师的受不起啊！在礼仪方面，要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再表达出来，才能恰到好处。否则，外表一切都合乎规矩，内心却没有情感，别人只会说，这个人在演戏，是浪费生命。如果每一次的作为都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人就会有比较强的内在力量，就能自我整合得比较完整，生命就能够呈现长期的良性发展，最后慢慢累积起来形成人格的特质，内外表里追求一致。这其实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

## 【第32讲】

《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比赛射箭吧。比赛时，上下台阶与饮酒都拱手作礼，互相谦让，这样的竞争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

这段话首先说，君子和别人没什么好争的，君子追求的是自我提升，而不是和别人比赛。但是，如果一定要争的话——“必也”引导的是一个假设句，那就比赛射箭吧。因为古代比赛射箭的时候非常讲究礼仪，所以，后面紧接着说：“揖让而升下而饮。”就是登上台阶、走下台阶以及互相敬酒的时候，都要打躬作揖，以示谦让。即便要争，也要表现出风度——君子的风度。不管输赢，都要做到谦让。这段话说明孔子对于古代六艺中射箭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孔子都很精通。曾经有年轻人议论说，孔子非常博学，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专长啊，这就是所谓的博学而无所成名。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对学生说，成名吗？我可以靠什么成名？驾车吗？射箭吗？那我驾车好了。驾车就是御，是六艺之一。可见，孔子对自己的“六艺”技能非常自信，这也说明孔子确实是文武双全。一般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不然，他六艺皆通，而且对于射箭、驾车更是在行。在古代，驾车属于一种运动项目，在作战的时候，更是一种必备技能。我们可以想像，孔子身高大约一百九十二公分，在古代被称作长人，他驾车的时候显然气势非常威武。孔子的身高大概与遗传有关。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大力士，曾经率领军队攻入敌方的城池，后来发现中了圈套，敌人要把城门关闭消灭他们。叔梁纥就一个人把城门顶住，让三百个军士全部撤出，他才离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

如果射箭赢了别人，应首先向输的人作揖鞠躬，表示承让，这是礼貌。所以，人与人竞争的时候，还是不能忘记基本的礼仪。既然赢了，就要向别人打躬作揖，让对手下台。这就是运动风度。谈到运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运动场上是非常现实的，输赢之间没有妥协。我记得有一年，在欧洲举办的一届冬季奥运会上，有一则广告说，如果你是第二名，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结果引起了公愤，很多人投书电视台，要求撤下这个广告，否则就不看节目了。其实，在竞赛的时候，第二名确实是输给了第一名。这个广告说的是事实，第二名照样是失败者。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奥运赛场上能得到第二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仍被视作失败者，天下还有几个成功者？在竞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老想得第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时候，智慧一点，幽默一点，用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比，那就会让自己获得心理满足。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回家对太太说，今天真是我的好日子，我胜了两个奥运冠军！他太太说，怎么可能？你在体育方面表现平平，怎么可能胜过奥运冠军？他得意地说，我和奥运游泳冠军比赛网球，和奥运网球冠军比赛游泳，我都赢了。没错，他确实赢了两个奥运冠军，但是，他比的不是对手的强项。这说明，人要有点幽默感，要懂得自我解嘲。

人的运动生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少有人能在运动场上可以纵横十年以上的，往往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并不太大，三十或四十，就非退不可了。所以，人应该往心智方面、往灵性方面发展。比如说读书，基本上没有限制。这当然也需要一些体力，不然连熬夜都熬不下来。此外，读书时，如果年纪大一点，记忆力也许下降，但是理解力同时提高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比较好了。所以，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时，要把比赛或运动当作一种娱乐，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选手们都是代表自己的城邦参加比赛，获胜者得到的奖品就是橄榄枝编制的桂冠，这相当于今天的金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考虑，没有奖金，它代表的是荣誉。赛场上的成就说明，获胜者的城邦重视体育，人民身体健康。在希腊人的观念里，身体健康与心灵美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他的心智也可能受到干扰；反之亦然。所以，希腊雕像都是以最完美的男性、女性为模特儿，其作品到现在依然难以复制。有

的雕塑断了一只手，但现代顶尖的艺术家也无法修复，高科技也无能为力。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很难复制。我们不要只在运动项目或者体力方面与人竞赛。这些项目的参与时间都很短暂。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更公平的、长期的竞赛，那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养。在这个领域，一方面，天下人都在竞争；另一方面，人与自己竞争才是最主要的，可以不断地自我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在《论语》中很少看到对比赛的讨论。我们加以引申，帮助大家理解孔子的思想精髓。

## 【第33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八章，原文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请教说：“‘笑咪咪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子夏接着问：“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就是商啊，现在可以同你谈诗了。”

这段话很让人惊讶。因为整部《论语》中，被孔子公开称赞能让他获得启发的只有子夏这个学生。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是文学科的高材生，能够让孔子公开说受到启发，那也是难得一见的。子夏在这里问的是《诗经》中的一句话：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天生丽质，她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绚丽动人。白色本是很纯的颜色，所以子夏不懂，为什么一个漂亮女孩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光彩耀目呢？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时最后上白色。现代人画画，是在白纸上涂抹斑斓的色彩；古代绘画和现代不同。就以汉墓中出土的帛画为例，这种绢帛是咖啡色的，有点像树皮的颜色。所以，古人用绢帛画画，其实是在咖啡色的底色上工作。因而，白色就是一种特殊的颜料。画画时，先上各种彩色，青色、红色、黑色、黄色，最后才上白色。上白色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它使其他彩色全部凸显出来。所以一个漂亮女孩本身就是彩色了，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漂亮了！

孔子的讲解本来已经结束了，但是，子夏忽然有了一个灵感，接着请教说：“照这样说的话，礼仪是不是后来产生的？”人性向善，本身就非常美。“礼”是形式，让人内心真诚的情感表现出来，所以，白色的礼就是让内心多姿多彩的情感有适当的表现。孔子听到这个问题立刻说，能够给我启发的就是子夏啊！为什么？因为孔子以前也没有考虑

过“礼”是白色这样具体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礼”是彩色的，比如，朱熹的注解就说礼是彩色的。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朱熹是南宋学者，当时画画已经用白纸作底，再上彩色，所以，朱熹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个字，“绘事后于素”，意思是，绘画的时候是在白色的底上去画上彩色。这就完全改变了孔子的原意，大错特错了。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可以和两个学生谈《诗》，一个是前面介绍过的子贡。孔子与他讨论贫穷应该如何，富裕应该如何，子贡就引用《诗》里面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回应，孔子很满意。在这一章中，孔子竟然说，能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呀！就子夏的一生来看，这实在是最精彩的片段。

《易经》中的贲卦恰好可以与“绘事后素”参照理解。贲(bì)(ㄅㄧˋ)就是装饰，它的卦象是山火贲，山下有火。火光使山更清楚、更漂亮，所以它是装饰品。而贲卦讲到最后一爻，就用了两个字“白贲”，白色的装饰是最高级的。换句话说，装饰如果是彩色，反而会使本来的状态受到遮蔽，比如，一个人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很浓的妆，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她究竟长什么模样。相反的，以白色作为装饰，就会使其真实面貌一览无遗。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真实的情感才是人类生命里最重要的根据、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礼仪，都是为了让我们用适当的方式表达真实的情感。由此而言，这段话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此外，这段话也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相长。我们教书时，往往以为这是单向行为。殊不知，有时候学生的一个好灵感、好反应会让老师有所启发，就像上文中孔子的反应一样。有些学生素质很好，在某一方面也有专长，但是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德行的修养。孔子后来对子夏也有很多期许，尤其希望他不断提升志向。在孔门弟子中，颜渊是最好的学生，但孔子反而没有说过，从他身上获得了什么启发；只是说，我和你颜渊是同一个水准！作为老师，孔子确实值得我们效法和尊敬，他勇于承认学生给他的启发，也愿意把学生摆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准来肯定。



## 【第34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二章的原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八佾篇大部分都是谈“礼”的问题。古代人非常重视礼与乐，因为它们是社会规范，使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又能够在情感上得到适当的表达。本章可以分两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是孔子本人在祭祀时候的表现。此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似的，他的态度非常庄重虔诚；祭鬼神时也一样。有学生请教老师，您的态度这么庄重虔诚，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才有第二部分的“子曰”，孔子解释自己的表现。可是，很多人都把这句话的句读弄错了，因而产生了误解。如果断句为“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应该翻译成：“孔子说：‘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亲自祭祀。’”这样的解释前后二句相互矛盾，实在没道理。在古代“与”字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参与，二是赞成。在这里，“与”当“赞成”讲，是说孔子不赞成。“祭如不祭”意思是，有些人在祭祀的时候因为看不到鬼神，就态度散漫，好像不在祭祀一样。“与”这个字作赞成、欣赏讲，在《论语》中出现了好几次。比如，孔子和学生谈志向时，他最后说“吾与点也”，我欣赏、赞成曾点的志向。在这段话里，孔子说，我不赞成祭祀的时候态度散漫随便，好像不在祭祀一样。

这个解释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唐朝学者韩愈就是这么讲的。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起八代之衰，他也研究《论语》，并指出，孔子曾经讥笑那些祭如不祭者。这话没错。孔子确实认为，一个人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能说因为老师、长官在面前，做事就特别认真；祭祀祖先、鬼神时，反正什么也看不到，就轻忽随便了。对古人而言，祭祀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先要戒七日，然后再斋三日，就是所谓的斋戒。通俗点讲，就是在十天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喝。

这有什么效果呢？当人不再进行社交活动，或者在饮食方面非常克制，十天下来，精神就会比较专注。这时候去祭祀，就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出现一般。所以，古人讲究斋戒是有道理的。人与繁华的世界、热闹的场所分离，专注地思考，再过几天就要祭祀了，这样才能够在祭祀时表现出虔诚慎重的心态。正是如此，孔子才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一定要虔诚，所谓心诚则灵。是否灵验不能用感官来判断，而要看实际作用。比如说，一个人祭拜祖先之后，做人处事就比较上道了，做事也比较有分寸了。这就说明祭祀起作用了。

我们常常感受到，有些古人虽然不在了，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比如，我们今天学习儒家，听孔子说这个，看孔子做那个，并择善从之，改变、提高了自己。很少有人完全只受现实生活经验的影响，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古人的观念在影响自己，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即用显体”。某样东西的本体是否存在，要根据它的作用来判断。西方人也说，判断一棵树的好坏，要看它结的果子怎样。一棵树长得很漂亮，但结的果子不好，就称不上是棵好树。果子就是我们说的结果，看事情的结果、作用，才能检验前面的基础打得好不好。

我们讲解《论语》，特别强调祭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孔子对待这些事情确实特别谨慎。将来我们会看到，孔子一生最谨慎的三件事是：一、斋戒；二、战争；三、疾病。斋戒排在第一位。古人斋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祭祀。不像现代人，有时候吃素是为了健康。孔子最重视斋戒，这说明他把与古人的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其实，这不仅仅是孔子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春秋时代的共识。《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个是祭祀；第二个是军事。军事当然很关键，如果力量不够强大，恐怕会被别国消灭。但是，它仅仅排第二，第一是祭祀。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必须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对老百姓产生凝聚力，才能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信，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伟大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军事武力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孔子的观点即

是有力的证明。

## 【第35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三章，原文是：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请教孔子说：“‘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

这段话含义非常丰富。事情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他曾在卫国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交了很多朋友。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负责管理军事。那时，卫国政界纷争不断。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一位美女，但品行不太好，有些丑闻。所以她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大夫王孙贾与弥子瑕同属另外一派，也手握大权。孔子周游列国时，身边总带着几十位学生，都是人才。所以，他每到一国，国君、大臣都想拉拢他。

这次，王孙贾见到孔子，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句成语的意思。“奥”是房间的西南角，代表很尊贵的位置。“灶”是灶神，就是厨房的神。因为厨房有东西吃，所以灶神比较实用，也比较实惠。一般认为，奥神暗喻卫灵公与他的夫人南子。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但是不见得能给人实际的好处。而王孙贾这几位权臣则掌握着不少利益，就像是灶神。所以，他用这句当时流行的俗语暗示孔子，讨好那个尊贵的奥神是没用的，他高高在上，不会给你恩惠的；灶神却能给你很多好处。可见，古人说话是很有艺术的。他不会直接说：你到我们这边，我们给你好处。所以，就用一句俗语来让孔子自己作答。孔子当然明白。他一到卫国，就立刻发现这个国家内部极其混乱，卫灵公实在是无道，但是因为任用了一些人才，所以没有灭亡。看来，一个国家，如果国君很糟糕，只要有些人才撑住场面，还是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的。卫国真正大乱是在卫灵公死后。

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句话不对，人如果得罪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太重要了，它说明孔子相信天。中国古人是信天的民族。《诗经》中诸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之类的诗句，都把人类与自然界归之于天——一切都是天所创造。因而，古人把帝王称为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换句话说，上天创造百姓，并让天子来照顾、领导百姓。所以，孔子认为，天的地位远远高于所有鬼神。一般所谓的鬼神，统指“鬼”与“神”。鬼就是我们的祖先，人死为鬼。我们现在听到鬼，可能觉得有点可怕，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古人讲，人死就是回家、归乡。鬼与人的差别就是鬼没有形体。在古代，传说中的某些特别杰出的人物受上天之命管理名山大川，死了之后被奉祀为神。比如，镇守泰山的一位大官，功勋卓著，死后被尊为“泰山之神”；镇守黄河的官员死后成为“河神”。鬼与神常常联用，它们都属于灵异世界。孔子的话说明，他的祷告对象就是最高的神，也就是天。所以，他说，如果得罪天的话，向什么神、什么鬼祷告都没有用了。

人有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生命总是会终结的，如果一切就随之全部消失，一生奋斗所为何来？所以，孔子在面对人生重大关键时，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传世文献中，有不少证据能够说明孔子是相信天的。我们最常提到的就是他两次差点被杀的故事。一个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会坦诚地说出内心的信仰。孔子的信仰使他相信，人死了之后可以得到适当的报应，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怎么报，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把死后的世界拿来作验证。

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总是要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这样说，虽然好像是借用了西方的概念讲中国哲学，但是，哲学家确实具有某些共性，孔子也一样。孔子公开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这说明他的学说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一个系统。同时，孔子不是宗教家。宗教家要传教，而孔子从来不传教，他谈的是“道”。“道”指的是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怎么走。人生道路与对死后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过多地谈论死后的世界，会让人觉得太过神秘。这是宗教家负责的领域。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有坚定的信仰。他的信仰不是

让他逃避现实的责任，而是使他更勇敢地承担现实世界的责任，遇到任何问题都不回避。他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肩负自己的使命，一路往前走。

孔子的思想在这一章中表现得非常具体生动。他在卫国是客人，别人分两派在斗争，身为客人帮哪一边都不好，最后恐怕是两边不讨好。所以，孔子在卫国的这段时间可能过得很紧张。事情还有后续的发展，我们将来谈到相关故事的时候再来说明。

## 【第36讲】

下面介绍的是《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章。我们跳过了中间好几章，是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很多古代礼仪，离现代实在太远了，对现实生活没什么启发，所以我们只拣选适合一般人学习的部分加以说明。

第二十章的内容很简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那几首诗的演奏，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耽溺，悲哀而不至于伤痛。”

本章提到的是情感表现。我们都知道，孔子教学的主要教材是《诗》、《书》这些典籍。当时，《诗》、《书》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学的。至于礼与乐，还有具体的演奏，那就是另外一套学问了。古时候，诗都是唱出来的，诗、乐不分。

这里的《关雎》指的是《诗经》开头的《关雎》、《葛覃》几首诗。“乐而不淫”就是让人觉得快乐，但不至于沉迷其中。“淫”的本意是下雨下多了，引申为沉迷在里面。而像《卷耳》这样的诗，或是怀念在前线打仗的亲人，或是感叹遇到的灾荒，读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悲伤，但并不感到伤痛。可见，《诗经》描述的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但要适可而止。我们以前也谈过，孔子对于《诗》有一个总结，叫“思无邪”。意思是，《诗》的所有内容都是出于真诚的情感。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乐与哀，都是发自内心的。

此外，孔子对诗教的概括是“温柔敦厚”四个字。就是说，如果大家经常读诗，并以之作为生活原则，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温柔敦厚。因为情感得到调节，能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很讲究和。其内容可以从四方面来说：第一是个人内在的和谐。《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内心有各种情感变化，喜怒哀乐恰到好处地发出来就是和，内在的和谐。第二是人我的和谐。

我与别人相处时，要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是如果只注意到人我和谐，盲目地以和为贵，放弃原则，恐怕就变成乡愿了。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并以适当的方式来维持，这时候就需要礼与乐。人我关系的和谐，是孔子的关注点，也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问题。第三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论语》中很少有对自然界的描述。不过，孔子看到松树、柏树时感慨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很冷很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凋零。别的花草树木，天气稍微凉一点儿就凋零了，但是松柏不畏严寒。孔子还提到千里马：“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对于千里马，我们所推崇的不是它的力气，而是它的品德。因为千里马能够行千里，不是靠力气，而是靠耐力、靠恒心。可见，孔子很喜欢从自然界中找比喻，用其形象来说明人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孔子对自然界基本上持欣赏的态度。第四就是我们多次强调过的，人与祖先的关系。千万不要以为人只有这一辈子，其实，我们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绵延不绝。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祭祀，与祖先保持和谐的关系。

《论语》中有多处提到《诗》。孔子就曾明确告诉自己的儿子，你不学诗，就没有办法和别人谈话！谈话时，要文雅、婉转，最好能够引述《诗》的诗句含蓄地表达心意；直接讲，可能会让双方都觉得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学习《诗》对古人来说是必要的。有困难时，念一句《诗》，别人就知道你需要帮助。愿意帮助别人，念一句

《诗》，别人就知道你愿意出手。孔子还进一步教育儿子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诗》的话，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无路可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些年轻人喜欢玩脑筋急转弯。很久以前，有个小朋友问我：“地上有一本书，你却不能跨过去。为什么？”当时我想，这是我们的四书五经吗？因为从经典上跨过去很不礼貌啊。是《圣经》吗？这也不能随便跨过去啊。至于《佛经》也一样啊。我的脑筋比较呆板，想来想去，只好答说，因为它是一本经典，跨过去不礼貌。小朋友得意地说，不是，因为书放在墙角啊。孔子的话与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异曲同工。不读《诗》，就好像面壁而立，无路可走。这说明，《诗》能够教人做人处世的道理，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与别人相处；相处时要有何种心态。人得意时，不要太嚣张；失意时，不要太难过，所有情感都可以中和地表达。



《诗经》中诗篇的来源非常复杂。古代有采风之官到各地收集民谣，据说最初得到的有三千多篇，然后慢慢筛选，剩下三百零五篇。选择的原则就是真诚，最怕矫揉造作。比如，明明没有感情、没有经验和体会，但是硬要写一篇文章。结果，别人一看就是无病呻吟。文学作品最怕无病呻吟。我们喜欢读的，能够流传千古的，都是显现真性情的辞章。就好像尼采说过，他喜欢读用血、用泪写的书。

现代人读《诗经》的不多，而且读的时候，有些地方也不容易理解。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ㄉㄠˊ)逑”就不能念成“好(ㄉㄠˋ)逑”。“好(ㄉㄠˋ)”是副词；好逑，就是追求。“好(ㄉㄠˊ)”是形容词，好的；逑是伴侣，连起来就是好的伴侣，意思是，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伴侣。

## 【第37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二十二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氏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的见识与肚量太小了。”有人就问了：“他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公馆，手下人员不必兼职工作。怎么算得上节俭呢？”这个人再问：“那他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在宫室的大门内设屏墙，管仲的公馆也设屏墙；国君为了宴请友邦贵宾，在堂上设有放置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设置了这样的土台，管仲这种作为如果算是懂得礼，那么还有谁是不懂得礼的？”

这话说得很严厉。孔子明确指出管仲有三大毛病：第一，器小，器识与肚量狭小；第二，不俭，不知道节俭；第三，不知礼，完全不懂得礼仪。这样一个人有何可观？为什么要谈他呢？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谈到，管仲在历史上有非常特别的贡献，这里姑且就事论事，略作说明。

其实，管仲也是孔子很佩服的一个人，他的成就很大。不过，人无完人，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孔子首先说，管仲这个人很可惜，他的器识、见识和肚量太小。管仲成功之后，只懂得享受荣华富贵，而没有继续帮助齐桓公使周朝恢复以前的繁盛。春秋时期，有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是第一霸，他靠的就是管仲的辅佐。但是，管仲贪图作为齐桓公宰相的生活享受，没能实现周朝的统一、安定与繁荣，所以孔子说他的心胸、肚量还不够。然后，问者追问，管仲很节俭吗？既然他器识、肚量狭小，那是否具有节俭的美德呢？孔子说，不然。齐桓公有三处公馆，管仲也要有三处。为什么？因为管仲觉得自己功劳很大，如果不是自己过人的能力，齐桓公是无法成就霸业的，所以他认为自己理应享受很好的待遇。而齐桓公也很不简单，他对管仲确实是

言听计从，无论什么要求，一概答应。结果，管仲不但设了三处公馆，而且公馆里的人员不兼差。就是说，如果厨师、车夫等岗位只有一套人马，今天到甲公馆，明天到乙公馆，就得全体转移。管仲很奢侈，手下不用兼差，配备了三套人马，今天到甲公馆，乙、丙两处的人员就休息了。

于是，问者再问，这样的话，管仲懂得礼吗？这说明，礼仪是需要金钱作支持的。古代社会等级区分得很清楚，只有大夫阶级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礼仪、礼节。因为提到礼仪，就涉及规格问题，这是非钱莫办的麻烦事。所以，管仲既然这么有钱，又这么铺张，他应该懂得礼啊。结果，又错了。屏墙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但是在古装剧中，进入县衙门，迎面就是屏墙，绕过去之后才看到大堂。这是让人产生距离感，在心里产生敬畏，知道上了公堂，说话、做事都要小心。以国君的身份，宫殿中当然要建屏墙。尽管管仲没有这个资格，他却违反礼制，在家里建了一道屏墙。在有关汉代的古装剧中，我们也能看到“反坫”。那时的人吃饭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自助餐，进餐者都在一个土台前。只不过，现在的自助餐是自己去拿取，汉代人的是分好的。吃的时候，大臣面前只有一个土台，酒菜饭食全都放在上面。而国君就不同了，除了面前放菜的台子，他旁边还有一个专门放酒杯的土台。结果管仲也如法炮制，与国君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说明管仲完全不懂得礼仪，他忘了自己的身份，破坏了礼制。所以，孔子说，如果管仲懂得礼，还有谁不懂得礼呢？这话真是骂得很严厉啊！照理说，像管仲这样的人，器小、不俭、不知礼，三大毛病，似乎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尽善尽美，而要从大处着眼。春秋时期，各国不断征战，管仲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了一些战争，这个功劳可不得了，因而受到孔子的赞誉。打仗难免会有很多伤亡，而且大多是年轻人。管仲的才华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有这么一个大功劳，其他生活细节、小毛病姑且放在一边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苛求别人不能有一点瑕疵。天下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要求也不公平。通常，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来自性格，是天生的；而后天的修养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学习的专业会对人看问题的角度、眼界产生作用。

所以，人生需要修养，而修养是永无止境的。以管仲来说，他的修养显然有待提高。但是，孔子看人着眼于大体，就是说，他大方面做得好，在宰相的位置上做得不错，别的细节就不必追究了。比如，我现在是管仲，我器量很大，又很节俭，还懂得礼仪，可是没能把国家治理好，宰相当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不称职！别的方面再好都没有用。这就叫做看人看大体，别的方面有缺点，慢慢改善。

显然，儒家论人关注的是作为共同生活范畴的社会，所以，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身份、角色、位置，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个人修养则可以慢慢来。这就是儒家的宽容之处。

## 【第38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二十四章相当特别，原文是：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守仪城的封疆官员请求与孔子相见，说：“有名望的君子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有不与他相见的。”随行的学生安排他们会面。他出来之后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担心失去官位呢？天下失去正道已经够久了，天将会以你们的老师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

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仪”这个地方在卫国西北角的边境。“封人”是守边疆的官员。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仪，当地的官员听说孔子来了，就对孔子的学生说，我要与你们的老师相见，因为所有著名的君子经过这里，我都会与他们见面的。此处的“君子”，我们理解为有名望的、声名远播的人，也就是德行高尚的人。学生就安排他和孔子见面。结果，谈话之后，他出来反而劝孔子的学生说，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垂头丧气，更不要难过，你们老师虽然没有官位，但是天下长期无道，上天会以你们的老师作为木铎去教化百姓。弟子们听了这话，都觉得很振奋。

孔子离开鲁国来到卫国。他在鲁国的时候，当过司寇，管理全国的治安，是大夫，权力很大。但是，后来鲁定公、季桓子这些人不能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职周游列国。所以，当孔子带着弟子们路途遥远地来到卫国时，可以想像，大家一定都很辛苦，有点像别人说的丧家之犬，一副疲惫不堪、无家可归的样子。仪封人与孔子谈话，了解了孔子之后，反而劝孔门弟子们要坚持理想。连他都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说明当时确实是天下大乱。“无道”就是是非善恶不分，好人没有好报，恶人没有恶报。铎分两种：一种是金铎，打仗的时候使用，就是所谓的金口铜舌。金就是铜。金铎是铜铃，铜舌，声音很尖锐，一敲就知道是敌兵来了，要打仗了，就像空袭警报一样。另一种是金口

木舌的木铎，铜铃，木舌，敲起来咚咚响，声音比较柔和，不会让人那么紧张。在古代，木铎是用来宣传政令、教化的。那么，仪封人为什么以之为喻形容孔子呢？首先，“天”要以孔子为木铎，说明“天”不但关怀人间，而且随时注意，寻找适当的人选来教化百姓。这反映了古人的观念。其次，孔子被上天选中去纠正无道。不言而喻，仪封人认为孔子的观点是正道。这就是此章重要的原因。仪封人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守仪城的官员。如果孔子的学生说，我们的老师担负着上天的使命，会让人觉得有点夸张、自大、主观。就好像唱戏的时候后台叫好，不算数的。但是，话出自仪封人之口就不同了。在古代，守边疆的人都有特别的智慧，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子的故事。老子在周朝本来是管理国家档案的，很有学问；后来退休了，骑着青牛出关，被守关人拦下来说，你这么有学问，请留下智慧吧。于是，老子才停下来写了《道德经》。这当然只是传说。今天看来，《道德经》不太可能是一个人写的，而应该是一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老子出关遇到的守关人，有很高的见解；孔子遇到的这位仪封人在一谈之后，居然对孔子心悦诚服，相信孔子负有天命，上天要他做木铎。

在古代，“天命”这两个字可不能随便说。从夏朝、商朝到周朝，得到天命就可以成为天子。但是，到孔子的时代，天命变了。最明显的线索就是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我了解了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这与仪封人所说的“天以夫子为木铎”完全应合。了解了天命之后，就应该顺天命而行事。

所以，仪封人一谈之下就发现，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他做事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考虑，也不是谋求自己的发展，而是为了顺应天命。他有使命感，看到天下这么乱，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不忍心，希望各个国家能够慢慢安定下来。当时名义上还是周朝，所以，天下人才为天下所用。你是鲁国人，鲁国不能用你，没关系，你到卫国、陈国、蔡国、宋国都可以。只要有国家任用你，那就让其安定下来，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国家，直至重建一个统一强盛的周朝。这就是孔子的思路，所以他周游列国，在种种艰难险阻中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仪封人守关久矣，恐怕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孔子不但了解古代历史的发展，而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清醒地知道面对眼前的危局周朝应该怎

么办，所以他才可以成为上天的木铎，能把“无道”变成“有道”。仪封人认为，从孔子开始，天下就要走向有道了，所以他才这么兴奋，这么喜悦，向孔子的学生们宣布：“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我们学习《论语》的时候，要对孔子这方面的角色有特别的体认，这样才能增强学习《论语》的信心。

## 【第39讲】

《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五章，原文是：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评论《韶乐》时，说：“美得无以复加，并且善得无以复加。”评论《武乐》时，他说：“美得无以复加，尚未善得无以复加。”

“韶”是《韶乐》，“武”是《武乐》，是古代的两支乐曲。《韶乐》是歌颂舜的音乐；《武乐》是歌颂周武王的音乐。孔子评论《韶乐》是尽美尽善，就是今天讲的尽善尽美。他评论《武乐》说，尽美，但是还没有达到尽善。《韶乐》与《武乐》都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就文字来体会孔子的艺术见解。

先说《韶乐》。舜起初帮助尧治理百姓，后来自己当了天子，前后共五十多年。老百姓在舜的恩泽下，生活非常好。所以，后代有尧天舜日之说，反映出尧舜时期的百姓真是幸福无比。《韶乐》就是歌颂舜德行的乐曲。“尽美”说明它在形式方面是完美的。孔子本人就是音乐专家，所以，这是很高的评价。至于“尽善”，指的是内涵，就是舜对百姓的恩德。他把百姓治理得很好，让老百姓生活幸福。

相形之下，《武乐》就不同了。《武乐》歌颂周武王，在形式上达到了尽美。何以没能“尽善”呢？理由大概有两个：第一，周武王之所以被称为“武”，说明他起来革命，推翻了商纣，创建了周朝。用武力取得政权，总是会有许多人不幸牺牲；第二，武王上台六年就病故了，尽管他有德行，但是不像舜一样有五十多年的时间照顾百姓，所以，百姓对周武王的德行感受不深。统治者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通过教化，让百姓感受到恩泽。周武王病故后，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因为年纪比较小，由武王的弟弟周公辅政。成王成年之后，周公将政权交还给成王。周成王为了感谢他，把他封在鲁国，并允许他有太庙之礼。本来，只有天子才有太庙，但鲁国也有，就是因为周公的功劳。



这说明，周武王在德行方面比舜还是差了一截。所以，孔子才会说，《韶乐》尽美又尽善；《武乐》尽美，却还没有尽善。“尽”表示到顶了。没有尽善不见得不好，只是还没有到最高点而已。

儒家常常使用“尽”字。《孟子》就有一篇叫□尽心□，把内心的要求完全地实现出来，就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了。是向善的。了解自己的本性向善，就可以明白天是要我们行善避恶！《孟子·尽心》把上述思想讲得更加完整，透彻地分析了人性，讨论了人生道路。艺术家有一种说法称为“为艺术而艺术”，从事艺术活动，绝不考虑世俗的功名利禄，也不用考虑道德问题。因为一考虑道德问题，艺术就很狭隘了。比如，唱歌必须唱爱国歌曲，音乐、舞蹈要教忠、教孝，这个晚会就没人参加了，大家还不如去听课呢。所以，艺术有自己独立的世界。不过，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歌曲、舞蹈很美，但是它们不见得有助于教化，甚至有的时候还可能对风俗产生坏的影响。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自然浮现，即便在西方，也有很多人说，艺术应该为道德而存在，道德就是善，艺术就是美，美不能独立存在。如果美是独立的，与道德无关，与社会风俗、人心无关，到最后恐怕会造成反效果。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儒家的观点。

任何事物，只要涉及文化，都与人有关。我们讲到文化时，要记住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和自然不同。比如，在海边捡到贝壳，那一定会说大海孕育了贝壳。如果在海边捡到一个表，肯定不会说，大海产手表。手表是人造的。人造的一切，不会在自然界自然生成；人砍伐树木，做成桌子、椅子，这就是文化。第二，文化表现传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比如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中华文化，就是五千年绵延不绝发展下来的。我们要珍惜文化形成的传统，如果没有传统，我们的祖先究竟如何一路走过来的呢？没有传统，我们到底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去评价人间的价值、善恶是非呢？第三，文化都是要设法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是中心。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最直接、最明显，迺自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就是中间，以“中”为标准，才能分辨东南西北。所以，自称为中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自我肯定的意味。此外，文化是有生命的，它有兴盛衰亡的

发展轨迹。如果想要我们的文化持续兴盛，不陷入衰亡，每一代人都要努力，掌握文化的精华并发扬光大。

很可惜，孔子提到的《韶乐》、《武乐》都没有传下来。我们只能通过想像来体会。但是，孔子在这一章中着力表达的是：美侧重于表现方式；善侧重于对老百姓的恩泽，所以，“善”与“德行”有关。这段话也反映出儒家的文艺观：文艺不可能独立，文艺最终还是要回归人生，那就要记得人性向善。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帮助人性走向善道的才是好的文艺作品。

# 里仁第四

## 【第40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说：“居住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是最理想的，一个人选择住处，而错过了民风淳厚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

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民风淳厚是很理想的；第二，选择何处居住是很重要的。里仁为美的“美”，指值得欣赏。我们选择住家的时候要看看它的社会风气。好的社会风气一方面让生活有安全保障，邻里相处，大家可以守望相助、敦亲睦邻。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孩子能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比较令人放心，古代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孟母三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坟场附近，看到有些人上坟去拜拜，他就跟着去看，甚至还学别人怎么挖坟墓，怎么祭拜，妈妈一看，小孩子三四岁学着别人去祭拜，去哭坟，实在不太适合。于是就搬家到市场旁边。之后，孟子又跟着别人称斤论两，学起买卖。妈妈一看，这么小的孩子称斤论两，和别人谈条件、讲价钱，好像也不太适合。再搬家，第三次搬到一所学校的旁边，小孟子还没有到念书的时候，每天看到比他年长的大哥哥们去念书，就跟着去。在外面看，在外面听，也开始念书了。此时孟母才觉得放心，认为这才是应该选择的地方。孟母非常贤慧，足以为天下母亲的表率，因为她选择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居住。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读好学校，这点可以理解。但是我一向认为孩子太小，让孩子进入好的学校，竞争压力很大。我比较喜欢强调孩子念书有一个渐渐往上的过程。这与我个人的经验有关，我小时候在乡下念书，上的是一般国民学校，绝不是讲究升学率的明星学校，到小学五年级还是光脚上学，和乡下孩子完全一样。中学时代就到大城市附近去念书，这是一所中间程度的学校，我在这个学校创建了自信，因为我功课很好。大学时代，我也没有念最好的学校，

上研究时才念比较好的学校。然后再到美国念书。这一路慢慢往上的求知过程，让我一直充满信心，相信只要用心力争上游就可以把功课念好。自信对很年轻人很重要，太早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去和最好的同学竞争，不见得是好事。

今天做父母的比较重视孩子的成绩，和进好的学校。往往忽略“里仁为美”，浓厚的、善良的风气，在一个风气善良的环境中学习，远比选择成绩竞争激烈的学校，对孩子一生的正向影响深远得多。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不同，有些孩子只会念书，别的事情都不会，会念书固然是一个优点，但是只会念书，人生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缺陷。另外一些孩子，虽然念书不见得很好，但是别的方面，比如德育、体育、美育、群育都非常好，那么他人格的发展就会比较完整。所以儒家谈到对孩子的教育，除了人才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以及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特别重视艺术修养，有好的艺术修养，自然能造就善良浓厚的氛围，配合美好的居处和学习环境。

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专长，全能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所以做长辈的，做父母的，做老师的都要设法欣赏年轻的学生，创造机会让他的专长可以完全发挥。

## 【第41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二章，原文是：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不行仁的人没有办法持久处在困境中，也没有办法长期处在顺境中，行仁者是自然而然走在人生正途上，明智者则是了解人生正途的重要而作此选择。”

这里我们要把“仁”当作动词来用，不仁者与仁者意义的区分，就是不去行仁的人，以及去行仁的人。把“仁”当做动词，才能够分辨一个人行仁或不行仁。不行仁的人不能长久处在困境和顺境里面。不行仁，简单说来就是没有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如果处在困境里面就容易胡作非为，但若处在顺境又容易沉迷于生活享受。所以孔子说得很清楚，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走上正途，或者不走上正途，没有中间的情况。后来孟子引述过孔子的话，他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人生的路只有两条，或是行仁，或是不行仁。用现在的话来说，或是做好人，或是不做好人。如果不做好人，不走在正路上会有什么结果？在困境会放弃原则，在顺境也会放弃原则。就如同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大丈夫。不是大丈夫的人，拥有富贵就淫了。沉溺在富贵里面吃喝玩乐，不长进。贫贱不能移，如果贫贱就改变一个人志向，这人必不是大丈夫，也就是不行仁的人。所以为什么不行仁的人不能长期处在顺境，也不能长期处在困境，因为他无法坚持理想。

我们都知道处在困境不容易，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很辛苦。但是，处在顺境也不容易，许多人在飞黄腾达时，往往不再坚持最初的理想了。在任何环境中能否坚持的关键是行仁，如果不行仁，无论顺逆都无法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果能行仁，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在富贵里面不会被它迷惑，在贫贱的时候也不会失去志向。

“仁者安仁”，我们翻译为：行仁者是自然而然走在人生正途上。《为政篇》读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中曾提到过“安”，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安心、可以安顿。这往往可以看到人内心中最深的愿望。比如我现在决定走上人生正途，决定做好人，那么做好事便很自然，毫不勉强。因为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是我主动愿意去做的。这就是安于行仁。做好事本来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做好事的理由是从外而来的，也许是金钱的诱惑，所以去做好事，也许是外在的压力，因为别人看着我、别人要求我。第二种是由内而发，自己愿意做好事。第一种状况从外在诱因而做好事，做好事往往只是虚应一番，一旦诱因消失，就不做了。第二种状况是由内而发，一旦动心起念，就不会受到外在的干扰，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这才是儒家的思想。所以讲“仁者安仁”，基本上是说行仁的人安于行仁，自然而然就去做好事，因为他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

“知者利仁”，“利”这个字代表有利，“知者”代表聪明的人，了解道理的人。聪明人知道行仁对自己有利。我们都很重视别人的评价，有些人不见得立刻就可以做仁者，立刻就自然而然由内在主动去行善。但是很多人很聪明，知道如果为善、行仁，别人会给予根本上的肯定，因为大家都是人性向善。所以说行仁后得利最多的是自己。举例来说：假设我坐在车上，一个老太太上来，我是仁者的话，我自己愿意让座，完全没有人要求我，这是行仁。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最多做“知者”，老太太上车，我把座位让给她，老太太感谢我，其实我才应该要感谢老太太，因为她给我一个机会肯定自己是一个向善的人，这个更重要。

平常我们与别人来往的时候，都不太谈仁，往往只计较利害关系，这是一般的社会情况。如果一味这样，到最后恐怕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多么可惜。好好的一个社会，就变得复杂纷乱，最后分崩离析了。再比如一个企业家捐款给灾区，他如果真是要行仁的话，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这叫做安仁，仁者安仁，就做自己该做的事，做的时候心里很愉快。换做知者利仁会是什么状况呢？他捐款之后，因为要报销，所以要公布公司捐款的流向，和捐款若干，这对企业的形象也有利，这就是知者利仁。捐款消息一公布，所获得的广告效果

远远超过花钱登广告。很多企业家是很聪明的。他作为企业家，一定会将本求利，精打细算，好不容易赚了钱，却要他安于行仁，完全不要计较得失，这样有点强人所难。他只要能做到很聪明，知道出钱做公益事业，公司的社会形象更好，而且广告的效益更大，有这样思考方向的公司负责人很聪明，我们也赞成这样的聪明。

儒家不只教人做好人、做好事，同时也说明这样做对自己最有利，这一点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因为它可以使你向善的人性不断得到实现的机会，感觉到生命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圆满。当然最高的境界还是要到安仁的阶段，可以完全不在乎任何一切，只为了该做，就做。



## 【第42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三章，原文是：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说：“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

一般人都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朋友好坏先不管，只要是我的朋友我就喜欢，敌人好坏我也不管，只要是我的敌人我就讨厌。只喜欢朋友而讨厌敌人，而忘记了应该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这章说明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不管这个好人坏人是朋友或是敌人。这相当困难，会被批评为不近人情。

一般人会因为是朋友，所以不论好坏一味包涵；因为是敌人，所以不论好坏尽情打击。这样是不分是非，敌人虽然是对手，但也有好人，孔子说这些话，可供我们深思。苏格拉底说过：坏人没有朋友。坏人为什么没有朋友呢？黑道上大家相互称兄道弟，彼此讲究义气，坏人怎么会没有朋友呢？原来苏格拉底认为“朋友”这两个字一定要以“道义”为主，坏人本身既不讲道义，当然没有朋友。美国很多黑社会老大，最后都是因为内讧进了监狱。这就是苏格拉底说的“坏人没有朋友”的意思。

但是人是会变的，好人可能因为堕落变成坏人，坏人也可以因为改过而成为好人。所以人的生命充满着动态的力量，人们无时无刻不面对选择，选择错了要立刻改善。儒家并非主张人性本善，因为儒家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挑战，都是考验。所以只有仁者可以做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不管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一样。

《论语·里仁第四》第四章，原文也是很短。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

说到“立志”，在《论语》里面出现过三种“立志”。第一是志于学。第二就是本章所说的志于仁，立志于行仁。第三是志于道，立志于求道。三个志，它的对象内容大同小异。所学的是什么？学做人处世的道理。

“仁”是什么？“仁”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学生每一次问“仁”，孔子的答案都不同，我们也很难说明它的具体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仁”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正路。学生问仁的时候，孔子的回答都不同。他因材施教，按照每一个学生的情况，给他一个行仁的方法。

学生司马牛问老师什么是仁？孔子就说：“仁者其言也讱。”讱的意思是说话慢吞吞，这也算是行仁吗？我们都以为行仁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像孔子回答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那样冠冕堂皇。结果他回答司马牛“说话慢一点就是你的人生正路”，说明了“仁”这个德行的实践是因人而异的。

立志行仁，就是立志走上个人的人生正路，那么绝对不会做坏事。

《易经》第一卦乾卦有文言传，其中说到“闲邪存其诚”，意思是说，要防范邪恶以保存内心的真诚。这话说得好，人只要真诚，就会跟邪恶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人性向善。立志行仁，真诚由内而发，走上人生的正路，跟邪恶势不两立，绝不做坏事。只有这种行仁的人，才能够作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

儒家思想谈到“仁”时，一再强调人性向善，“仁”就是由真诚引发力量，力量代表“向”，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做该做的事，该做的事便是“善”。虽然这个向善的过程还需要教育来引导，但是内心里面引发的力量才是关键。若没有内在的力量，行善永远都是被动的。仁者安仁，只要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就自然而然安心地去做该做的事，这才是儒家的理想。只问是非，只问善恶，这样的人行仁才能真正达到没有私心的要求，称为无私。

## 【第43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五章，这一章内容较长：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富有与尊贵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他是不会接受的。贫穷与卑微，是每一个人都讨厌的；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他是不会逃避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人生正途，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人生的正途，在匆忙急迫的时候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的时候也坚持如此。”

这段话非常深刻。每一个人都想要富贵，每一个人都不要贫贱。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正当的途径把富贵加在君子身上，君子不会接受。但是面对贫贱就不同了，如果不依正当途径把贫贱加在君子身上，比如该当官不给官位，该赚钱不给机会，因这样的状况而陷入贫贱，君子是不会拒绝、逃避的。

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都是不依正当的途径，君子不要富贵，却能接受贫贱呢？照一般人的理解，只要不依正当途径，给我富贵我不要，给我贫贱我也不要。但是儒家不这样想，这值得我们思考：富贵与贫贱究竟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知道，富贵对人来说具有诱惑，很容易因为富贵而忘记了根本，得意忘形。一个人有了富贵之后，便容易忘记他年轻时的理想。所以孔子对于富贵，有相当程度的戒心。至于贫贱，自然也不好受，贫贱夫妻百事哀，要一个贫贱的人坚持理想，也不容易。儒家认为，一个人在贫贱中，外面没有任何依靠，反而比较容易收敛自己，回归内心去思考人生应该何去何从。所以通常我们讲到富贵与贫贱这两种极端的时候，会发现凡是有见解的哲学家与宗教家都有他特殊的看法。比如，释迦牟尼本来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拥有荣华富贵。但他为什么要出家去追求贫贱的生活呢？因为他要修练，他要修道，最后他也确实放弃了一切，修成正果，在菩提树

下悟道。这是佛教的一个很好的启示。再看基督教，耶稣也认为，一个人如果拥有富贵，麻烦可大了，他说：“有钱人进天国，好像骆驼穿针孔一样。”对此有两个解释，一个说骆驼其实应该是骆驼毛。骆驼毛要穿针孔不容易，骆驼毛很粗。第二个解释，说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针孔门。第二种解释我个人觉得还满合理的。针孔门，很小，骆驼要钻过需要先练成缩骨功，那是太难了。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钱人、富贵者沉迷于富贵，不易进行心灵上的修养。所以佛教和基督教对于富贵都有戒心，因为它会让人沉迷其中。

相反的，对于贫贱，他们反而觉得不见得不是好事。因为贫贱会让人收敛自己，知道在世界上我们都是过客而不是归人。人在世间是短暂的一生，所以要把握的不是外在的成就，也不是富贵，而是内在的修练，修养自己的心灵。所以宗教界对于贫贱显然是抱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因为它会让人往内在去发展、去修练，去往上提升。

孔子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当处在贫贱中时，反而可以修练自己。孔子评价颜渊，“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虽然贫穷，但非常快乐，有钱人都没他那么快乐。我们透过这段话便能知道儒家的思想。比起宗教，儒家有同样的境界，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的哲学有宗教的高度，也包含了宗教的情操。

接着后半段说，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字，离开了人生正途，凭什么来成就他的名声呢？“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句话相当重要，因为孔子说过一句话，君子最讨厌的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留下好名声。要靠什么出名，这句话就是答案，“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离开了“仁”，凭什么出名？一个君子靠有钱出名、靠做官出名，都不够，要靠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出名，这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君子离开人生的正途而成就名声，是不可能的。

我们学儒家一定要记得，它绝不是只告诉我们要积极入世，要努力做官服务人群，那些只是方法或手段。活在上，真正要做的是走在人生正路上。

最后一句话，真是精彩。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人生正途，并且“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匆忙急迫的时候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的时候也坚持如此，都不能够偏离人生的正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检验出来你是否真正有行仁的决心，有行仁的理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而君子对此的不同态度，正好显出儒家思想的最主要特色。

## 【第44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我不曾见过爱好完美人格者，与厌恶不完美人格者。一个人爱好完美的人格，已经达到最好的极限了。厌恶不完美的人格，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办法，是不使偏邪的行为出现在自己身上。有没有人会在某一段时间致力于培养完美人格的呢？真要这么做，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或许真有力量不够的，只是我未曾见过罢了。”

这段话说得相当伤感。因为他多次提到“我没有见过”。孔子没见过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爱好完美人格的人。这里把“仁”这个字翻译成为“完美的人格”。我们以前谈过，孔子的“仁”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是人之性；第二是人之道；第三是人之成。所以仁义的“仁”这个字，就是我们的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比较完整。第一，“人之性”，只要真诚，就会发现自己向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要行善避恶。第二，“人之道”，就是人生的正路何在，在于择善固执。第三，“人之成”，人的完成在止于至善。

在这一章里面讲的“仁”是完美的人格，表示人的完成。所以孔子才会说没有见过爱好完美人格的，也没有见过厌恶不完美人格的。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孔子有点悲观。他接着就说了，好仁者，无以尚之，一个人爱好完美人格，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人生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完美的人格，只要爱好完美的人格，这一生不会做坏事，一定努力向上。他也没有见过厌恶不完美人格的。这一种当然是比第一种差了。第一种是主动积极地爱好完美的人格。第二种是讨厌那种不完美的人格，不使偏邪的行为出现在自己身上。

孔子教学生一向是两种策略。第一种是消极的，不要做坏事。第二种是积极的，要去做好事。人的学习要使自我从消极到积极。西方的教育也相同，做一件事情，消极的就是指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或者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消极带有否定的意思。积极就是正面的，就是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去做什么。孔子在这里，他先说积极，爱好完美的人格，再说消极，厌恶不完美的人格。可惜这两种人孔子都说没见过，常人对于完美的人格不太在乎，只求自己生活的方便，往往做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算了。孔子认为这样不够好，真正要做到好，应该往上走，没有第二条路。他接着说，有谁能够在任何一段时间致力于追求培养完美的人格？如果真要这么做，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一日代表很短的时间，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面，他只要立志培养完美的人格，孔子会说：我没有见过谁力量不够的。这就是儒家给人们的信心。

我经常强调，春天的时候要读《论语》，因为春天是个适合立志的季节。读《论语》就会发现，人生充满希望，孔子认为没有谁力量不够。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走上人生的正路，绝不会力量不够，就看自己愿不愿意选择这条路而已。

所以我们学儒家思想就要知道，为什么孔子苦口婆心，一直要我们努力往上走呢？因为人性向善，我们都身不由己，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声音，在要求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追求的当然不是外在的成就，外在的成就也并非想要就有，但是内心的成长要求，人只要肯去做，一定会有成果。这样做会快乐吗？颜渊为什么快乐？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这样做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没有见到谁喜欢美德像喜欢美色一样。这是多大的遗憾。他说“如果有人想立志行仁，我没有见到谁力量不够，或许有这种人吧，只是我还没有见过呀。”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应该从这句话得知，孔子对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期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人性。这一章谈到“好仁者，恶不仁者”，要理解“仁”是完美的人格，才能讲得通畅，讲得较清楚。

## 【第45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们所犯的过错，各由其本身的性格类别而来，因此察看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的人生正途何在！”

这段话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每一个人都难免犯错。比较温和的人所犯的过失就可能偏向懦弱这一面；有些人个性比较刚强，所犯的过失，恐怕就显得比较莽撞。所以，有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过失，这是很难避免的。在《论语》里面，孔子也多次承认自己有过失，当别人发现他的过失，孔子非常高兴，他说：我很幸运，只要有过失，别人都会发现，也会告诉我。他后来学习《易经》，表示如果再过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专心研究《易经》，将来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这表明小的过失还是很难避免。这就是实际的人生，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人不能走向完美。

古希腊有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一般被称作中庸之道。我们会觉得很好奇，中庸不是我们儒家的特色吗？其实西方也是一样，亚里斯多德很强调修养，他解释“中庸”的意义；比如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勇敢，那么先把两种不好的极端找出来，一边是懦弱，一边是鲁莽。在懦弱跟鲁莽之间，寻找一个往上提升的空间，这便称为中庸。中庸绝不是站在中间停止不前，而是站在中间，但往上提升，取双方的优点，在西方也有这样的见解。

这段话另一方面的意思是，孔子认为人们所犯的错误都因其本身的性格类别而来，“党”这个字，在古代指的是一种类别。在各种心理学的研究里面，都把人分成偏向感觉或感性，偏向理智或理性等类型。过度感性的人，遇事容易冲动，很难做冷静的思考；优点是热情，相处起来很温暖。如果偏重理性，对任何事情都很冷静客观，善于分析，



但是有时候便缺乏行动的力量。所以性格的类别，各有不同。犯的过失，也各有不同。

怎么办呢？不要担心，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看到一个人的过失，就知道他的人生正途应该往哪里走。做老师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有过失，不要担心，从孩子的过失中我们能了解这个孩子应该往哪里发展。最怕的是看不到过失，如果一个孩子的表现让人看不到任何过失，便很难给予指导。孩子有时候刻意让自己的过失不显出来，老师和父母反而无从教起。孔子教学最有名的例子，是他教两个学生，子路和冉有。他们两个人，都问同一个问题：听到该做的事，要不要立刻做呢？子路个性勇敢向前，所以孔子对他说：不行，有父兄在，做任何事都要先商量请教，不要那么冲动。冉有个性比较软弱，所以孔子建议立刻去做。因为冉有谨慎有余而动力不足，比较退缩保守。这说明确每一个学生都有过错，但是只要知道他的过错，就知道他应该在哪一方面下工夫。其实，一个人最难的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错。在孔子的学生里面，颜渊是最好的代表。孔子用六个字来评价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不贰过，就是不犯同样的过失，一旦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下一次绝不再犯，这非常不容易。一旦发现自己有问题，立刻调整自己的性格。很多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可以改吗？“性格”，可以分为性向与风格。性向很难改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向，有些人喜欢自然科学，有人喜欢社会科学，这种性向有时候是天生的。而风格则不同，西方学者怀德海说：教育就是风格的培养。因为你受过教育，知道该怎么样做人处事，你有什么原则要坚持，于是就形成了你特殊的风格。我们到现在还在说，某某人做领袖，他有他的领导风格。个人要创建什么样的风格，这一生要怎么发展，要明知自己的优点，也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如果能够针对自己的缺点加以改善，优点就可以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 【第46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早晨听懂了人生理想，就算当晚要死也无妨”。

这简单的七个字，含义很深刻。因为它第一个谈到“道”，第二个谈到死亡，像孔子这样的伟大的哲人，对于死亡，肯定有特别的观点。孔子把道与死连在一起，确实是一种特别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注意。

宋代学者朱熹教学生学《论语》，一边教学，一边讨论。有学生问：老师，孔子说早上听懂了道，晚上要死也无妨。这好像不太对吧？因为听懂了道，应该加以实践，设法改善我自己。比如说多活个半年，半年之内加以实践和改善，这不是更好吗？朱熹就说，确实应该如此，你不要那么急，早上听懂了，还没实践和改善，怎么可以匆匆地就离开呢？朱熹和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把握到一个重点。怎么理解孔子说的朝与夕？下面我用宗教教主的观点来做说明。

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钉了一个强盗，右边也钉了一个强盗。这两个强盗，是当时有名的通缉要犯，而耶稣，是一位善良的人。左边的强盗，就故意拿耶稣开玩笑。他说，我们既然一起被钉死，算是有一点情份，你如果是上帝，那能不能显一个奇迹，让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十字架上下来，好好作一番事业，这话有些讽刺的意味。右边的强盗良心发现了，他对左边的强盗说，我们两个人一辈子做坏事做多了，今天有这个结果是可以料到的，但是耶稣肯定是冤枉的。于是右边那强盗就对耶稣说，如果你是上帝的话，能不能让我得救呢？耶稣回答他：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升天堂。当我小时候念到这个故事，觉得很惊讶，这个坏人钉在十字架上，完全没有做任何好事，他只是在死前悔悟，有了一点忏悔。耶稣竟然对他说：今天晚上就升天堂。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一样的境界吗？这就说明在人生的修养过程里面，做几件好事是“量”的问题，

但是心转向正确的方向，转向光明，那是一个“质”的问题，质的问题显然更重要。佛教其实有一句很通俗的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体现了这个意思，放下屠刀，还没有做什么好事，为什么立地就成佛？这表示一旦觉悟，生命就转向光明了。所以我们常常强调，行善时，重要的是内心要转向光明，不要计较做了几件好事，谁做得多。行善的数量多，并不代表功德就一定超过别人。许多人不能正确理解孔子这句话的含义，人生的关键在于能够转向正确的方向，一旦转向正确的方向，做起该做的事来，就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在，也非常的主动，生命本身并不在乎做几件好事，而在于只要转向善，整个生命在质方面将完全改变，与过去判若二人。

世界各大宗教都有类似的观点，意即不管这一生如何，只要发现自己有错，就要找到正路，立刻悔改与改善。一旦找到正路，所有的过失很快就可以化解，仿佛立即感到自己的生命充满力量由内而发，遇到该做的事，当仁不让于师。连对老师也不要客气，该做的事，立刻就做，因为在一个行善的人心中，没有什么老师、学生的问题，我该做的，就去做，能做到，人格就往上提升了。

## 【第47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九章，原文是：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追求人生理想，却以简陋的衣服与粗糙的食物为可耻，那就不值得与他谈论什么道理了。”

我们一再强调，谈到孔子的志向，要注意到他有三个方向。第一，志于学：一辈子要好好学习。第二，志于仁：志于行仁，仁是个人的人生正路。第三，要志于道：道是指人类普遍的正道。

本章要谈的是志于道。读书人如果立志于学道行道，就不应该因为吃不好，穿不好，而觉得可耻。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值得跟他谈论人生的理想了。一般而言，“道”有两个意思，一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第二是人类共同的正路，人人都应该走在上面。儒家的思想所掌握的是第二点，意即一个念书人如果立志于求道与学道，那么他心思应该专注于内在，致力于自我的成长，而不要专注于外在，专注于外在的话，就很容易被富贵荣华所眩惑。

古时候也有类似的故事。管宁、华歆两个人是朋友，年轻的时候一起耕田、一起念书，有一次，在耕田时挖到一块黄金，管宁根本看都不看，继续耕种。华歆却把黄金捡起来看了一下，再把它丢掉。为了这事，管宁与华歆差点绝交。因为管宁耕田种菜，过清苦的生活是要念书，是为了懂得书中的道理，将来好出来服务百姓。华歆显然对黄金、对钱财有些兴趣，此二人道不同，你华歆可以去赚你的钱，赚钱不是坏事。但是，我管宁的志向是念书。道不同不相为谋，“道”是中性的，就好像人生有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表明人生的路不同。如果路不同的话，还要一起商量吗？

有时候学习儒家会有压力，因为儒家的思想，一方面给人很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又很少人真正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所以学习儒

家，只感觉到压力，而不太容易发现他的快乐。颜渊能够感受到快乐。他那么穷困，但是却特别快乐。为什么呢？北宋学者周敦颐教学生时，常常喜欢问“寻孔颜乐处”，孔子跟颜回，为什么快乐。孔子和颜渊，都很穷。但是他们都很快乐，难道他们喜欢穷困的生活吗？不是的，没有人会喜欢穷困的生活。孔子也说过：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贫贱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快乐，这就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孔子不反对富贵，也不特别排斥贫贱，如果走在正路上而得到富贵，其实这是好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儒家排斥富贵，孔子也说：天下上轨道的时候，如果你贫贱，这是很可耻的。因为既然天下上轨道，人才必然能被社会所用，好好发挥，自然有富贵。相反的，天下不上轨道的时候，如果你富贵，这是很可耻的，因为富贵一定是非法得来的。

《论语》书中所载往往都有其背景，在什么情况下，孔子发表这样的意见。而学生记录的时候，并没有把背景写下来，所以我们学《论语》，如果不了解背景，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论语》，仔细讲解每一句话，就是设法把它可能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梳理，这样才能理解孔子的用心与苦心。

## 【第48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十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说：“君子立身处世于天下，无所排拒，也无所贪慕，完全与道义并肩而行。”

这段话是孔子提醒他的学生们，到任何地方，如果你是个君子的话，就要记得，第一，无适也。“适”，在古代可以用作“敌”，就是对抗、排斥。第二，无莫也，“莫”这个字音和字义同“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跟别人来往，没有要排拒什么，也没有要贪慕什么，完全与道义并肩而行。

“义”这个字，我们进一步说明。孟子就特别提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为什么这样说？大人是德行完备的人，说话不必守信，做事不必有结果，这还得了？儒家不是讲信用吗？说话怎么可以不守信？这里就要思考了。从前答应的事，时间到了，我应该要做到，这是守信。但是不要忘记，从答应到现在，已有段时间差，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我经常举的例子，虽然不见得适用，但很容易理解。比如，我上个月买一把猎枪，我的好朋友下个月要去打猎，跟我借猎枪，朋友之间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时间到了，借不借，我就要考虑了，因为一个月之内，他正好患了忧郁症，有自杀的倾向，请问这个时候我还借吗？我如果说为了自己守信，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不管情况如何都要把枪借他，他如果拿枪来自杀，谁负责呢？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孟子为什么这样说了。守信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但是从答应到做到之间有时间差，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不能不考虑，如果只拘泥于守信，说到做到，恐怕反而造成可怕的后果。这确实是很好的观点，提醒我们，真实的人生远比我们在书本上所看的更复杂，更困难。至于如何理解“做事不必有结果”，比如我答应帮你盖一栋房子，还没盖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房子你要用来贩卖毒品，如果继续

盖，不是反而帮你做坏事吗？如果你怪我做事怎么没有结果，我就用孟子的话来回答，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因为你所做  
的事，你让我帮的忙，不合乎道义。

有时学儒家的思想，要把握一个简单的原则，也就是“守经达权”。经指常，是原则，要守住，要坚持。但是当你应用的时候，就要达权，权就是变化，你就要根据变化的情况来调整，否则你光是坚持原则，到最后变成完全不能变通了，反而容易被别人利用。复杂的问题，就要随时看情况而定，以前每一次这样做都对，并不代表你今天这样做还是对的，你对每一个人这样做都对，不见得你对这一个人这样做也是对的。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真实人生，确实非常复杂，所以孔子才会说无适也，无莫也，无所排拒，也无所贪慕。一切都要看道义，与道义并肩而行，义之与比。

## 【第49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这两章较短，材料内容相近，位置又接近，我们就放在一起介绍。第十一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这里又出现了君子和小人的对比。

孔子说：“君子关心的是德行，小人关心的是产业；君子关心的是规范，小人关心的是利润。”

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他所反省的这几件事是：我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忠，有没有尽心尽力；我交朋友有没有守信用；我要教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去实践；都是德行方面的事情。曾参反省忠、信、习，这就是君子的表现。而小人关注什么呢？小人就是虽然身体长成大人的样子，心态还是小孩子，他只注意到产业。所以，他看到产业越来越多就很高兴。

“君子怀刑”，就是说君子所关心的是典型，也就是规范，要创建一个规范让大家来学习。君子在乎一个社会有稳定的规范。那么小人所在乎的是什么呢？利润，我做一件事有什么好处，利益如何。我举个例子，假设我开一家小店，店上挂四个字：童叟无欺。那么我有两种考虑。第一种考虑，童叟无欺是一种很好的商业策略，因为我童叟无欺，对老人对小孩都一样的价钱，名声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来光顾，生意越来越好，所以童叟无欺，是一个策略、一个手段，目的还是后面的利润。如果有一天我发现童叟无欺无效，生意没有更好，那我就不一定坚持原则了。另外一种情况是我认定做生意本来就应该童叟无欺，而毫不考虑是否带来更多的利润。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会尊敬第二种人，因为他比较高尚，把坚持童叟无欺，坚持诚信当作原则来遵守，并没有考虑实际的利润，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君子，他所关心的是德行，所关心的是规范。



儒家考虑的不是一时的利害关系，而是长期与人内在生命有关的理想和原则。外表所有的一切，包括所谓的功名富贵、成败得失，如果一定要计较的话，计较不完。不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只要把握住这个内在的原则：一件事情，要不要做，不要考虑利害，只问自己该不该做。“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汉朝学者董仲舒很喜欢说的话。我只问我该不该做，正其谊(宜)，“宜”就是义，一件事情，在正道上，将它掌握住，并加以发挥，而不要看它的成效，“功”代表成效、成果。这是很好的理想，但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话，就会调整一下，改为“正其宜亦谋其利，明其道亦计其功”。我做我该做的事，也要同时考虑它的利润，最好是我做我该做的，又有合理的收获，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既走上人生的正路，又有很好的效果出来，不是两全其美吗？但是，人生有时候不见得那么理想，当两者不能并存的时候，还是要有所选择。

孔子这段话是说，君子与小人对比，你要怎么选择，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

接着看第十二章，很短：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说：“做人处事全以利益来考量，就会招致许多怨恨。”

“怨”字在《论语》里出现二十次之多，我们发现孔子对人的情绪反应非常关心。人常常抱怨，有时候是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好，有时候是别人抱怨我对他不好。所以怨成了双向，别人抱怨我，我抱怨别人。最后自然怨声载道。孔子因此提醒我们一个原则，“放于利而行，多怨。”“放”代表“依”，全部都依这个为原则，叫做放。和别人来往，完全看利益，看利害关系，而不讲道义的话，很容易引起怨恨。有时候在商言商，坚持利益，无可厚非。但是有的事情涉及道义，比如帮助一些需要的人，或者为社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那就不用计较利害的问题了。只要有能力，该做的，行有余力，就去做。否则，人的世界将非常无趣，每个人都拿个算盘，到处计较，便一点儿都不可爱了。

## 【第50讲】

《论语·里仁第四》的第十五章，这一章特别重要，原文是：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参，我的人生观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的。”曾子说：“的确如此。”孔子出去后，别的学生就问曾子：“老师所指的是什么？”曾子说：“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

这段话，一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二千多年以来，中国的念书人，只要一谈到孔子的“一贯之道”，大概都以这句话作为标准答案。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个原因是，曾参比孔子小了四十六岁，年龄差距很大。所以这段话如果是在孔子六十几到七十岁之间所说的话，曾参还在二十岁左右，他能够明白孔子的一贯之道吗？我有这种疑问，绝不是对古人有所不敬，而是因为孔子的另外一位学生子贡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是个高材生，列名在言语科，是非常好的学生。而子贡就曾经对老师不了解，而被老师直接点醒过。子贡以为老师是“多学而识之”，广泛学习各种知识，然后把它记下来的。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表明子贡没有了解老师的一贯之道。所以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曾参实在太年轻了。第二个理由，孔子说过“参也鲁”。就是曾参资质比较鲁钝。曾参一方面年纪比孔子差了一大截，另一方面，他特别鲁钝，请问他凭什么去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这是非常合理的质疑。孔子在《宪问第十四》公开说：没有人了解我。这可以说是证据，如果曾参讲的是标准答案，孔子后来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我。事实上，孔子为什么主动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因为前面子贡曾经被老师点醒过这个问题，可是子贡没有接着问，何谓也？所以孔子没有发挥他的一贯之道。可惜这一章被排到后面去了。

有关子贡那一段，出现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而我们这边所看到是《里仁第四》，所以大家可以先去了解后面那一段，孔子被子贡所误

会，心里面一定觉得有点可惜。所以他要在上课的时候找机会说明他的一贯之道。为什么选曾参？可能因为曾参年纪特别轻，并且比较鲁钝，他肯定会问老师“何谓也”？但是结果并非预期，教学失败了。他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他本来希望曾参问“何谓也”，结果曾参说“唯”，“唯”就是“的确如此”，孔子的反应也相当激烈，立刻离开教室。“子出”，老师离开教室，曾参的自作聪明，又一次让孔子失望了。同学们听到曾参回答“唯”，立刻围过来，说“何谓也”。“何谓也”三个字，本来应该是曾参请教孔子的，现在变成同学们请教曾参这个学弟，曾参一看学长们都很严肃，因为大家都听说过子贡被老师教训的那一件事。子贡在同学们里面地位是很高的，曾参大概是年纪轻，有点慌了，他说老师的道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忠恕而已矣”，后面三个字露出了马脚，老师这么严肃看待的道，曾参却说或是“而已矣”，好像是没什么特别的。

孔子明明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却说是“忠恕”两个字，那怎么一以贯之？后代的学者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把忠恕说成是我跟别人之间的互动。孔子的道，难道只是人我之间的互动吗？还记得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他的道，绝不是只有讲人我之间怎么相处的。他还谈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何在的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杀身成仁的问题，所以孔子的道不是那么单纯的忠恕而已。

但是我们对于曾参，也要有所肯定，他年轻的时候，尽管是有些鲁钝，但是他非常好学，他的学问到了晚年的时候，的确有了更好的体会，在《泰伯第八》，曾参说了一段话，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句话就说对了，把行仁当作自己的责任，然后到死为止，这表明他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而不再是忠恕两个字。事实上我们读《论语》也清楚地发现，如果要问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什么，什么观念可以把孔子的整个思想，整个的人生观综合起来的，那当然是仁：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如此一来，孔子的学说对于人生都有完整的说明，后世学习者也知道人生应该何去何从。

随着曾参的成长和进步，他在年纪稍长后，特别说：把行仁当作自己的责任，这责任不是很重吗？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路不是很远吗？这是对的，是标准答案。忠恕是曾参的心得，曾参可以有个人的心得，但是他的心得并不等于孔子所认定的一贯之道，这两者必须要分辨。

## 【第51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十七章，原文是：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看见德行卓越的人，就要想怎么样努力像他一样，看见德行亏损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是否也犯同样的毛病。”

“贤”指杰出，它有三种用法。第一，在德行上，是贤良；第二，在能力上，是贤能；第三，以明智论，就是贤明。有时候可以特别指某一方面，比如孔子提到颜回，说“贤哉，回也”，指的当然是德行。所谓的见贤思齐，就是看到别人在德行上、能力上、智慧上超过我们，我们就要想怎么样去像他一样。这一来，就等于是取法乎上，到处向别人学习了。见不贤，如果看到有些人德行有亏，或者他太不杰出了，就要提醒自己，是否也犯过同样的毛病。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别人的毛病，而忘记去反省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毛病，或者另外有别的毛病，而别人不见得会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提到学思并重，学习的时候要思考。但是不只是学习的时候要思考，在任何时候，都要思考，讲思考有时候太沉重，可以当作一种主体的自觉，经常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对照。宋朝一个学者讲到学习，做了很好的比喻。他说：像猫抓老鼠，竖起耳朵，全神贯注，注意看老鼠在哪里，怎么去抓它。我们在修练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把一颗心放在手上，随时提高警觉，看到别人表现好的时候，就要问：他为什么做得到，我做不到？或者说，看到他做得不好，那就要小心，不要与他相同，要有高度的警觉。

提到“思”，大家很容易会联想到西方哲学家笛卡儿，他说：“我思，故我在”。有些人认为这句话好像讲错了，应该是：“我在，故我思”。我活着，我在人世，我才能思考。其实很多人活着，但不一定在思考。相反的，当人思考的时候，“在”就在思考里面得到验证。比如我现在

正在思考，那么我到底在不在呢？如果我不在的话，是谁在思考呢？西方哲学，非常强调主体的自觉。笛卡儿这个话，可以再往前推到古代的罗马时代，罗马时代初期，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奥古斯丁，有一次他思考：我到底存在吗？浮生若梦，我以为我存在，而我可能受骗了。但是如果我以为自己存在是受骗的话，我必须存在，我才能受骗。所以他说：我受骗，所以我存在。这是最早的说法。笛卡儿受他的启发，才说“我思，故我在”。当你说“我在思考”的时候，你不可能否认你的存在。因为这个思，正好证明你的生命是一个主体，有它主体的存在价值。

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和本章也有同样的意思，都说明人与人相处时，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曾参说要以文会友，然后以友辅仁。这话说得极是，我们怎么交朋友？“文”包括文化、文学、文艺，人在学习以后，所获得的某些能力，或者心得，用来与朋友分享。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帮助，走上人生的正路。孔子过世以后，有人就问子贡说：你们老师究竟向谁学习呢？子贡回答：文王、武王，他们的道散在民间，到处都有，只不过你没有注意而已；我们老师，到处向别人学习，他没有固定的老师。子贡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孔子，说明孔子从十五岁立志求学，确实是到处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当他的老师。但重要的是，孔子可以集大成，把每一个人的优点全部学过来，并在自己身上加以实践。

## 【第52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十八章，这一章所讲的是孝顺的问题。原文是：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孔子说：“服侍父母时，发现父母有什么过错，要委婉地劝阻，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接受，仍然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

这章的内容提醒我们，父母也是人，也可能犯错。例如：舜的父亲帮助弟弟谋害他，舜该怎么办？他当然希望父亲不要这么做。但即使发现父亲的过错，舜也只能逆来顺受。所以用舜做例子，孔子的话是讲得通的。要委婉地劝阻父母亲做不该做的事。因为父母也是人，他在认知上可能有偏差，在欲望上也恐怕会有过度的地方。如果委婉劝阻了，却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父母接受，这时候不能吵架，更不能翻脸，仍然要恭敬地不要触犯他们。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这是儒家孝亲的立场。真正的儒家，是讲道理的。所以在《孝经》里面，就特别强调子女要勇敢地指出父母的缺点，但是态度要非常委婉，有这样的子女，父母才会欢喜。《孝经》里说，国君如果没有忠臣为他提出好的意见，那这个国君，一定会觉得很遗憾。同样的，孝子也是一样，孝顺的子女，一定是希望父母亲做到最好。父母亲有问题，我们要委婉地劝阻，万一父母不接受的话，我依然不去触犯父母亲，只在内心为父母担忧，但是不去抱怨，自己努力修德行善，替父母补救过错吧。这才是儒家正确的观念。

谈到孝顺，孟子也特别提到，如果父母将要犯错，做子女的明知而没有加以劝阻，等于是陷父母于不义，让别人批评嘲笑他们，这就是不孝。做父母的被子女劝说应该高兴，原来我的孩子不是只有偏向父母亲，不是只重情感，也能够做理性的判断。因为父母亲改善了行为，才会变得越来越完美，这才是儒家的思想。一家人在一起，也要互相鼓励，走向完美。学儒家就要把握大原则，看见父母有过失，首先是委婉地劝阻，态度一定要非常和缓，非常适当；接着，父母不听的

话，你内心很忧愁，但不要去抱怨，能做到这几点的话，就不错了。然后用自己的行善，让父母亲的过错可以得到弥补，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 【第53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十九章以及第二十一章，都是谈有关孝顺的。第十九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它的意思很清楚。

孔子说：“父母在世时，子女不出远门，如果出远门，就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我们都知道古代是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平常不太远离家乡的，远离家乡多半是去念书，或者做官。也有去游历，或者游玩的。在这些情况下要出门，如果父母还在世，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不要出远门。若非要远游，一定要让父母知道你的去处，以便随时可以联系。

我们读到孔子讲孝顺，会特别感动。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十七岁的时候母亲也过世了。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还能够去体会父母亲对孩子的心情，劝告子女要体谅父母亲，不要让父母操心。所以特别令人感动。如今每一个人都有手机，通讯非常便利，所以一个孩子到任何地方去，随时可以打手机，通简讯，让父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父母亲内心才会踏实。

《论语·里仁第四》的第二十一章，也是跟孝顺有关的。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做子女的不能不记得，一方面为他们得享高寿而欢喜，另一方面，为他们日渐老迈而忧虑。”

做子女的，要记得父母的生日，生日的时候，别忘记给父母祝贺。一方面替父母的高寿高兴，另一方面也替他们慢慢衰老的身体担心，所

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跟惧连在一起，这是做子女的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孔子这段话，反映出来的是人类普遍的经验，是人类普遍的需要。我们为什么觉得孔子了不起呢？因为他讲的都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他可以超越个人特定的遭遇，去看待人类普遍的状况，这就是伟大的哲学家。学儒家思想，常常感受到生命有一种普遍性。你只要是人，都有一样的心态，一样的要求，要求走向完美。父母子女是最深的关系，在儒家的五伦里面，是最根本的一种关系，任何人都不能够避开这种关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孔子有很多很好的建议，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多多思考。

## 【第54讲】

《论语·里仁第四》的第二十三章，这章很短，原文是：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孔子说：“因为自我约束，而在做人处事上有什么失误，那是很少有的。”

在《孟子》里面，提到一段故事，弈秋教人下围棋。他教两个学生，第一个学生专心致志，另外一个学生三心二意，心不在焉，一面学下棋，一面想有只天鹅快飞来了，要拿弓箭去射天鹅。不用问，最后学成的肯定是专心的学生，因为他能够约束自己。年轻的时候，欲望太多，这个想做，那个也想碰，到最后恐怕浪费了时间。孔子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那是很少见的。“鲜”这个字又出现了，前面学过“巧言令色，鲜矣仁”，“鲜”就是很少。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字可以作为座右铭？“约”就可以，约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现代人学儒家要注意什么呢？我把它归纳为四点，第一，对自己要约；第二，对别人要恕，恕代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对物质要俭，要节俭，不要浪费；第四，对神明要敬，神明包括鬼神、祖先在内。而第一点提到的“约”，就来自于本章，能够约束自己才能集中力量，针对一个目标去奋斗；能够约束自己，也才能做到第三点，对物质节俭。所以约这个字有太多含义。好像我们的生命就由此集中起来，有一个重心，有一个核心。这样的人，会发现自己很有力量。

有时候我们把人生比喻为去打猎，这时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是用霰弹。霰弹一打出去，打中了好几只小鸟，好几只兔子，这种猎物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第二种选择是用威力很强的达姆弹，这种子弹可以打死一头熊，打死一只狮子，请问你选哪一个？霰弹代表兴趣太广泛了，不能收敛。达姆弹，威力很强，因收敛，约束，就好像放大镜有个焦点，发出来的力量就很强。人只能活一次，要怎么安排？以约失

之者，鲜矣。约，能够约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 【第55讲】

《论语·里仁第四》的第二十五章，这一章很短，原文是：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说：“德行是不会孤单的，它必定得到人们的亲近与支持。”

短短的六个字，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有好的德行，一定有邻居。邻居一定会支持他，接近他。“德”，在《论语》里面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指一般的社会风气。像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民德”就是民间的社会风气，“厚”就是淳厚，这个德是中性的，代表风气。另一种用法，“德”指德行，跟获得的“得”，有相通的意思。一个人的德行，是他长期的修练，长期的行善所获得的，所以德行的“德”就是获得的“得”。你要长期地努力，才会获得这样一种品质。

所以儒家讲到“德”的时候，它不是单单要求做好事，而是要长期不断地做好事，并且有了心得。有了心得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基本观念，都向正确的方向慢慢调整了。所以说“德不孤”是因为长期不断地实践德行的要求，而不是做一件好事就算了，你需要长期，需要有心得。“必有邻”的“必”，指一定有。为什么在长期实践德行后，有了善行芳表，就一定会有支持者呢？答案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因为人性向善。当我们真诚的把向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表现出来后，由于人性向善，所以很自然的会得到别人的支持和理解。孟子说得更直接：“可欲之谓善”，我内心觉得很好的行为，那就是善的行为。比如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过马路，有几个年轻人扶着她。我觉得很好，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与他们也没有利害关系，但是我看到年轻人帮助老太太过马路这件事，心里自然而然就很喜悦，觉得这是很好的行为，非常的可欲，可欲就是值得我去喜欢它，值得对它有欲望，这就是善的行为。

学习儒家的思想，如果不把人性理解为向善，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非行善不可，为什么一个人长期行善之后，在德方面有了心得，表现出非常好的人格特质，就一定会有人支持。就如同“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一样的意思，领导者表现出德行来，以德行来治理，就像北极星一样，毋须移动，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有其他的星辰都会各就各位，上轨道了，社会秩序也就创建起来了。因为为政者有德，人性向善，人们自然会追求他所领导的方向。

## 【第56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二十六章，也是最后一章，原文是：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子游说：“服侍君主，若是过于烦琐，就会遭到侮辱。对待朋友，若是过于烦琐，就会受到疏远。”

子游是孔子的学生，在文学科列名为高材生。子游这句话说了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服侍君主，也就是今天与长官相处。第二方面，和朋友来往，跟朋友相处。第一方面，与长官相处，如果过于烦琐，一天到晚提出许多建议，或者老是和他唱反调，就算说得有道理，长官听了心里也不舒服，也许会觉得烦，请你闭嘴，这不是自取其辱吗？第二方面是更普遍的现象，讨论我们应该怎么交朋友。交朋友本来的重点在友直、友谅、友多闻。子贡曾经请教老师，应该怎么交朋友？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孔子说：非常真诚地劝诫他，好好去引导他。如果他不接受就停下来，不要勉强，不要自取其辱。子游怎么说？他说：交朋友如果太过于啰唆的话，朋友就跟你疏远了。

怎么界定“朋友”呢？我将它分成四种情况：第一，是酒肉之交；第二，是利害之交；第三，是道义之交；最难得的是生死之交。我们也不要排斥酒肉之交，在一起吃饭、聊天、聚会，只要正当，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有缘才会在一起。但是，不能只有酒肉朋友。第二层是利害之交，比如大家一起合伙做生意，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利害之交。第三层比较可取，道义之交，道是指人生的正路，义指正义。我们大家理想相近，志同道合，走到一起，变成朋友了。与这种朋友在一起是人生的乐趣。第四层最难，生死之交。一辈子难觅一个，我们称为知己。英国一个作家，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人生得到一个知己，非常难得；得到两个知己，几乎不太可能；得到三个知己，那一定是假的。他的话虽然夸张，但强调了知己的可遇不可求，是要用命来换的。所谓的生死之交，就是心甘情愿地为对方牺

牲，有这样的朋友吗？有，但不可求。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患难才能见真情。有与我们一起制造美好回忆的朋友。有在朋友背后挺身而出，说公道话的朋友。交朋友是人生最普遍的现象，用真心交友，总会得到真诚的回报。



# 公冶长第五

## 【第57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一章，原文是：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縲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段话说的是孔子把女儿嫁给一个学生，把他的侄女嫁给另外一个学生的故事。虽然是他的家务事，但是有他特定的想法。

孔子谈到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曾有牢狱之灾，但并不是他的罪过。”孔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孔子谈到南容说：“国家政治上轨道，他不会没有官位，国家政治不上轨道，他可以避免受刑与被杀。”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古代的婚姻要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孔子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孟皮，他的哥哥应该是比他早过世的，所以孔子就作主，把他的侄女嫁给一个好人家的。古代儿、女都可以称子。縲绁是古代的刑具，用来绑犯人手脚的，后面就引申为牢狱之灾。公冶长为什么坐牢呢？古代有许多有趣的说法。据说公冶长懂得鸟语，有一次，他在从卫国回鲁国的路上听到鸟说：青溪河边有人肉可以吃。后来他遇到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询问他是否见过她失踪的儿子，公冶长要她去青溪找找看。老太太去到青溪，果然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公冶长因此被认为有嫌疑，被抓进官府关了起来。他喊冤，但别人不相信。一天，他在监狱里又听到外面的鸟语说：白莲水边有米可以吃，因为有一辆运米的车翻了。他要狱卒去查看。狱卒一去，果然看到在白莲水边有一辆运米的车翻了，很多鸟在那边吃米。这就证明他真的懂鸟语，所以他就被释放。孔子不在乎一个人是否坐过牢，他在乎的是他是否具有正义感，何况公冶长是被冤枉的，所以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他。

南容有贵族背景，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是否为孟孙家的子弟。但孔子说：南容，国家政治上轨道，他不会没有官做，他的学问、能力，在国家上轨道的时候可以做官。万一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天下乱的时候他可以免于被杀、受刑。在顺利的时候可以发展，在逆境的时候可以保全生命，这是很难得的优点。有关南容，在《论语》里面还有一段记载，南容经常念一首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一块白玉如果有一点瑕疵，可以把它磨掉；如果说话有瑕疵的话，就磨不掉了。因为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南容经常读这首诗，说明他说话很谨慎。一个人说话谨慎的话，就会减少许多麻烦。我们常常说多言贾祸，多说话就会招来许多灾祸。

古书常说，为人辩冤白谤，是天下第一等事。辩冤就是替别人辨别清楚他的冤情，白谤就是把诽谤他的事情说清楚，这是天下第一等事。这需要有强烈的正义感。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孔子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公冶长坐过牢，但是孔子不但不去责怪他，反而同情他，因为他是被冤枉的。至于南容，他能够做到国家政治上轨道时出仕，天下大乱时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人是可以把孩子交付给他的。孔子作为父亲、作为叔叔，他对于晚辈的照顾，可以提供为人父母的一些参考。

## 【第58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都是孔子谈论他的学生，第三章的原文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这段话是说，

子贡请教老师说：“赐的表现如何？”子贡的名字是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孔子说：“你是一种器具。”他请教：“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宗庙里面贵重的瑚璉。”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这样的话，他现在直接说子贡是一种器，这并不代表他批评子贡，而是说明子贡是一个人才。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要强调君子不能只做一个人才，不能只是一个专家，你还要设法培养人格方面、人文方面的修养。所以他对子贡说你就是一种器具，这种器具很高贵，放在宗庙里面可以盛黍稷。黍跟稷在五谷里面是可以在宗庙举行祭礼的时候使用的，代表子贡是个人才，可以上得了台面，子贡确实也有杰出的表现。孔子过世以后，子贡在鲁国表现非常好，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他的口才是第一流的，可以让别人对他心服口服，愿意跟他合作。子贡应该也相当满意孔子的回答。

第四章原文是：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就是有人，不确定是谁，孔子的学生们在记材料的时候并没有记下来是谁问的，所以就只能写成“或”。雍就是仲弓，他排名德行科的第四。德行科有四个好学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还有仲弓。

有人说：“仲弓，可以行仁，但是口才不够善巧。”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呢？以伶俐的口才与别人争论，常常引起别人的厌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行仁，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呢？”

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口才好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有些人口才很好，可以颠倒黑白，孔子也很怕这种人。这种人在社会上，将使得善恶黑白弄不清楚，导致价值观混乱。所以，如果只是口才好，而没有原则，反而是一件坏事。第二，孔子说仲弓“不知其仁”，说明行仁很困难。一般人都以为好人就已经在行仁了，但是孔子认为善人与仁者不同。善人就是行善的人，他做的是社会上公认的善行，但与仁者不同。仁者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仁者知道为什么要行善，也就是人性向善，我真诚，由内在引发力量去行善，这是仁者。第二个，仁者为了行善可以牺牲生命，杀身成仁，而善人不会牺牲生命。

这两章特别介绍孔子的学生中的两位高材生。一位是前面所说的子贡，他是能够登上台面的人才，表现杰出，担任外交官，说话冠冕堂皇，办事也干净俐落。另一位是仲弓，他的人格教育很成功，德行非常好，但口才稍微差一些了。这两人正好形成对照，都是好学生，一个是口才好，说话得体；一个是德行不错，一直在努力修炼，但是口才不好。孔子对这两个学生都有所指点。对子贡说：你是很好的人才，是宗庙里放置祭物的器具，能够被重用的。对仲弓说：你人格方面表现不错，但究竟是不是仁者，则尚未确定。孔子不会轻易说任何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因为儒家对行仁的要求有很高的标准。判断人是否为仁者，要看他是否做到“择善固执”这四个字，尤其是“固执”，需要一辈子作为验证。既然是一辈子，现在如何断定他已经做到了呢？一辈子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验证的。所以在孔子看来，仲弓能不能行仁，还不确定，但孔子并非否定他能够行仁，因为这样等于否定一个人自我向善的要求，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但是他特别强调不要完全靠口才，用口才来与别人争论，就算赢了，但也失去了人心。要让别人心服，还需要靠德行。

## 【第59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这段话的意思有些争论，先说我的翻译。

孔子说：“我的理想没有机会实行，干脆乘着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听了喜形于色。孔子说：“由呀，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适用的木材呀。”

这段话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呢？孔子有时候难免感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因为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各国君主都希望能够富国强兵。孔子说希望上位者自己行得正，底下的官员百姓就会与你走上正路。但是上位者有时候很难立刻改善，所谓权力和财富使人腐化，很难时时行得正。所以孔子的理想很难实现，有时候难免感叹说：不如移民算了。

《论语》里面孔子有两次想要移民，这是其中之一，他想乘着木筏到海外，接着说，如果我真的出国，跟随我的就是由，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在众多学生中子路特别勇敢，年龄比孔子小九岁，也许年龄相近比较容易沟通吧。子路听了孔子的话，喜形于色，他想到老师有这么多学生，只选择我陪他出国，显然是很看重我。子路很坦率、非常直接，表现得很开心。孔子先说，子路，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子路不怕危险，义不容辞陪老师乘着木筏到海外去，并且很开心。但孔子接着说“无所取材”四个字，我把它翻译成：可是我们找不到适用的木材。因为要做一种可以渡海的木筏，木材一定要很特别，孔子用比喻来结束谈话。我的翻译是符合老师对学生的一种期许。有的翻译把“无所取材”理解为“无所取哉”，子路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他一无可取。先说与我乘着木筏去海外的是子路，学生开心之后立刻浇个冷水，说你爱好勇敢超过我，但是一无可取。有这样的老师吗？我想这不是孔子教书的风格，孔子教书一向是正面鼓励居多，按照学生的情况给他一些提醒，使学生能够了解老师的想法。他总是因材施教，

子路特别勇敢，甚至有一点莽撞，孔子也说过“由也喭”，喭是指有点粗野，有话直说，有事就立刻做。孔子替他担心，因为这样的个性难保将来不出事。果然子路就在孔子七十二岁的时候出了事，他在卫国介入当地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卫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子路为了尽忠职守，最后牺牲了。

孔子也是人，看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得不到理解和认同时，他也会觉得失望甚至想要离开，但圣人就是圣人，短暂的失望后，他仍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 【第60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七章，这章内容稍微长一点，谈到孔子的三位学生。原文是：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这章提到孔子的三个学生，提问的人是孟武伯，他在孔子时代不叫孟武伯，“武”是他的谥号。孟武伯曾经向孔子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是个贵族子弟，孔子根据他的情况对他说：真正的孝顺就是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而忧愁，生病之外的事情，包括念书、交朋友、工作都不让父母操心就够了。此时孟武伯显然已经上任了，想任用一些人才来帮忙。他就直接请教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孟武伯请教：“子路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孔子说：“我不知道。”他再度请教。孔子说：“由，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派他带领军队，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孟武伯接着问第二位同学冉求怎么样？孔子说：“求，一个卿大夫的领地可以派他担任家臣，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他再问第三个学生，赤怎么样呢？孔子说：“赤，穿戴整齐，在朝廷上可以派他与贵宾谈话，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

这里提到三个学生，第一位是子路，第二位是冉有，第三位是公西华，就是公西赤，这三个学生都是人才，尤其是前面两位，子路和冉有列名于孔子的四科十哲的政事科。孟武伯希望孔子推荐几个可以行仁的学生来帮他，他问：子路这个人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孟武伯提这个问题，说明他既不知道仁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子路是否达到了。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路很勇敢，敢作敢当，见义勇为。但是子路是否行仁，能不能坚持择善固执，孔子说：我不知道。接着孟武伯再度请教，孔子说：让他来诸侯之国带领军队没有问题。治(chí)(ㄔㄧˊ)其赋，“治”字当动词

用可以念成“持”，赋就是赋税，因为古时候带兵打仗，军队一定需要收税之后才能够发饷，用治理国家的财税来指治理军队，这是一个引申的用法。孔子对子路很肯定，他带兵作战没有问题。有关冉有，孔子就直接说：一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卿大夫，可以请冉有担任他的家宰。古时候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家就可以有各级官员，还可以聘家宰，家宰就是家里面的总管。他说：冉有当一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家宰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问公西华如何，孔子说：让他穿戴整齐，在朝廷上跟贵宾、外国来的宾客谈话，那是很合乎礼节的，但是他是否行仁我不知道。

从这段话就看得出来，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一方面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各有所长，可以从事军事、政治、外交等活动，造福百姓，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要能达到行仁的标准实在太难了，因为行仁是一辈子的事情。像仲弓这样的学生，列名在德行科第四名，孔子都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行仁，何况是列名在政事科或别的科的学生。

仁分三个层次，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人之性是向善的，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做到善行。人之道是择善固执，这个固执就是坚持，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学习儒家思想，不能够碰到危险就放弃了，要在择善固执过程中来验证是否能够真的了解孔子所说的仁。仁又是止于至善，所以一个人生命的完成，就是止于至善，那更是难上加难了。要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看得出来，也才能做最后的验证。



## 【第61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八章，原文是：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对子贡说：“你与回，谁比较优秀？”子贡回答说：“赐怎么敢和回相比呢？回听到一个道理可以领悟十个相关的道理，赐听到一个道理只能领悟两个相关的道理。”孔子说：“是比不上，我与你都比不上。”

在孔子心目中，颜回是最好的典范，虽然他看起来有点笨拙，从来不提问题，但下课之后发现他都懂了，其实颜回并不笨。这是孔子自己说过的话。所以子贡用闻一知十来描写这位同学。子贡自己呢？他说：我只是闻一知二。闻一知二当然是比较谦虚了，我听到一个道理就想到另外两个相关的道理，离十还差得很远。孔子也说：你是比不上他，我跟你都比不上他。孔子并不认为老师就一定要胜过学生。韩愈在《师说》里说得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客观的话，重要的是用功与否。如果有很好的天赋、才华却不用功，也是浪费。既有天才又能用功，就符合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年轻人值得敬畏，你怎么知道将来的他们比不上现在的我们呢？未来他们也许会远远超过我们，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国家才能不断进步。

## 【第62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九章，这一章内容比较有趣，有个学生挨骂了，原文是：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在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没有办法用来雕刻，废土砌成的墙壁没有办法涂得平滑，我对予有什么好责怪的呢？”孔子又说：“过去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却要观看他的行为，我是看到宰予的例子才改变态度的。”

孔子的学生中口才特别好，列名在言语科的有宰我和子贡两人。宰予就是宰我，他口才极好，所以古代有句话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光是听一个人说话就肯定他，那碰到宰予恐怕就要上当了。另外一句话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后会介绍。宰予在《论语》总共出现五次，有一次是列名在言语科，另外四次，一出场就引起一些激烈的情绪反应。但他也有精彩之处，也就是他请教老师为什么要守年三之丧，那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宰予提出问题，孔子借此把他的思想做了比较完整的论述。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是没有办法用来雕刻的。用来雕刻的，必定是扎实的木头，如果本质有问题，外面再怎么琢磨、雕刻都没用；自己先要有上进的意志，别人才能教你。粪土之墙不可圻也，粪土就是废土，废土砌成的墙一定是凹凸不平的，没办法涂得平滑。孔子说：对宰我有什么好责怪的呢？等于是孔子认定这个学生不够好。不过，人是会改善的，后来宰我也有杰出的表现。接着孔子说：过去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就相信他的行为。孔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相信言为心声。但是透过宰我，孔子改变了。于予与改是，予就是宰予。宰予口才太好，孔子觉得这话说得真好，他一定可以做得好，结果发

现他不太用功，有机会就偷懒，大失所望。所以孔子就改变态度，听别人说话也要观察他的行为，这个改变是因宰我而起的。

不过宰我也不是无可救药，也许是孔子爱之深、责之切，看到这么好的学生，他如果不上进就太可惜了，所以他话说得重，宰我记住了，也许将来就改善了。希望宰我及时改善，不要错失了自我实现的机会，如果因而无法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人生最大的损失了。

## 【第63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章，原文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枋。”子曰：“枋也欲。焉得刚！”

孔子说：“我不曾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枋就是一位。”孔子说：“枋有不少欲望，怎么做得到刚强呢？”

现在我们常用的成语“无欲则刚”就从这儿来的。但要找到无欲的人，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点值得我们多加思考。首先孔子强调他没有见过刚者、刚强的人。这是孔子说话的习惯，在《论语》中至少有五、六次，孔子说过吾未见，没见过这种人、那种人。并不是他经过统计或研究调查，而是代表他深切的渴望，希望能够见到学生都有杰出的表现。很可惜对于申枋这个人，后代有关他的材料很少，我们不必勉强去想像。有人说申枋也是孔子的学生，如果不是，孔子也无法知道他有不少欲望。

对于欲望我们要稍加分析。其实人的生命跟其他生物相同，都有欲望。最基本的欲望是要吃喝、休息睡眠，要成长，包括要念书也是欲望，希望自己变成好人也是一种欲望。因为孔子也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想要仁德，那么行仁的机会就立刻会来，他用“欲”这个字。“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也用“欲”这个字。所以我们对于“欲”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只要人活着，就一定有生命的基本欲望。但是欲望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中心的，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如果只讲第一种欲望，所有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所以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要修养自我的心灵，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但是减少欲望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要把自我中心的欲望转化、提升，变成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比如说，从只希望自己能够一切顺利，转变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顺利，天下能够太平，这是向非自我中心的转变。申枋的欲望很显然应该是自我中心的欲望，孔子才会说他有欲望，怎么可以算是刚强呢？要完全无欲是不可能的。老子说要老百姓“无知无欲”，知排在欲之前是有道理的，人的欲望是来自

于他的认知。如果知道黄金比石头好，你当然想要黄金，如果知道钻石比黄金更好，你当然想要钻石。如果一个人对此完全没有认知，他绝不会挑三拣四的，所以老子认为，偏差的知会带来偏差的欲望。有人认为老子讲无知无欲是一种愚民政策，其实不然。老子是希望你正确的知，这样才可能带来正确的欲。

孔子说过，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一个狂妄的人，往往因为自认为刚强。但他没有学习，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仪、礼节、礼貌，他的刚强就变成狂妄，孔子认为一种德行会走入另外一个极端。爱好刚强本来不算是错，但不学习，不知道分寸，一味刚强，最后变成狂妄。

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没有欲望，社会怎么会进步呢？正确的欲望，会成为一种动力。若要调节欲望，最好有正确的知，有正确的知才能有正确的欲，才能促使社会不断地进步发展，这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 【第64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十一章。原文是：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

子贡说：“我不愿意别人加在我身上的，我也但愿自己不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说：“赐，这还不是你做得到的。”

从这段话我们又一次看到孔子因材施教。子贡的口才很好，孔子有时候会提醒他，你不要说得那么快，那么满，你还没做到呢。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是有几个人做得到？因为这八个字就是要把别人当自己来看，别人不幸的遭遇，你能够体谅吗？真的要体谅别人，其实不容易做到。比如我们正在读书时，隔壁有人听音乐，声音太大了，很刺耳，该怎么办？此时，我们应该也作反省，反省自己看书的灯光会不会太亮了，会不会影响别人？我们不愿意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也但愿自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句话里面充满一种温暖的人道精神，一种互相尊重的情感，值得多加思考和学习。

## 【第65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三章，原文是：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简单的十二个字，意思是说：

子路听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还未达到能够实践的程度以前，就只怕自己又听到新的道理。

简单的十二个字，非常生动地描写子路。子路个性比较刚强，属于行动派，他听到什么事情该做就立刻去做，但是德行修养却没有那么容易。德行修养需要时间，慢慢磨练，才能有成效。子路听到该做的事如果还没做到，就很怕又听到新的道理，这个学生是蛮可爱的。

《孟子》书中提到子路，特别强调子路闻过则喜。子路听到别人提醒他的过失，就很高兴。因为能够改善自己。一般人是闻过则怒，听到别人说我的过失就很生气，就要辩护，说不能怪我，是别人害的，别人冤枉的。子路不同，一听到过失反而很高兴能有改正的机会，所以孟子特别称赞他。孟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在讲到子路闻过则喜时，接着谈到大禹，他说：禹闻善言则拜。禹听到有价值的言论，立刻向人拜谢。然后他谈到舜，他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他居然把子路和禹、舜相提并论。说实在的，舜和禹都是天子，他们的德行修养是非常完美的。“善与人同”是舜在别人身上看到优点，就立即学习并去行善，让别人发现原来自己的优点让舜实现了，那么我也可以去实践，因为那是我的优点。

子路是闻过则喜，听到过失就很高兴，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那并不容易实践。

子路在《论语》出现的次数特别多，频率最高，其次是子贡，第三是颜渊。子路确实有许多言行表现让人侧目。要改善自己，有六个字：

好学、深思、力行。第一步好学，像孔子一样，每天不断地学习、到处向人学习，感觉到生命力源源不绝地展现出来。第二是深思，要好好地去思考怎么把所学的内容跟自己生命特色结合起来，如此所学的才有用。第三，要实践，也就是力行实践，如果不能实践，学得再多，想得再深有什么用？它还是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与生命。子路这段很简单的资料却给我们很多启发。



## 【第66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四章以及第十五章，这两章是孔子对于时代比他早的人之评价。第十四章原文是：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贡请教说：“孔文子凭什么得到‘文’的谥号？”孔子说：“他聪明又爱好学习，并且不以放下身段向人请教为可耻，所以得到‘文’的谥号。”

这段是讲卫国的大夫孔圉，死后被称做孔文子。我们都知道周朝有周文王，所以“文”有多种意思。《史记》特别提到有关死后谥号的材料，比如评价最高的是经天纬地，经纬是把天地都可以安顿好，讲周文王的时候是指这个意思。孔文子是努力学习、学勤好问，又喜欢向别人请教，所以他也称作“文”。子贡请教孔文子为什么称作“文”？孔子的回答很直接，说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要特别注意到“好学”这两个字，因为在整部《论语》里，只有三个人达到好学的要求，第一个是孔子自己，他曾经说过，有十家人住的地方，一定有人和我一样忠信，但没有人像我这么好学。好学是孔子对自己的期许，也是一种肯定。第二个是我们很熟悉的颜渊，他的好学表现在德行上，不迁怒、不贰过。第三个就是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代表聪明，很多人都很聪明，但不见得好学。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好学，那就不同了，如虎添翼。不耻下问的“下”，代表身份比自己低、年龄比自己年轻，不耻下问就是不管别人身份低或者年龄轻，或者其他方面条件比我差，只要能够启发我，我都要向他请教，并且不以向他请教为耻。不耻下问，同时敏而好学，这样称为文也当之无愧了。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五章，原文是：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意思是：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的作风。第一，容貌态度保持恭敬；第二，服侍君上出于敬意；第三，照顾百姓广施恩惠；最后一点，役使百姓合于分寸。”

子产是很有名的政治人物，郑国的大夫，原名公孙侨，在郑国担任执政的卿相二十二年，他过世以后，孔子还伤心流泪地说他是古之遗爱。古之遗爱是说他的仁爱有古人之风。孔子说子产的君子作风，第一是能自我要求，行己也恭。跟别人来往要保持恭敬，身为国家的政治领袖，如果本身态度散漫随便，整个社会就会没有规矩。第二，是待君上出于敬意。虽然他功劳很大，但对于国君仍毕恭毕敬，绝不功高震主。古代讲究君臣之礼，这也是儒家极力主张的立场。第三、第四是对百姓的两种态度。他对百姓广施恩惠，尽量照顾百姓，让百姓感受到好的国君与大臣的照顾，这才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其次，他役使百姓合于分寸。古代老百姓都要服劳役，役使百姓时，就要合乎分寸，不要违背农业社会的工作规律。这是使民以时、使民也义。

## 【第67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也是孔子对于当代的人加以评论，两章放在一起，能够理解比较完整。第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孔子说：“晏平仲很懂得与人交往的道理，交往越久别人越敬重他。”

晏平仲是齐国的大夫晏婴。孔子三十五岁时曾到过齐国，晏婴正在执政，孔子本来很想齐国发展，但齐国内部出现反对意见，最后晏婴也觉得十分不妥。有关晏婴的故事很多，比如他曾经到楚国，楚国人故意为难他，他身材矮小，楚国就把正门关起来，开旁边的小门，等于是让他钻狗洞。晏婴很机智地说：我到大国则开大门，到狗国才开狗洞。楚国人相当惭愧，最后开大门请他进去。孔子对晏婴没有让他在齐国发展，并无特别的怨恨，因为形势不同，当时孔子才三十几岁。他对晏婴的评论是善于与人交往。他跟别人交往越久，别人越敬重他，这也很难。平常我们跟别人交往时，时间一久就变得很亲热、熟悉，彼此间就忽略“敬重”二字。而晏婴与别人交往越久，别人越敬重他，说明他有原则与分寸。当然有时不免让人觉得缺乏热情，所以在《庄子》书中有一句话：“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之间来往很淡，像水一样，但可以持久。小人交往甘若醴，很甜，好喝，但是喝不了太多，很难持久。

接着介绍第十七章，原文是：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孔子说：“臧文仲供养大龟的屋子里，柱头刻成山的形状，梁上的短柱则画着海藻，这怎么算得上大家所说的明智呢？”

臧文仲是鲁国的大夫，非常聪明，遇事能准确判断。他在家里面养一只大龟，蔡国在古代是专门出产乌龟的，最后就以“蔡”来代称乌龟。

古人喜爱养乌龟，因为它寿命特别长，好像能够了解过去与未来的事，所以乌龟的龟壳就成为占卜的工具。要不要战争？要不要迁都？今年收成如何？把两种不同的意见分别刻在龟甲的两边，用火来烤，看哪边先裂开。就代表上天的意思。

古人认为，占卜时龟壳越大越灵验。《庄子》书中有个故事，宋国的渔夫捕到一只白色的大乌龟，一般乌龟是黑色的，所以白龟很特别。宋元君把它杀了，用它的壳来占卜，连占七十二次都准确。这个故事当然还有后续的评论，不过与我们这章不相统属，在此先略去不谈，我们只是强调龟对古人有很大的作用。臧文仲在家里养了只大龟，为了让这只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就把房子的柱子刻成山的形状，梁上的短柱就画着海藻，希望这只龟住得舒服。这么做到底好不好呢？当然古人对龟的研究很有限，不知道许多动物并非靠视觉，而是靠嗅觉，靠气息形成的气场来感知外界的。把它当人来看，刻上山和海藻，这对乌龟来说不一定适用。这样的作法很不明智。《庄子》书中另一个故事，鲁国靠海边的地方，飞来一只很大的海鸟，大概像凤凰，鲁君很高兴，就请海鸟享用太牢之礼，有牛、有羊、有猪，又演奏韶乐来欢迎它。但是这只海鸟显得很忧愁，几天之后就死了。庄子想表达的是，要用养鸟的方式来养鸟，不要用养人的方式来养鸟。否则对它而言都是一种惩罚与灾难。

我们所谈的一位是齐国的卿相，一位是鲁国的大夫。在《公冶长第五》里，孔子不只评价了各国有名的人物，对他的学生也做了相关评论。从他的评论里，我们得知他的价值观，无论如何都要以“人”作为核心。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他肯定每一个人都有人性的基本价值，有人格的尊严。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一个人要真正走上人生的正路，需要不断修练，光靠天生的聪明才智不见得有用。跟别人来往时，不要只看短暂的眼前，要通过长期的交往，日久才能见人心，像晏平仲，让人能够与他交往越久越尊重他，人生的路才可以走得比较平稳，生命也才能更为充实。

## 【第68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八章，这章内容比较长，原文是：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本段说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

子张请教孔子：“楚国的宰相子文，三次出任宰相，没有得意的神色，三次从宰相去职也没有不悦的神色。去职的时候一定把过去的政务告诉接任的宰相，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尽忠职守。”“他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孔子说：“不知道，怎么能说是合乎行仁的要求了呢？”

第二件事是：

“崔杼以下犯上，杀了齐庄公，陈文子有四十匹马，全部放弃而离开齐国，到了一个国家，不久就发现执政者与大夫崔子差不多，再度离开，到了另一个国家，不久又发现执政者与大夫崔子差不多，然后又离开这个国家。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洁身自爱。”“他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孔子说：“不知道，怎么能说是合乎行仁的要求了？”

这一章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楚国的宰相子文，孔子说：他尽忠职守。国君三次叫他上台他就上台。三次让他下台他就下台。去职时，过去所做的政务一定交代给新的宰相。这就是尽忠职守。重要的是他上台不喜形于色，下台也不垂头丧气，这是最困难之处。《庄子》书中也有类似的故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三次上台没有高兴的神色，三次下台也没有生气的表情。别人问他是修养好，还是另有心得？他说宰相只是一个名分，我是我，如果当宰相值得高兴，不是我高兴，

是宰相高兴。如果做我就可以高兴的话，何必需要当宰相呢？这是道家的思想。儒家认为这种人非常忠心，但是否是“仁”，孔子也不知道。尽忠职守是出于对职责的要求，或是为了符合君上的期许，还是出于个人内在的真诚，主动地去尽忠职守，旁人无从得知，所以孔子不轻易判断别人是否合乎行仁。因为很难判断当事人是被动地承受外在的压力，还是主动地发自内心的意愿。

第二位提到的是陈文子，他处于较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件事发生在孔子四岁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大夫崔杼是一位有权力的大臣，他把国君杀了。春秋时代很多这种事情，司马迁的《史记》自序里就提到：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时代也不过是两百多年，国君被杀的事件有三十六件，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就是国家的领导者，四下逃亡，保不住自己国家的，不可胜数。真是一个乱世。国君被杀，国家很混乱，齐国的大夫陈文子，不愿意留在齐国与弑君犯上的作乱者共事。原文中强调陈文子有四十匹马，马在古代是非常贵重的家产，陈文子放弃他全部的家产，证明他离开的决心。但是他到了新的国家之后，发现当地的大夫跟弑君犯上的崔杼差不多，他就再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之后又发现情况相同。在乱世中，每个国家的大夫势力越来越大，对于国君也就不再尊敬，甚至胡作非为，国君也毫无办法。鲁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孔子曾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鲁国的季氏也是非常狂妄嚣张，违背礼仪的规定。所以在这个乱世，陈文子非常清高，洁身自爱，但是能不能合乎行仁的要求呢？孔子说：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就一定合乎行仁的要求呢？由此可以再次验证孔子从来不轻易说一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因为仁必须是内在的真诚自觉所产生的力量，愿意去做该做的事。仁一定是代表整个人格趋于完美的程度。所以，孔子只愿意说一个是尽忠职守，一个是洁身自爱，能不能达到行仁，还不一定，还要看他其他方面的条件。

人生的修养是永不休止的，必须不断地努力，让自己走上更高的层次。

## 【第69讲】

□公冶长第五□第十九章，原文是：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每件事都要考虑许多次才去做。孔子听到这种描述说：“考虑两次也就可以了。”

我们常劝别人三思而后行，但是，为何孔子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呢？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他的年代比孔子早很多，孔子出生前十三年，季文子已经过世了。季文子非常谨慎，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很多次才去做。“三思”的“三”代表多数，就是反反复复去想，别人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他才下决定要去做或者不做。孔子认为“再，斯可矣”。两次就可以了。因为任何一件事，你只要考虑两点：第一个该不该做，第二个该怎么做，两次就够了。考虑过多，一天能做几件事呢？尤其季文子身为大夫，所下的决定往往攸关许多人，不能蹉跎时光，更不能耽误时机。

关于自己的人生：要考虑三点：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以及我愿意做什么。通常能够做、应该做、愿意做，做了准没错。但是很多时候事情没那么单纯，能做的事，但你不应该做；或是你不愿意做的事，却变成该做的事，那就得好好思量了。所以考虑两次，第一个该不该做，第二个怎么去把它做好。西方的观点认为，第一，要做对的事情；第二，要把事情做对。用正确的方法做应该做的事。事实上判断事情该不该做，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既定的法律规范，或认知的共识，至于怎么做反而比较复杂。

从这一章里面大家可以得到启示：有时思考两次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行动。

另外一段，就是《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章。原文是：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甯武子在国家上轨道的时候，显得很明智。在国家不上轨道的时候，就变得很愚笨了。他的明智，别人赶得上，他的愚笨，别人赶不上。”

甯武子，卫国的大夫，他曾事奉两位国君，卫文公与卫成公。卫文公有道，是好国君，好领袖，此时甯武子很明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判断从来不迟疑。但是后来换成了卫成公，却是国家无道，这个时候他如何自处呢？他照样尽心尽力帮助国君。看起来好像很愚笨，因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选择明哲保身，而“其愚不可及也”却是孔子对甯武子的称赞。国家上轨道，有明智的表现不难，而国家不上轨道的时候，人们往往远离是非，以免惹祸上身。而甯武子，他继续做他该做的事。别人认为他很笨，国家无道，再怎么努力也难有效果呀，何必坚持呢？可是他还是继续如此。事实上愚笨是一种选择，是对价值观的一种抉择，比如在乱世，甯武子还是坚持效忠国家，不让百姓受苦，他出来做事，至少维持一线生机。孔子对人物的评价有他独到的见解，从《公冶长篇》的几章，可以学到怎么去评论一个人物。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成就，但不见得代表他在每一方面都很好。孔子曾经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句话出于《孟子》。意思是：要了解我，就要看《春秋》里面我怎么下笔；要责怪我，也要看《春秋》里面我怎么下笔。因为评论一个人好坏，不是一般人的能力，本来应该属于天子的，但是如果天子不管事的话，社会上就应该有一种评价善恶是非的人出现，孔子以这样的人自居。



## 【第70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一章，这一章反映了孔子的感叹，原文是：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的学生们，志向高远，奋发进取，基本的修养已经颇为可观了，只是还不知道裁度事理的原则。”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曾经有一个陈、蔡之厄，他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那段时间是孔子一生里面最危险的阶段，因为战争，他困在两国之间，曾经连续七天，都没有生火煮饭。他跟同学们只能吃点干粮维生，有的同学还病倒了。这个时候子路受不了了。他觉得，怎么君子会穷困到这般程度呢？孔子这时候就教训他，君子固穷，君子在穷困的时候要坚持原则。小人穷斯滥矣。小人在穷困的情况下，会放弃原则，只求苟且偷生。所以在陈国的时候，显然孔子有他的感叹，觉得理想很难实现，就有了不如归去的想法。

自古以来感叹不如归去的很多，有些是归回田园，回到家乡做个农夫，不再参与政治。孔子的归与，是希望回到老家，回到鲁国，设法继续培养他的学生。把学生称作小子，小子跟小人不同。小人是一个人没有志向，明明长成大人了，但是只顾自己，不替别人着想，没有立志成为君子。而小子，是指年轻人。

本章里的“狂简”是志向高远。在《孟子》里面提到孔子，把朋友分为三等，最好的是中行，中行就是言行都恰到好处。第二种是狂，狂者进取。狂者志向很高，一直奋斗向上，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又往上提升了。第三种是狷，狷者是有所不为，洁身自好。由此可知，孔子相当肯定自己的学生。他接着说，学生斐然成章，我们到今天还用斐然成章来描写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好。学生基本的修养已经颇为可观了。孔

子在这里所说的“斐然成章”，特别是指修养，指经过长期的立志修练之后，可以承担责任，做他该做的事，这叫做斐然成章，颇有可观。但是孔子也说，不知所以裁之，这些学生，还不知道裁度事理的原则。孔子认为学生们已经立志了，经过修练也已经斐然成章。已经到三十而立的程度，孔子很肯定他们了。至于要做到可以裁度事理，还太早，孔子本人也要到四十岁才能不惑。这些学生这么年轻，做不到是可以理解的。

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学生的期许，理想不能实现，只能靠教育，教育下一代，让学生把自己的理想传下去。

## 【第71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二章，这一章的内容很短。原文是：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孔子说：“伯夷与叔齐，心中不记得别人的过去的恶行，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了。”

司马迁写《列传》的时候，排第一的就是《伯夷列传》，说明在古人里面，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在商纣王的时代，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他们为了让别的兄弟来接任国君的位置，互相礼让，让到最后两兄弟都跑到西边去，不愿意当国君。孔子对伯夷、叔齐相当肯定，因为当时在卫国，正好发生父子争夺国君位置的乱局，这样的局面很难堪，所以孔子很赞赏伯夷、叔齐的行为。这两个人逃到西边的西伯昌那里。在商纣王的时代，西边有一个大的诸侯国，也就是后来的周朝，当时称为西伯。关于这段内容，在《孟子》里说得很详细，周朝的周文王、周武王，对老人家非常尊敬，所以天下老人家都跑到西边去，天下老百姓的心也跟着到西边去了。这两个人逃到西边去之后，不久周文王被商纣关在羑里，关了七年，被放出来之后不久便过世了，周武王于是率众革命，当时伯夷、叔齐两兄弟还前去拉住周武王的马，劝阻他不要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商朝是不可移异的正统，所以两兄弟反对周武王革命。周武王表示要替受苦的老百姓请命，顺乎天，应乎人，尤其自己的父亲被害死了，所以非革命不可。结果革命成功，取代了商朝。从此两兄弟逃到了首阳山上，不再吃周朝的食物，最后饿死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坚持原则，绝不妥协，洁身自爱。孟子在谈到圣人的时候，把圣人分为四种，第一种就是像伯夷这样的，叫做清高。伯夷确实很清高，在孟子的描述里面，满朝文武只要有一个坏人，伯夷立刻辞职。他如果看见有一个人上朝的时候，帽子没戴正，衣服没有穿整齐，就觉得自己好像处在一个很脏乱的环境，无法忍受。司马迁把伯夷、叔齐的事迹加以记载，并且安排在《列传》的首篇，其实是有所寄托，他借这个机会抒发自己

受屈辱的不平，感叹天道何以让好人有如此悲惨的下场。他接着也提到颜渊，一辈子都有善的表现，为什么活的时间那么短呢？想在人间追求公平正义和善恶的报应，恐怕非人力所能控制，但是公平正义还是值得坚持，因为儒家里面讲的是人性向善，要自我要求行善。

孔子提到伯夷、叔齐，不去记着别人过去所犯的过错，因此，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就越来越少了。其实人只要稍微反省一下，就会发现，怨恨是双向的，有时候别人怨我，有时候我怨别人，怨来怨去，双方都缺乏自我反省。多反省自己，少记住别人的过错，世间就会多一些和谐与温暖。

## 【第72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直爽，有人向他要一点醋，他去向邻居要来给人。”

读到这一章，或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小题大作，这件事情有必要这么评论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孔子为什么这样说。从首句谁说微生高这个人很直爽，说明一定很多人赞美微生高是个直爽的人。孔子是一位哲学家，他的评价有哲学家的标准。西方讲哲学家要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明确的概念。第二，必须有判断的标准。第三个最难，要建构系统。孔子曾经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就代表孔子思想有系统。哲学代表智慧，智慧代表完整而根本，对生命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有全盘的认知，这样才能创建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体系。

再回到我们本章所说的。孔子说别人讲微生高直爽，我看不一定，他就举一件小小的事情做例子。有人向微生高借醋，微生高家里没有了，正好用完了，他跟别人说：且慢，我去找找看。他大概从后门走到邻居那边，跟邻居借到醋，再拿来给这个借醋的朋友。微生高向邻居借来后转借他人，也算一番好意。孔子却认为这样做不尽理想，因为将邻居的醋借给人，别人感激的是你，并非邻居，差别就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既然家里正好没有，可以引见他去找邻居借，让他直接感谢这个邻居。

《论语》里面，多次提到“直”这个字。理解为“真诚而正直”，直爽正直。孔子对于“直”很重视。他曾经说过，人之生也直，人能够活在世界上，是靠真诚而正直。孔子还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意思是只是喜欢正直、直爽，而不喜欢学习，有时候会犯了尖刻伤人的毛病。比如爱好正直，但是不喜欢礼仪，不喜欢学习，就会沦于“绞”，

心直口快让人受不了。这种直，不但不是直爽，不是好事，反而变成一种伤害别人的武器，这就不好了。

## 【第73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二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态度极其恭顺，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怨恨一个人，表面上却与他继续交往，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讲自己的时候就称“丘”。巧言令色是说话动听表情热络，但缺少真诚心意。足恭，态度过度恭顺。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因为外表装着这么样的客气，一定有所图谋吧。说话的时候讲得很动听，表情非常热络，态度又恭顺得不得了，鞠躬哈腰礼貌周到。左丘明认为这样的举止不好。与他人来往，按照礼仪的规定，有适当的礼貌就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直诚最重要，这是儒家所强调的。

“匿怨而友其人”，把怨恨藏在心中，然后继续跟这个人做朋友。左丘明认为这样的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交朋友一定要真诚，缺乏真诚的话，何必交往呢？孔子讲到益者三友的时候，第一个就说友直，直就是要真诚而正直。匿怨而友其人，把怨恨藏在心中，去跟他做朋友，这确实不好。孔子也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我们的理想不同，可以不用交往。但是一旦交朋友，真诚一定是基础。不能只要求别人直、谅、多闻，自己却不直不谅不多闻。

## 【第74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二十五章，这一章特别重要。原文是：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颜渊与季路站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希望做到把自己的车子、马匹、衣服、棉袍与朋友一起用，用坏了也没有一点遗憾。”颜渊说：“我希望做到，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子路说：“希望听到老师的志向。”孔子说：“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都互相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都知道孔子本身，十五岁立志求学，他所立的志向，除了学以外，还有仁，还有道。仁，是他个人生命的方向；道，是人类共同要选择的方向。子路先说话，他说要把我的车、我的马、我的衣服、我的棉袍，跟朋友一起用，用坏了都没有任何一点遗憾。子路的志向，是要做到重视朋友的情义，远远超过世俗的财物，子路在这一方面毫不含糊，他说我要重视朋友的情义，就是跟朋友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这是非常高尚的志向。他讲完毕之后，轮到颜渊，颜渊说：我要做到无伐善，无施劳。颜渊确实有很多优点，值得别人去肯定的。他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但是无施劳是什么意思？有些人把它翻译成不要张扬自己的功劳，这种翻译显然有问题，因为颜渊只活了四十岁，也没有机会担任官职。古代所谓的功劳，很明确，一定是对百姓有功。作官造福百姓，或者家里有钱，造桥铺路，方可称为有功劳。而颜渊呢？没当过官，家里又穷，显然谈不上么功劳。所以我把无施劳的“施”，理解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施”。也就是说我不要把劳苦的事情推给别人，颜渊的志向是无私。一方面有优点，不要夸耀，另一方面，有劳苦的事，自己做，不要推给别人。颜渊的志向，比子路的要略胜一筹，因为子路只对朋友



好，颜渊则对每一个人都好，无伐善，无施劳，具有普遍性。子路的理想，与他本身豪爽的个性有关，而颜渊的理想，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君子的理想。我们想想看，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就是无私吗？和而不同，泰而不骄，周而不比，坦荡荡，都因为是无私。颜渊的目标，就是成为孔子口中的君子。

接着，子路请教老师的志向，孔子立刻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十二个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理想。任何民族任何人群，最高的理想都不能超过这十二个字。让天下的老年人都得到安养，让天下的做朋友的人都能够互相信赖，让天下的青少年都可以得到好的照顾，止于至善，世界大同。孔子作为一个老师，确实是了不起。他的学生子路有情有义，颜渊能够达到无私的境界。他自己呢？可以止于至善。儒家思想为什么一再强调人性向善，从这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每一个人，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要求自己去行善。善是我跟天下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如果要实现我的人性的话，要行善，就要对天下人有所负责、有所照顾。这正是孔子讲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十二个字，不但是孔子一个人的志向，也应该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 【第75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孔子说：“算了吧，我不曾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失，就在内心自我批评的人。”

这又是一种孔子没有见过的人，孔子没有见过的人还不少呢！比如孔子曾经说过，我没有见过喜欢完美人格，以及厌恶不完美人格的人。孔子又说他没见过刚者，没有见过好德像喜欢美色一样的人。又说他没见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在这一章孔子说他没见过发现到自己的过错就在内心里面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人。这种说法只是孔子在表达上的需要，是为了强调和突出观点。

前面提到子路的时候，我们特别借用孟子对子路的评价：“闻过则喜”，听到自己有过错就很高兴。子路这一点，得到孟子很高的评价。儒家认为过错有时候是无心的，因为和性格有关。所以知道一个人有什么过错，就可以给他正确的指导，让他人生往正路上发展。这是孔子的话，观过，斯知仁矣，看到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应该往哪里去不断地修练。通过过错，是认识自己的方法之一。孔子给颜渊的评价：不迁怒，不贰过。他不再重复同样的过失。过错来自于性格，不贰过就表明要经常改变自己的性格。这是多大的挑战啊！自古以来有几个人做得到改变性格？

所以孔子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做？见到自己的过错，先在内心里面自我检讨，不要忙着辩护。也许别人是误会，也许自己受委屈了，但是要思考别人误会的原因，再加以解释，希望能化解误会，这是一种方法。但是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当别人指出你的过失后，你要自我检讨，避免再次重犯。然后加强修练，让自己变得更好了。用事实证明，你是真诚改过，真诚向善。

## 【第76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七章，也是最后一章，原文是：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做事尽责，又讲求信用的人，只是不像我这么爱好学习而已。”

这段话是孔子内心的表白。人要了解自己，孔子当然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忠指做事尽责认真，信指说话可以实践，说话算话。做事和说话，这两方面都达到标准的，便称为忠信。虽有这样的人，但是，却没有像孔子这么爱好学习的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指实践，如何做人处世，忠和信便是普遍的要求，即使老师不教也应该知道，因为人性向善，做事能够忠，说话能够信，这是每个人都希望做到的。所以，孔子认为忠信之人无所不在。

孔子认为自己特别好学。说自己好学，表面上好像是自我肯定，而事实上，正好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因为好学代表自觉学得还不够，所以需要好学。孔子主张温和的理性主义，每一个人都有理性，如果好学，懂得更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的生命就发展得更完整。由此我想到苏格拉底，他说：为什么神明说我最有智慧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整个雅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无知的。听起来有点反讽，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知道我无知。别人呢？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还以为无知就是有知，以为自己有了知，其实无知。东西方这些伟大的圣贤，他们的思想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种求知的态度，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不知道。而苏格拉底能受到神明的肯定，得到当时很多年轻人的佩服，就是他公开说我无知。老师能传授的只有知识，智慧是不能传授的。老师传授知识之后，学生能不能领悟，得到智慧，那就要看学生的努力。

孔子认为好学要配合深思，配合力行。好学才能“不固”，才能不会太过顽固拘泥，不知变通。

# 雍也第六

## 【第77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一章与第六章，这两章里面所介绍的是同一个人，所以合在一起讲。这是孔子的学生，冉雍，名仲弓。

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何谓“南面”？古代中国以坐北朝南为尊贵，意味天子面向南方治理百姓。还有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南方是光明，面向光明，代表在上位者的智慧不被遮蔽，能够治理百姓。古代有三种人面向南方。第一，天子；第二，诸侯；第三是诸侯之国的卿大夫。仲弓在孔子弟子中列名德行科，孔子认为他有能力出任政治领袖，面向南方治理百姓。“雍也可使南面”是《论语》里面谈到政治和做官非常具体的一句话。他特别推荐仲弓，深信他可以胜任诸侯国的卿相职位。当然仲弓最终并没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只是在季氏家族里面担任家臣。当时是贵族世袭制，诸侯国的卿相大部分都是靠世袭。像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做得虽好，但至多也只能“行摄相事”，就是代理相国，好比今天的代理行政院长的位置，不是正卿。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很了解，知道这个学生有治国的本事。

第六章也谈仲弓这个学生。原文是这样的：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意思是：

孔子谈到仲弓时，说：“耕牛的后代长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

犁牛即耕牛，耕牛的毛一般是杂色，有一点灰，有一点白，有一点黑。耕牛是非常平凡的牛。用耕牛喻指仲弓的家庭背景很平凡。平凡

的耕牛生出的小牛有着红色的毛，有着整齐漂亮的角，在古代这样的牛是可以用来祭祀的。当时以红色为贵，用这只毛红色、角端正的耕牛来祭祀，山川之神会欣然接受。孔子把他的学生冉雍比喻为适合用来祭祀的牛。孔子接着说：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像这样的一个人才，就算你不用他，神明也不会错过的。

儒家认为从政做官是牺牲奉献，是把个人私事放在一边，无私地替国家做事。这既需要有崇高的理想跟抱负，也需要有卓越的德行与能力。《易经》也认为一个人的修养达到境界之后，不能在家里吃闲饭。国家培养这样的人才，是需要他来照顾百姓的，所以当时把人才在社会上的发展，看作是牺牲。事实上也真的是牺牲，很多人当官真是殚精竭虑，替老百姓设想。比如《孟子》里面谈到周公，他连睡觉都不敢，“坐以待旦”，坐在那儿等待天亮。天亮了之后赶快实践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以此来造福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学到儒家这种精神的话，可以想像，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

孔子深知仲弓，他一方面了解这个学生的能耐，知道他有这样的德行与能力来治理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担任正卿，面向南方，治理百姓。同时他也强调这个学生的家世背景不好，但是他通过学习、通过修练，表现极为杰出。这也让我们知道“英雄不问出身”的道理。孔子拿仲弓作为示范，说明不要太在意自己家庭背景，不必互相比较，重要的是改善自己，不断地修练、上进。成才以后，才能照顾家庭，甚而照顾天下。

儒家认为一个人从政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德行要高。这是永无止境的要求；第二，能力要强。要能够应变，应付所有的变化；第三，智慧要高。要能够解决百姓的困惑，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做正确的判断。

## 【第78讲】

《论语·雍也第六》的第三章。原文是：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的学生里面谁是爱好学习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位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他不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他也从不再犯同样的过错，遗憾的是他年岁不大就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没有听说爱好学习的人了。”

这段话听起来非常感伤。鲁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希望孔子推荐几个学生来为国服务。所以他问“你有哪些弟子是好学的？”孔子“对曰”，“对”表示下对上。在《论语》里面常可以看到，孔子面对贵族，面对政治人物，面对官位比他高的，他都会加一个“对曰”。不管年纪大小，这样才合乎礼仪的规格。孔子说：只有颜回爱好学习。孔子讲好学就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什么叫迁怒呢？我和张三吵了一架，回头看到李四就先骂他一顿，这叫迁怒，事情和李四无关，他却无端挨骂，非常冤枉。但是一般人都很容易犯类似的过错。不迁怒，很难；不贰过，也不容易。儒家强调过失与性格有关。要能不贰过，就要对自己性格中的缺陷痛加改正。所以不迁怒、不贰过是作为颜渊好学的证据，这表示孔子的教育是把学习与德行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孔子接着说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孔子为颜渊感到可惜。一个人如果活不到六十，我们只能说他“得年”，就是他得到几年的生活时间。六十以上才能够说“享寿”，享有多久的寿命。所以颜渊很可惜，只得年四十。孔子惋惜，是因为颜渊最好学，并且德行最好，他如果有机会服务百姓的话，肯定杰出。孔子的理想一定有实现的机会吧。

接下来就更令人伤心了，孔子居然讲完颜渊之后就说没有好学的学生，没有听说过谁好学了。孔子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为什么除了颜渊之外就没有人真的好学呢？没有人达到孔子这个标准呢？这一点是让人感到非常惋惜的事情。孔子活了七十三岁，颜渊过



世时孔子七十一岁。此时孔子对学生的了解已经很完整、很透彻了，他自己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所以他感到特别遗憾，因为除了颜渊就没有听说谁爱好学习了。而他的思想，学生们并没有真的理解，也没有传下来。

学儒家应该也要读《孟子》，孟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但是真正了解孔子，可以把孔子的思想传下去的正是孟子。根据各种资料考证，在孔子过世以后，儒分为八，他的学生分为八派，自立门户。学生们教出来的学生各有特色，有的变成了兵家、法家，不再坚持儒家的观点。也有些人当了帝王之师，如子夏。但是教的都是应用上的知识，并没有把儒家完整的理想传承下来，所以孔子的感叹有他的道理。孟子曾经把颜渊同禹和稷作比较，禹，负责治水的禹；稷，就是周朝的祖先后稷，负责教老百姓种田。我们常常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人溺己溺”就是指大禹治水，看到有人被水淹死，就好像自己没将洪水治好，让这个人被淹死一样。稷呢？听到有人饿死，就像自己田没有种好，以至于让别人饿死一样。孟子说禹、稷和颜渊，异地则皆然。这三个人如果交换处境，他们应该有一样的表现。颜渊根本没有机会实现抱负，但是孟子给他最高的评价，这体现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从颜渊身上我们知道了知识与德行要配合，并且也了解到孔子对于好学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

## 【第79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四章内容比较具体：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其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冉有替他的母亲申请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结果冉有给了她八百斗，孔子说：“赤到齐国去，乘坐的是肥马驾的车，穿的是又轻又暖的棉袍，我听人说过，君子济助穷困，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是孔子担任鲁国国君的顾问期间，这时冉有负责出纳管账。他的同学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给他家里加发一笔出差的安家费用，冉有是公西华的老同学，所以替他单独在家的母亲申请一点小米补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釜、庾以及秉是古代的计算单位，釜，是六斗四升，大概可以维持一般人一个星期的粮食，公西华从鲁国到齐国不是很远，所需时间不是很长。冉有希望多一点，孔子说：好吧，再给她两斗四升。加起来也不过是八斗八升，听起来是有限的。结果冉有自作主张，给了公西华八百斗，八百斗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待遇。换句话说，公西华代表鲁国出使齐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冉有却给了他一年的待遇。虽是帮助好朋友、好同学，但却假公济私了。孔子听了以后当然有意见。他说公西华到齐国去的时候“乘肥马，衣轻裘”，“乘肥马”是说他用来驾车的马很肥壮；古时候出使是需要自己家里准备交通工具的，这话的意思是说公西华家境比较富裕，他驾着壮马，穿的是很轻的棉袍，都是非常贵重的。他的家境不错，为什么还要再锦上添花呢？

一个君子应该雪中送炭，叫做周急。当别人有困难，有急难的时候，可以帮忙，但是不要继富，就是增加别人的财富。君子应该雪中送炭而不应该锦上添花。即使是好同学、好朋友私交甚笃，也不应该这样

做。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公正无私。如果每一个人都照顾自己的同学朋友，哪里还有什么公理正义呢？国家的财富不就浪费了吗？

紧接着是《雍也》第六《第五章》。原文：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当司寇时，称为大夫，大夫就有大夫之家，这个家就可以请家臣，原思年纪很轻，他是孔子的学生，小孔子三十六岁，孔子当到司寇的时候，原思还不满二十岁。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人做官的年纪，一般来说，贵族子弟上大学是十五岁，学习的时间大约三年，三年之后，通过了测试就可以从事公务活动。也就是说十八岁就有能力从事一些公务活动了。原思担任孔子的家臣，孔子给他的待遇是小米九百斗。原思刻苦耐劳，家里情况也不好，他在孔子众弟子中是很贫穷的一位。但原思婉拒了老师给他的待遇，不肯接受这么多。孔子要原思不要推辞，若有余粮可以救助家乡的穷人。

古时候，五家人称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一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邻里乡党就是身边的邻居朋友，多的钱可以帮助穷困的邻里故旧。这是孔子对于待遇的理解，他希望学生能够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工资，至于要如何帮助别人，则可以自己决定。孔子的这一说法也具有现实上的参考价值。

## 【第80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七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回的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背离人生正途，其余的学生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步。”

本章提到颜渊的表现，提到“心”，提到“仁”概念，所以特别重要。

注解《论语》最有名的学者是南宋的朱熹，朱熹在谈到孔子时曾经说，《论语》里没有讨论到“心”。事实不然，《论语》里至少五、六次出现了“心”的概念。比如孔子说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再比如《孟子》书中记载，孔子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出去与进来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的方向何在，说的可能就是人的心吧。而在本章中讲得更明白，孔子说所有学生里面只有颜回的心可以“三月不违仁”，三月指很长的时间。只有颜回的心可以很长的时间不离开、不背离仁。仁代表人生的正路。别的学生只能“日月至焉”，日月指时间很短。孔子的学生这么多，只有颜渊可以长期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而别的学生只能短时间内做到，然后便忘记了，甚至放弃了。这段话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儒家绝不认为人心是本善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小慢慢成长起来的，在许多困难挫折里接受检验，然后越来越完善，一步一步往上提升自己。人的心有时候会流离失所，有时候可以坚持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儒家虽不认为人心本善，但认为人心有思想和自觉的能力。人心经常在变化，就好像念头，我们常说起心动念，心随念转。用心选择人生的正路——仁。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想要，行仁的机会就会立刻出现。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走上人生的正路，我只要表现适当的态度，真诚由内而发，主动愿意去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仁的表现。

孔子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规矩包括礼仪，包括法律，包括约定俗成的各种规范。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是需要修养

的，孔子七十岁才能做到，可见是不容易的事。颜回的心长期不背离仁道，而别的学生日月至焉而已，说明一般人经常会离开人生的正路。所以孔子也强调，“我欲仁”，关键在于要不要做？儒家认为只要愿意，可以立刻走上人生的正路。因为人性向善，只要真诚，由内而发的力量就会带给人们希望。

## 【第81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八章，原文是：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请教，可以让仲由担任大夫吗？孔子说：“由勇敢果决，担任大夫有什么问题呢？”又问，可以让赐担任大夫吗？孔子说：“赐识见通达，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再问可以让求担任大夫吗？孔子说：“求多才多艺，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

这段话里提问的人是季康子。季康子非常年轻，当时大概二十多岁，靠贵族世袭制已经当到鲁国的正卿。而孔子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六十八岁了，孔子从五十五岁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回来之后担任国家顾问。

古代治国，天子称“为政”；一般的卿，称“执政”，直接面向南方，面对百姓；大夫为“从政”。为政、执政、从政是不同层次。季康子执政于鲁国，很希望任用人才。所以他就请教孔子三个学生的情况。第一个问到子路，孔子说，子路果，勇敢果决。关键的时刻他勇于判断，他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只要找适当的职位给他做，他能表现很好。第二个问到子贡，就是端木赐。孔子说，子贡达。达指识见通达。如果要选外交官，那么子贡就是很好的人才，他对许多事情看得很透彻，做官有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到冉有。孔子也用一个字来介绍，艺，多才多艺。任用冉有来服务国家，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做官做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达到大臣的标准呢？那不一定。这里提到的三个学生，孔子对子路和冉有都做过评论，孔子认为他们还没有达到大臣的标准，只能做家臣，他们可以把专业范围的事情做好，至于大臣，要能够有大的眼光与气度。尽管如此，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确实是人才。

接着看《雍也》第六《第九章》，也是和学生谈论有关要不要做官的问题。  
原文：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想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县长，闵子骞对传达的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去了。”

汶水以北已经是齐国的领土了。闵子骞说如果再找人来要我做官，我就要离开鲁国了，这是为什么呢？

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名列德行科第二名，第一名是颜渊。他的孝顺特别有名。闵子骞是个人才，季氏要让他担任费邑的县长，这是鲁国一个重要的城邑，结果他断然推辞了。他对传达的人说，好好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我就要逃到齐国去了，不再留在鲁国。他这样说是因为不愿意为季氏家族来效劳，觉得不值得为季氏做官，可见他是良禽择木而栖。关于这项选择，当然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可以先做官，以官职来造福百姓，让别人做，也许做得更差，对百姓更不好了。但如果接受官职，将来自己的理想与长官的政策有冲突又该如何呢？比如孔子另一学生，冉有，替季氏管账，增加税收，让季氏的财富越来越多。孔子非常生气，用“鸣鼓而攻之”来批评他的学生冉有。因为孔子非常伤心，学生出来做官，没有替百姓着想，却为了主人的利益损害百姓的利益，这完全违背孔子的教训。其实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做官，拿别人薪水，可能被要求做的事会违背老师的教导、违背原则，那怎么办呢？所以闵子骞可能不愿意陷入这样的困境。

季氏家族的人，在鲁国的表现给人民的观感不好。鲁国有鲁君，另外还有三家，三家与鲁君之间，有各种竞争斗争的关系，季氏的家族曾经把鲁君赶出国去，他们有能力另外设一个鲁国的国君，恶势力不可谓不大。孔子在鲁国做过官，做了五年，官拜司寇甚至行摄相事，最后还是决定周游列国去了。孔子都没办法发挥他的抱负和理想，孔子的学生恐怕处境更为艰难，所以闵子骞的选择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篇可以知道，一个人才对于自己的出处进退，应该作出明智的判断。



## 【第82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一章是：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回的德行真好呀，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样生活的忧愁，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有的快乐，回的德行真好呀！”

我们不曾见过孔子以这样的语气来称赞学生。用“贤哉回也”做开头，再用“贤哉回也”来结束，可见他对颜渊赞美的程度。这里用到了“贤”字。我们以前谈过，“贤”有三个用法：德行好，是谓贤良；特别聪明，是谓贤明；能力超过别人，是谓贤能。不管是哪一种用法，意思都是代表杰出优秀。

颜渊的“贤”表现在“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用这九个字所描述的生活，恐怕很多人听了都会皱眉头，每天吃一竹筐饭，喝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生活非常穷困。“人不堪其忧”，任何人想到这种情况都会觉得忧愁。但是，颜回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快乐。颜回有内在的修养，他的快乐另有所在。宋朝的学者很喜欢问，孔子与颜回的快乐在什么地方呢？这叫“寻孔颜乐处”。让学生写作文，这作文其实还不好写呢，孔子与颜回为什么快乐？其实孔子也非常穷困，与他们的贫穷形成反差的是他们心灵的快乐。庄子有一段话，大意是孔子对颜渊说，你怎么不去做官呢？颜渊说我家在城里有一小块田，可以种种桑树，养养蚕，我便有衣服可以穿。城外也还有田，种了稻米之后，便有稀饭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有稀饭可以吃，还有老师所教的道可以让我快乐，为什么还要去做官呢？当然这是庄子的看法。说实在的，颜渊有机会的话，肯定愿意出来造福百姓的，因为他是儒家。南北朝时的作品《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对兄弟，哥哥很喜欢做官，总希望在官场上有所表现，热衷于政治活动，弟弟却到东山隐居了。宰相就问哥哥，你们两兄弟何以差别这么大呢？哥哥的书念得不错，他

回答得很好，他说我是不堪其忧，我弟弟是不改其乐啊。如果叫我过那么穷的隐居生活，我不堪其忧，所以我宁可按照我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来好好做官，在社会上发展，只要我做得正当，得到功名富贵不也是正常的吗？而我弟弟是像颜渊一样不改其乐。

孔子三千弟子只有一个颜渊，他的“不改其乐”一般人不容易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学习要取法乎上，要知道最高的标准在哪里，然后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醒自己。比如面对贫穷，孔子也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没有人喜欢的。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但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是不接受的。贫与贱每个人都讨厌，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也不会排斥。颜渊就是这个例子，因为生逢乱世，所以像颜渊这样的人才没有机会展现才能，陷入了穷困。但是颜渊不逃避，反而藉这个机会修养自己，展现出贫而乐道的最好的示范。

## 【第83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二章，原文是：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人生观，只是我的力量不够啊。”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走到半路才会放弃。现在你却是画地自限。”

我们都知道冉求是孔子非常重视的一位同学，他列名政事科第一名。孔子也一再强调冉求多才多艺，做事可以让人放心，但是他性格比较退缩。在本章里他就直接向老师坦白承认：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但是我力量不够。还记得孔子曾经说过：有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追求完美的人格，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也许有吧，但是我没有见过。孔子的话说明一个人只要愿意走上人生的正路，一定会有力量。因为这力量来自于自己，我希望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能够不断地行善，与任何人都创建适当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就看自己要不要去做了。

谈到“不能”与“不为”，孟子分析得最好，孟子曾经举例说明二者的差别，手臂底下挟着泰山，要跳过北海，说我做不到，是真的做不到啊，因为没有能力。但是为长者折枝，看到老年人，看到前辈，向他弯腰鞠躬这样的事情，说我不能，那不是做不到，是不去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得分析很透彻。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为什么各国对我的理想，都好像没办法接受呢？子贡建议老师降低一点标准，把理想降低一些，道理说得浅白些，别人说不定就会接受了。孔子听了之后当然不满意，他说我如果降低标准，迁就世俗，那我的理想只为了迎合众人，就算是做到了，也不算是真正的理想。所以孔子说得很清楚，力量不够的人，走到一半才停下来，他尽了全力。西方学者谈到希腊人的理想的时候会强调，人性不是一个名词，人性是一个动词。一只蜘蛛生下来之后，成长到一定阶段，自然就会结网，可以说任何一种动物生下来就接近完成了。比如养猫，不论怎么养都不会变

老虎，只会变胖猫。其他动物都一样，绝不能脱离本能的范围。只有人不同，人作为万物之灵，最可贵的就在此，一个人从年幼无知，到可以掌握许多知识；从小时候只替自己着想，到后来可以替天下人设想；从器识短浅的小人可以修养成为君子。人可以日趋完善，这是儒家对人的一种正面看待。

没有人生下来就完美，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走向完美，变得越来越好，就看你是否立定志向，选择适当的方向去努力。一个人天生的禀赋总是有限的，但是人充满各种潜能，要把潜能体现出来，这一生才不至于辜负自己的各种条件。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我们看到冉求画地自限，就要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毛病，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尽快去改善，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

## 【第84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四章，原文是：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担任武城的县长。孔子说：“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了吗？”他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他走路时，不抄捷径，若不是公事，也从不到我屋里来。”

这是孔子和学生子游的谈话，子游比孔子小了四十五岁。年纪很轻，但也是一个杰出人才，列名四科里面的文学科。澹台灭明走路不抄捷径，说明这个人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都是光明坦荡，走正路，不抄小径。如果不是公事，从来不去找长官。公事公办，光明磊落。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说的就是他，为什么以貌取人会错过子羽这个人才呢？因为据说他长得很丑，相貌不够堂皇，看起来不像个人才，所以若以貌取人，必然看不上丑陋的他，结果便会错失了真正的人才。这便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说法。有时候外表和言谈会有一种蒙骗性。有些人面恶心善，长得很丑，内心非常善良。也有些人长得人模人样，心里却很险恶。

接着看到下一章，是对当时的一位鲁国大夫所做的评论，原文：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伐”是夸耀，孔子评价颜渊时曾说“无伐善”，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孟之反不伐，孟之反不夸耀自己，战败了，要有人殿后，挡住敌人，那是九死一生的危险任务。结果他最后进城的时候居然说：不是我敢在后面殿后，是我的马跑得太慢了。他不夸耀自己的勇敢。这让我们想到孔子的父亲也有类似的表现，他曾经率领三百个军人打进对方的城

内，后来发现是个计谋，敌方打算引诱他们进来以后，把城门关起来加以歼灭，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个大力士，非常健壮，他适时的将城门顶住，让三百个军士，全部撤走，自己才离开。所以孔子对于勇敢的品质，是很肯定的。做到不夸耀自己需要很好的修养功夫。老子就曾说过一个人不去夸耀自己，他的功劳就不会离开他，因为他不夸耀，别人就总是记得他的功劳。

## 【第85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七章，这一章内容很短：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说：“谁能走出屋外而不经门户呢？为什么做人处事却不经过我所提供的正途呢？”

这段话是一种很深的感叹。孔子作为一位有使命感的学者，他个人的创见，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承礼启仁”，礼是周公制礼作乐，是整个文化传统，孔子承续了礼，打开的是仁。“仁”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要求行善避恶，一般来说有两种考虑，第一种是外在的规范，叫做礼仪，礼仪也包括法律在内，这是外界所给的要求，让人们行善避恶，社会才能稳定，才能有秩序。另外一种是真诚信地由内而发，自己去行善避恶，这个特别困难。孔子所打开的仁，就让人人的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人为何要行善？大致不出三种理由。第一是外在的压力，人群的要求。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守法就要受到制裁，就要受到舆论的压力。第二是信仰宗教，因为宗教的特色之一是把人一生的功过善恶放在死后报应。为了避免死后的审判，所以要行善避恶。第三是内在的自觉，要靠良心。儒家教育重点在于第三点，儒家要求创建人格的主体性，自我是道德实践的主体，要自觉地去行善。孔子虽然强调行仁要真诚而自觉，主动地行善避恶，但也从来不怀疑或者否定前面两者存在的必要性。儒家对于别人的宗教信仰一向是尊重的态度。儒家承礼启仁，不仅要靠礼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要靠仁，让他自觉从内在产生力量，来行善避恶。儒家同样重视礼仪的规范，从来不去质疑礼的约束作用。儒家行善避恶是以仁作为基础，“仁”就是由真诚而自觉产生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做该做的事。但是要配合礼的规范和个人的宗教信仰。儒家的思想具有包容性，不像西方的一些见解，往往具有排他性。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不经过我提供的路，怎么可能走上人生的正途呢？说明孔子很有信心，“承礼启仁”，“仁”的观念是孔子

一生学习与思考的心得，是他力行实践的，可以作为验证的。没有人生下来是完美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也都有责任走向完美，当我们行仁时，必然是处于社会群体中，“仁”，从人从二，左边是人字边，右边是二，表明我们和人群不能脱离，因为二人为仁。一个人关起门来行仁，绝对是行不通的，所以“仁”对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责任，都有非常清楚的交待。



## 【第86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八章，原文是：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质朴胜于文饰就会显得粗野，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文饰与质朴搭配得宜才是君子的修养。”

孔子很推崇君子这种人格典型，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呢？孔子曾经从多方面来描述，比如吃饭不要老想吃得很饱，居住不要老想住得很舒服，心思不要放在物质享受上，因为君子另外有他的快乐。同时孔子强调君子说话要谨慎、做事要勤快。

这一章是第一次强调文、质要搭配得宜。“文”的基础是“质”，“质”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自然的本性，在还没有受教育之前的自然状态，一般称做质朴。孔子一直强调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文”指文化、文学、文艺，都是借由后天学习而来的。书读得多是谓博学，而行为上要用礼来约束。质胜文则野，质朴的本性比较多，受的教育有限，这称作野。古代人很喜欢称山里面的人为野人，野人就是淳朴的百姓，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在《孟子》书中，曾经把舜说成与山里的野人没什么差别，但是舜听到一句善的话，见到一件善的行为，心里向善的力量立刻像江河决堤，“沛然莫之能御”。文胜质则史，在古代，史是一个官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帝王说的话、做的事都有人记下来。古代的“史”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受过高度教育的职位。文饰比质朴要多，重视礼仪、礼节，但内心不见得有真诚的情感，讲话恰到好处，做事没有瑕疵，但是这样的人让人摸不透他心里想什么，容易缺少真诚的情感。而君子是两方面兼顾，即所谓的“文质彬彬”。“彬彬”这两个字也可以写成“斑斑”，就好像斑马线那样，一条黑、一条白。彬彬代表搭配得宜，该淳朴就表现淳朴，该文雅就表现文雅。这当然是很高的要求。

儒家提倡文质彬彬，是强调外在与内在要合一。正如《诗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意思是一个丽质天生的人，即便是穿着素白的衣服也显得很漂亮。礼仪或是文饰便是白色的衣服，真正的彩色是内在真诚的情感，这是儒家基本的立场。

## 【第87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九章，原文是：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人活在世间，原本应该真诚，没有真诚而能活下去，那是靠着侥幸来免于灾祸。”

这段话特别重要，因为孔子很少谈到人性的问题，很多专家都说《论语》里面谈人性只有一章，就是□阳货第十七□：“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除此之外，本章可以配合来看。人应如何在社会立足？孔子的建议很简单，“直”。“直”就是由内到外直接出去，代表真诚而正直。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活在世间，一生都应该真诚，唯有真诚才能够与别人创建适当的关系。“罔”代表不真诚，不真诚而能活下去，那是侥幸得免，因为侥幸而得以免于灾祸。

人之生也直，直指内心真诚的要求，真诚的心一旦表现出来的话，生命就会有非凡的表现。生命的品质也会往上提升。

## 【第88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二十章，原文是：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说：“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比不上进一步去喜爱这个道理，喜爱这个道理比不上更进一步去乐在其中。”

孔子把学习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知之”。知道和了解道理的重要性。比如我现在知道做人处事要孝顺父母，要友爱兄弟姐妹，要和朋友讲信用。这是知道，老师一教我就知道了，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喜爱这个道理。

第二层次便是“好之”。喜爱、喜欢这个道理。人为什么喜欢好的道理呢？因为人性向善。孟子曾说可欲之谓善，心里觉得很喜欢的就是善。因为了解人性向善的道理，就喜欢这个道理。

第三层次是“乐之”，乐在其中。表示我要去实践，否则我只是知道，只是喜欢而没有行动，那也是枉然。道理是道理，不去实践，还是不能掌握它。如果我进一步去实践的话，就可以体会，原来道理有这么深刻的意义。做到了之后，感觉到那种快乐是由内而发的快乐。这是学习的三个层次。

记得我几十年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耶鲁大学的校长有一次在毕业典礼上用三句话勉励同学，他说到学校来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要来学习；第二件事要充分理解所学的东西，很多人学习的时候囫圇吞枣，把知识背下来但却没有消化，生吞活剥学了也没有用。第三件事就是要去品味知识。借用一下英文，品味的英文叫做enjoy。joy是快乐，这和孔子说的乐在其中一样，enjoy就是能进入快乐的状态。对于知识，要学习、要理解、要品味，这就是一所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勉励他的学生们要做到的三件事，的确很有道理。希望学习者这三个阶段

都做到，如果光是学习成绩很好，会考试，分数很高，但根本就不喜欢，这证明没有理解；理解了之后才会喜欢，做到之后才会乐在其中，以它为乐。这样才能使知识产生真正的作用，知识是一种力量，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品质。

如果我们学习《论语》中孔子的各种思想，最后不能做到乐在其中改变自己，这些知识永远只能是装饰，没有用途。宋朝学者认为如果在学《论语》之后，与学《论语》之前是同样的一个人，表示他没有真的学过《论语》。人学了《论语》之后必定有所不同，因为学了其中的道理，若真正懂得一定会喜欢。而真正喜欢，一定会去实践，实践的时候便乐在其中。这也是我个人的体验。学了《论语》之后，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从知之而好之而乐之。所以不但我应该学《论语》，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不止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学，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了解孔子的学说。

## 【第89讲】

《论语·雍也第六》的第二十一章，原文是：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说：“中等才智的人愿意上进，就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中等才智的人自甘堕落，就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了。”

本章要注意对“以上、以下”这两个词的理解。孔子在《阳货第十七》讲过一句话，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子的意思是说：只有最聪明的人和最笨的人是不会改变的。最聪明的人一听就懂，不需要改变。最笨的人怎么改都改不来，所以孔子也说没希望改变他们。

要把“以上”理解为“而上”，“以”和“而”可以通用，理解为中人而上、中人而下。就是中等才智的人如果愿意上进，便可以和他们谈高深的道理；中等才智的人如果自甘堕落，就没有办法和他们谈高深的道理。重点在于中等才智这些人自身的志趣，这样的说法和孔子上智和下愚那段话意思就一致了，因为他说上智与下愚不移，关键在于中间的占多数的那一部分学生。西方心理学家做过很多关于学习成效的研究，有一个简单的结论，一个人的智商，在他学习的过程里大概占一半的作用，自我努力占另外一半。除了天生的聪明，其余的就是让另外一半发挥作用。

我们曾经提过有三种行业需要外在的配合才有成果：第一种行业是农夫，耕田需要老天配合，风调雨顺才能有好收获；第二种行业是医生，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需要病人按时服药、按时复检，才能够使他的医术产生效果；第三种行业是老师，要学生配合老师的教学才有成效，否则再好的老师，再怎么认真教学也不见得有用。所以就孔子这位教育者而言，他虽有诲人不倦的热情，但若学生自甘堕落，也难以和他们谈论高深的学问，帮助他们有所增长了。

## 【第90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二十二章，原文是：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请教什么是明智。孔子说：“专心做好为百姓服务所该做的事，敬奉鬼神但是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可以说是明智了。”他又请教什么是行仁。孔子说：“行仁的人先努力辛苦耕耘，然后才收获成果，这样可以说是行仁了。”

樊迟在孔子学生里面属于是比较后段班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取名迟，好像也有点迟钝的意思。在《论语》里面只有他三次请教老师什么是“仁”，而孔子三次给他的回答都不同。这个学生经常在老师身边，有时候替孔子驾马车，有时候跟着老师到山东曲阜附近的舞雩台上去休憩。他后来也想就业了，对老师说：听你的课听了多年，我也没什么心得，你教我怎么做农夫算了。我去耕田，至少还不会挨饿。

在本章里樊迟问两个问题，都是好问题。孔子教学生往往是“仁”与“智”要同时考虑。“智”是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孔子认为明智，是够聪明知道尽自己的责任，“务民之义”，“义”这个字就是该做的事。先把活着的老百姓认为该做的事都设法做到，把人应该负的责任担起来。但为什么既敬鬼神又须得远之呢？尊敬祖先，定期祭拜，这是古时候的规矩。我们的祖先已经完成他们在世间的任务，为我们立下了很好的规矩，表现了很好的典范，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让他们安息吧。所以除了定期祭拜，平常就保持距离，不要老是麻烦他们。我们看到很多人一有问题发生就去找鬼神，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不对的。儒家反对这样做。

接着，樊迟再问什么是“仁”？我们经常把“仁”翻译成“行仁”，因为仁需要行动。樊迟问什么样的作为可以称为行仁呢？孔子说：先难而后获。先努力辛苦工作，然后再问报酬，问有没有收获、有多少收获，

这样做便是行仁。不要先问收获，要先问自己有没有把事做好？这就是人生的正路，不论待遇如何，只要是该做的，就应做好它。

真正重要的是人生的自我修练。



## 【第91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二十三章。原文是：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说：“明智的人欣赏流水，行仁的人欣赏高山；明智的人与物推移，行仁的人安稳厚重；明智的人常保喜乐，行仁的人得享天年。”

这段话区分了智者与仁者，一般我们把“乐”字读为(yào)(一幺`)，也有人坚持读音为(lè)(ㄌㄜˋ)，说实在的也未尝不可，因为欣赏流水、欣赏高山，便是以它为乐。

智者为什么欣赏流水呢？因为流水很有弹性，它碰到山就转弯了，遇到低洼的地方就把它填满再过去；而智者任何状况都知道该如何判断、该怎么做，他很快就可以做个选择，并且选择都正确。而水的特性是活泼流动，有如智者保持开放、随时准备迎接挑战的心态一般。其次，为什么说仁者乐山？山稳重，无所不包容，一座山有矿物，有植物，还有各种动物。所以山的包容性，就像仁者一样，对所有的一切，仁者都可以欣赏。

水活泼流动，山安稳厚重，所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接着谈到“智者动，仁者静”。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河流不分昼夜地流动，永不停止。犹如智者能与时俱进，能很快适应各种变化。仁者是静的，他厚重，宽厚，包容，冷静地看待世界，从容地和社会保持联系。

但是智者能动，而未必能静；仁者则能动，也能静。因此可以说智者欣赏流水，仁者除了欣赏流水之外还能欣赏高山。儒家认为最高境界是仁者。而智者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就方法上、手段上、技巧上，去把事情做好的能力。而仁者是追求生命中的最高目标。

至于“智者乐、仁者寿”。乐和寿应做这样的理解：智者能够快乐，仁者不但能够快乐，还可以安享天年。仁者是更开阔的，更高层次的境界，比智者更高。

孟子把圣人分为四种，有最清高的，有最随和的，有最负责的，还有最合乎时宜的，该清高就清高，该随和就随和，该负责就负责，这就是孔子。孟子认为只有孔子才能做到合乎时宜。比如伯夷很清高，但如果要求他随和一些，他做不到。柳下惠很随和，有时候要求他清高一些，他做不到。孔子在《微子第十八》曾经说他自己，无可无不可。我没有一定要这样做，也没有一定不要这样做。看时机而定，看是否具有正当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

## 【第92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二十六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请教说：“若是告诉行仁的人井里有仁可取，他是否跟着跳下去呢？”孔子说：“他怎么会这么做呢？对于一个君子来说，你可以让他过去，却不能让他跳井，你可以欺骗他井里有仁可取，却不能诬赖他分辨不了道理。”

我们曾经提过，宰我是非常聪明的学生，他名列言语科的第一名，但是虽然聪明却不用功。孔子的回答很直接。他说怎么会这样做呢？对于一个君子，你可以让他过去，不能让他跳井。因为听说水井里面有仁可取，君子到水井边就要看看什么是有仁可取呢？是不是井里面真的有人需要救助呢？或者井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他可以去看，但他不见得会跳井。他会作判断，不会随便跟着跳下去。你可以欺骗他说井里有仁可取，但是你不能诬赖他分辨不了道理。

宰我是故意在挑战仁者的概念。孔子告诉他不要把仁者想得很笨，仁者会作明智的判断和选择。

## 【第93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二十八章，这一章很有名，原文是：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应邀与南子相见，子路对此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做得不对的话，让天来厌弃我吧，让天来厌弃我吧。”

本章有其一定的重要性，因为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孔子为什么跟南子相见；第二，孔子居然发誓。

孔子是鲁国人，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到了卫国，卫国国君是卫灵公，他的夫人南子是古代的名女人，她本是国君夫人，但是另外还交男朋友，所以名声不好。孔子接到请帖，准备要去。子路知道后十分不以为然，他个性刚直爽快，很有正义感，年龄比孔子小九岁，算是所有同学里的学长。因为只差九岁，说话有时候就比较直接，表情有时候写在脸上。子路不开心，认为老师不应该答应那个女人的邀请。但孔子还是去了。

根据很多资料记载，孔子去了之后也没发生什么事，他确实是被利用了，南子接见他的时候是隔着帘幕的。资料上说南子把她的各种装饰品都戴在身上，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好听，有时候笑起来环佩之声叮叮当当的。以现代的话语形容，就是打扮得像一棵圣诞树一样。南子不是单纯的只接见孔子，她另有所图。她安排孔子随她和卫灵公在卫国的都城街道上巡游。让卫国百姓知道国际有名的学者孔子来到卫国，就在后面的车上，故意藉这个机会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因为每一个国君都希望有国际学者来支持，孔子当时已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他到很多国家，国君都亲自接见，很多大夫也都与他做朋友。当然孔子也有吃瘪的时候，比如在陈蔡之间被围，那是特别的状况，因为发生战争。史书上说孔子随卫灵公和南子招摇过市，马车在都城里面绕一圈，让卫国的老百姓都看到孔子跟在后面走，会支持南子这一派，孔子实际上被南子利用了。子路知道了当然不高兴，孔子居然对天发

誓，整部《论语》里面孔子发誓只有这一次。孔子曾经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一个人如果得罪天的话，没有地方可以祷告。由此证明孔子相信的是天。我们说孔子相信天并不是说他不相信鬼神，孔子当然相信鬼神、相信祖先，所以孔子祭拜的时候非常虔诚。但是最高的神是天。所以帝王称为天子。比如说在民间故事里面就把包拯称为包青天，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公正严明。天在古人心中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仁爱，照顾百姓。二是公正，奖善罚恶。

孔子见南子的事，子路不能谅解，孔子就发誓说如果我做的事不对，天厌之、天厌之。这是很重的誓言，因为孔子相信天是公正的，如果自己做错了，天来讨厌他，天来厌弃他。孔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孔子认为自己没有错，古时候君子到一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的国君夫人正式发请帖邀请，按照礼仪的规定不能拒绝，一定要接受邀请去与她相见。《左传》里面有一句话，它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这就是答案。古代所谓的“礼”是用来顺天的，所以礼的来源是天，上天生下老百姓，有各种职务，有些人尊，有些人卑，秩序井然，而人间所制定的礼仪，是要以天的要求为根据的，所以“礼以顺天，天之道也”，这是上天所规定的。

## 【第94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三十章，也就是这一篇的最后一章。它原文是这样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如果有人普遍照顾百姓，又能确实济助众人，这样如何呢？可以称得上行仁吗？”孔子说：“这样何止于行仁，一定要说的话已经算是成圣了！连尧舜都会觉得难以做到呢！所谓行仁就是在自己想要安稳立足时，也帮助别人安稳立足。在自己想要进展通达时，也帮助别人进展通达。能够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如何与人相处，可以说是行仁的方法了。”

子贡是言语科的高材生，他一定也常听到老师说行仁很了不起，但是他不太懂到底怎么样叫行仁？所以就问：博施于民，又能够济助众人，这样的人可以算行仁吗？子贡理解的善，是自身与他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一个人行善就要设法照顾更多的人。结果孔子回答：这已经超过行仁的要求了。“必也”，就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已经达到圣人的标准了。“必也”，在《论语》里面是表示一种假设语气。在孔子心目中圣人就是尽自己的力量照顾天下人，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照顾天下人，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安顿。孔子所谓的圣人是指圣王，一般人不太可能成为圣，因为他只是老百姓，只能照顾一家人，一乡人，或者一个地区的人。但是王不同，可以照顾天下人。孔子心中的圣王，是尧、舜、禹、汤、文武到周公为止。

孔子认为，能够普遍照顾百姓，已经达到圣的要求，连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儒家的思想是强调自身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照顾别人，目的是为了完成自我对人性的要求，完善自己的人性。做人必须努力择善固执，才能够使向善的人性得到完成。最高的境界就是《大

学》所说的止于至善。这样就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道德系统。仁者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种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加积极的态度。自己想要进展通达，也要帮助别人进展通达。

末尾孔子说“能近取譬”，能够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如何与人相处，就是行仁的方法，也就是把别人设想为自己，把自己设想为别人。今天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是这个意思。西方有一句谚语：对自己要客观，对别人要主观。对自己客观是要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不要太主观。对别人主观是要把别人当自己。其实在中西方，人和人相处的原则极为相似，只是孔子的原则背后有“人性论”作为基础，所以显得更为完整。

## 述而第七



## 【第95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一章与第二章。□述而□篇在《论语》里面是特别值得我们用心学习的，因为其中提到很多孔子生活的细节，包括孔子对自己的描述，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首先看第一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相信又爱好，我想自己很像我们的老彭吧。”

孔子在描写自己，“窃”，是一个谦虚的说法，理解为我私底下把自己和老彭比。老彭是商朝的一位大夫，事迹不可考。孔子的祖先是商朝的后裔，所以他特别把商朝的一位古人拿来与自己相比，用意在于说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点像那位在商朝时候任职大夫的老祖先的做法。

述而不作，传述而不创作。古时候讲“作”的时候是很慎重的，作指能够制礼作乐。《中庸》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有天子的位置，而没有圣人的德行，不能制礼作乐。反过来，有圣人的德行而没有天子的位置，也不能够制礼作乐。所以古代的“作”代表制礼作乐，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孔子述而不作，因为本来就没有“作”的条件。

接着是第二章，原文是：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孔子说：“默默存想所见所闻，认真学习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倦怠，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

默而识之。“识”是记，要念成(zhì)(止`)， “识”就是把所见所闻记下来，再去存想、存思。孔子对于平时的所见所闻都是默默存想，不急着想去发表意见。学而不厌，认真学习而不厌烦。诲人不倦，给人教

诲，永远都不倦怠。本章真正难以理解的是最后一句，“何有于我哉”。一般有两种翻译，第一种是说“何有于我哉”，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困难？“何有”就是有什么困难。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这三件事有什么困难，很容易，好像显得太骄傲了。另一种翻译“何有于我哉”，没有一样东西在我身上实现的，“何有”是哪里有一样在我这里实现呢？那又太谦虚了。这两种翻译都不合适。我这样理解：“何有于我哉”，指他问自己这些事我做到了多少呢？“何有”的“有”可以指一种程度，我做到了多少。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三点是孔子自我要求的原则。“何有于我哉”，不应该理解得太骄傲说“这有何难呢？”也不能理解得太谦虚，说自己“什么都没有”。恰当的翻译是我努力做这三件事，我做到了多少？孔子认为对这三件事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论语·述而第七》第一章就是孔子对自我的描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传述而不创作，好好把古代的思想精华介绍给学生，年轻的一代再把它往下传就功德无量了。而他个人的三点要求，“何有于我哉”，是他常常在问自己做到了多少？要精益求精，不断做得更好。

## 【第96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三章。这一章值得特别注意，原文是：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刻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呀。”

老子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病就是缺点，一个人只要把缺点当缺点，就会提醒自己不要犯这些缺点，相反的，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缺点当缺点，所以我们老是一而再的犯这些毛病。孔子所说的四句话真令人佩服，它是孔子的自我要求。孔子之所以让人佩服，之所以那么完美，就是他常常提醒自己：我德行不够，我学问不够。知道自己不够，就会不断鞭策自己上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不”表示你需要立志。在德行上要立志好好修养，在学问上要立志好好研究。“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不能”表示你做得不够，需要努力。

“志”这个字很好，士心为志，上面是“士”，下面是“心”。士代表念书人，古代认为念书人才会有志向。而一个人如果不受教育、没念书，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取法于上，他对于人生的更高层次没有任何了解，如何能懂得立志呢？又能有什么志向呢？受到好的教育，就知道原来人生的发展是要让人性趋于完美。先要立志，有了生命的目标，再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奋斗，日起有功、日新又新，最后止于至善。

“不善不能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问题是你能够改吗？孔子说过，“过则勿惮改”，有了过失不要怕去改正。为什么一般人害怕改正呢？因为改变自己的过失就好像改造自己的性格一样，过失往往跟性格有关。你有什么样的性格，就可能有什么样的过失。那就针对自己的性格把过失去掉，性格的优点便会完全表现出来。

接着看第四章，前面所讲的是孔子的忧虑。这一章描写的是孔子气定神闲的生活态度。原文是这样的：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平日闲暇时态度安稳、神情舒缓。

“燕”是安，平时的生活。申申如也，指态度安稳，好像手脚都伸展得开，没有什么烦恼，在乱世里面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夭夭如也，好像伸懒腰，神情舒缓。虽然在乱世，又有前面所讲的四种忧虑，还要周游列国，孔子平常态度安稳、神情舒缓，确实需要极好的修为。人生容易有烦恼，但是不要忘记，能把握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也很难选择要生活的环境，但却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不管天下怎么乱，不管外面情况如何复杂，要安详地对待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平常没事的时候要能够稳定下来。

孔子有空的时候就会唱歌，他如果不唱歌，通常都是因为他有伤心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遭遇让他感到难过，孔子很少为自己而难过的。这个世界上多数人都栖栖惶惶，而孔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安顿，他的学说在他自己身上实现得最充分。

孔子一方面有四种忧虑，他要把自己的毛病、缺点尽量减少，他担心的是未能除恶务尽，让自己趋于完美。另一方面他的日常生活非常潇洒、非常安稳自在。

## 【第97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五章。原文是：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说：“我实在太衰老了，我竟然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

孔子年轻的时候就以周公为崇拜对象。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一个伟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崇拜另一个伟人”，因为年轻人本身需要努力发展，需要有一个偶像作为发展的指标，要根据他的示范来努力改造自己。对孔子来说，处在春秋末期，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周公。因为周朝初年，周武王把商朝打败之后，只做了短短六年的国君便离世。儿子成王接位的时候，年纪很轻，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便出来辅政。因此他有天子的德行与地位，得以制礼作乐。周公的伟大不只在辅政，最重要的是他制礼作乐。一个社会需要有规范，夏、商的礼乐制度已颇具规模，到周朝更是集大成，灿然完备。这都是周公的功劳。

提到做梦，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道家的庄子。庄子生活非常穷困，有一天在外面砍柴累了就在树下休息，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限制，生活穷困、体力衰退，既不能在天上飞，也不能进水中游。庄子做梦梦到蝴蝶，蝴蝶到处飞舞、非常自在，在这一刹那庄周完全忘记还有自己的存在。但是好梦易醒，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周，并不是真的蝴蝶。他就问：是蝴蝶梦到我呢？还是刚才我梦到蝴蝶呢？这是道家思想的特色，把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设法打通，就好像我们和蝴蝶都在自然界，大家为什么不能相通呢？

孔子经常梦见周公是很合理的，因为周公使人间上轨道，能够有礼乐教化。而孔子当时处在春秋末期，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整个社会在慢慢瓦解。孔子特别推崇周公就是担心再这样下去，人们自相残杀，会毁灭自己。现在的社会也一样，人类所储存的原子弹、核子弹可以毁灭地球七次。这些事实让人反思：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为何不能够好好相处？所以孔子梦见周公，是希望把周公当初的作为，在

他那个时代发扬和发展，让社会稳定下来，形成天下大同的局面。这一章反映出孔子的理想，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有其参考价值。

## 【第98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说：“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确实把握德行修养，绝不背离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艺文活动。”

这四句话很重要。如果你到过山东曲阜的孔子研究院，一进大门就会发现它有四根大的石柱，就刻着这四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在《论语》里面经常出现，指的是“应行之道”，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算是正当的人生。所以“道”最好的翻译是“人生的理想”。没有人天生是完美的，但是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孔子谈志有三：第一志于学，立志求学，好好学习。第二志于仁，立志于走上个人的人生正路。第三就是志于道。用志来表达所追求的目标。“志于道”是立志走上人类共同的正路。

“据于德”，“据”就是抓紧，何以要抓紧“德”？因为德行的“德”在古代与获得的“得”通用。每一个人的德行都是自己努力实践之后的心得，那才能叫德。比如说有人行孝道，他就有孝顺的德行；有人讲信用，他就有守信的德行；有人认真做事，他就有尽忠职守的德行。而德行很容易得到之后又失去，比如努力孝顺了很久，后来放弃了，同时也就失去了德。所以孔子用“据于德”，据就是占据，要紧紧把握德行修养。

“依于仁”，依就是不要背离，不要违背人生的正途。我们还记得孔子说过，众多学生里只有颜渊，他的心三月不违仁，三月表示很长的时间，不会背离“仁”这个字，就是人生正途。“依于仁”是每个人的人生正途，

“游于艺”，艺是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就是礼仪；乐就是演奏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古代想要做官，第一要懂得五经，各类经典；第二得具备六艺，意即技能、专业能力。“游于艺”的范围可能包括更多，但六艺是最基本的。在六艺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和修养。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调节和修养自己的情操。



## 【第99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七章，这一章值得注意，原文是：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说：“从十五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导的。”

一般都以为束脩是肉干？翻译为：孔子说：任何人只要带十束肉干找我，我没有不教导的。为何我将“束脩”翻译为“年纪”呢？要特别说明一下。

古代人讲话，有一定的句法，我仔细查了《十三经》索引，整个查了一遍。古代从来没有人讲话用“自行.....以上”的说法。但有“自.....以上”的说法。如“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意思是古代的小孩出生之后，因为医药卫生不够发达，小孩子的死亡率很高，所以政府就规定，小孩子长牙以上，也就是一岁以上才要登记户口。因为当时书写不太方便，用竹简刻字，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立刻去报户口，刻竹简，后来不幸夭折了，还要涂改掉，太麻烦了。所以政府规定小孩子长牙齿，一岁以上，才来登记户口。因为长牙齿就可以吃硬的食物，容易存活下来。依据这个句法，所以我们不要把这句话中的“自”翻译为“自己”，而要把“自”理解为“从”的意思，而“行束脩”另外有解释。

再谈到“束脩”，《论语》里面从来没有孔子收肉干的纪录，在《乡党第十》，孔子公开表示，外面买的酒与肉干他不吃。如果有学生送肉干，孔子就要问，是妈妈做的还是外面买的？外面买的老师不吃。在古代贵族子弟十五岁上大学，是要送束脩的，十束肉干。后来就用给老师行的束脩之礼来代表十五岁。用一个特殊的词或礼仪，作为年龄的代称。古代常用这种替代法。女孩子十五、六岁要行及笄之礼，就是把头发梳起来，可以准备嫁人了。男子二十岁行加冠之礼。所以问男孩子加冠与否？意思是满二十岁了吗？问女孩子及笄与否？是满十六岁了吗？这是古代的习惯用语。所以行束脩之礼，就是指十五岁。这是有根据的，东汉的郑玄也说过：束脩为男子年十五以上。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自.....以上”。“自”这个字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二十次，有两种用法，有十次当作“从”，比如：“有朋自远方来”，这个“自”就是“从”远方来。有十次当作“自己”，比如：夫子“自道”，老师自己说自己；交朋友，朋友如果不听劝告，我们就要停下来，不要“自辱”，自取其辱，自己侮辱自己，此处“自”解为自己，是指对自己产生某种影响或后果。“自行束脩以上”，中的“自”，是“从”，理解为从十五岁以上。

对于束脩的不恰当理解，造成我们对孔子的误解。有一位哲学界的前辈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到这一段，并加以比较，他说孔子与苏格拉底时代差不多，但是有一点不同，苏格拉底曾经公开批评别人收学费，因为他与别人谈话，或者给别人指导从来不收学费。所以针对孔子收束脩的行为，好像比苏格拉底略逊一筹。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所以便加以研究，后来发现孔子其实不收肉干，把他说成收肉干是从字面上去看，而没有了解“自.....以上”的用法。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自.....以上”的用法，不要再误解孔子了。

孔子不收肉干，靠什么维生？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曾经管过仓库、负责当会计。做得非常好，帐目没有任何错误。他也当过牧场的主管，把牛羊管得特别好，繁殖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壮，这些都受过肯定。后来他的职业是为他人主办丧礼。

古代的孩子接受乡村教育，今天称做庠序之教，十五岁之前，每年农历十月份秋收农闲之后，乡村里有学问的前辈，或是做官之后退休的人，会把孩子聚在一起，给他们一些教育。教学的重点第一是教文化常识，鲁国人就要知道祖先是周公，齐国人就要知道祖先是姜太公。这是文化常识，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国家的起源。第二是教基本的武艺，男孩子要学射箭、驾车等基本的能力。到十五岁一般人就不能再学了，只有贵族子弟可以上大学，因为他们将来要当官服务百姓的。孔子自己十五岁立志求学，他有成就之后回馈社会，公开宣称，只要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教的，这非常合乎孔子的理想。在这里特别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希望能够不要再误会孔子了。

## 【第100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一章很明显，说的是孔子的教育方法。“愤”指快要生气了，一定要到学生想懂而懂不了都快生气了，这个时候老师才来启发开导。如果学生完全不努力，只坐在那边发呆，听不懂老师所传授的，也不想懂，对于这样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孔子也没办法，认为再怎么教都没用。所以教学最好的方法是在关键的时刻给予启发。

不悱又是什么意思呢？“悱”指脸都涨红了，老师上课请学生说一说心得，学生脸涨红了，急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出，这时老师才来引发，告诉学生怎么说才对。所以孔子认为“启”与“发”是有条件的。一定要学生主动求知，否则再好的老师或教学方法都不会有效果。

众所周知，孔子一向是有教无类，唯有乡愿他不愿意教。乡愿是指乡村里的好好先生，当两个人吵架，他跑去调解：别吵了，你没错，他也没错，是我错了。乡愿不分是非黑白，只希望息事宁人，没有正义感。乡愿在乡村里面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和事佬，他也认为自己不错，因为有他在大家都可以不吵架。但是孔子说：经过我们前不进我的门来和我讨论，只有乡愿不会令我感到遗憾。孔子实在是很喜欢教书，他在房间里面看见有人经过，总希望有人进来跟他讨论，但是只有一种人不来讨论他不遗憾，那就是乡愿。乡愿没有真诚心意。孟子也有一种不愿教的，就是自暴自弃的人。对于放弃自己的人，孟子是不教的，教师的教一定要与学生的学相配合，只要愿意学，总有学会的机会。要是不愿意学的话，不论多聪明也是枉然。

孔子最后说，告诉学生一个角落是这个样子，学生就要自己推断另外三个角落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成语“举一反三”的由来。学习要靠联想和理解力，不能只靠记忆力。

## 【第101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九章比较有趣，谈到孔子收入的来源。原文是：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孔子在家里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的时候，从来不曾吃饱过。

很多人一定觉得奇怪，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明显是学生对孔子的观察。学生看到老师在家里办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孔子有一项专长，就是特别了解礼仪，他的礼仪除了理论还有实践，他懂得如何操作。古代的人最重视的礼是丧礼，因为人死为大，因此丧礼特别复杂。根据资料记载，古代人从过世以后，到埋进坟里要经过五十几道程序。一般人很难记得清楚，所以一定要请专家来主持丧礼。孔子就是这样的专家，他年轻的时候就以知礼而闻名。

根据《史记》所说，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而老子正好在替别人送葬主持丧礼，孔子便担任他的助手。当时忽然出现日食，于是他们研究是否要继续往前走，因为晚上是不能够出殡的。现在我们知道孔子没有收肉干，也没有收学费，他以替别人办丧事维生。替别人办丧事，一办往往就是一、二个星期，这段时间就住在丧家，主持所有的礼仪活动，也就跟着丧家一起吃饭。孔子在主持葬礼期间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因为他看到丧家孝子贤孙哭得那么伤心，也受感染，心里很难过的，这是他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心。孔子看到别人这么样的难过，也就跟着难过，所以他吃不下饭。这说明孔子很真诚，他绝不会因为常办丧事而产生职业倦怠或习以为常，到最后变得麻木不仁，无视于丧家的伤心，照样吃喝。

古代主持丧礼是一种非常专业、高尚的行业。如果帮助贵族家办丧事，待遇还算不错。大概一、二个月办一次这样的丧事，养家糊口应该没有问题，这就是他主要的职业收入。他到五十一岁才正式当官，担任县长。在此之前几十年他的生活主要是依靠这项专长。我们这样说绝对没有故意夸张或者扭曲，将来还有很多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孔子过世以后，有些学生继续替别人办丧事，以此为职业，作为收入的来源。后来墨家对孔子的学生加以批评，说孔子的学生真不像话，听到有钱人家有人死了，便很高兴吃饭的机会来了。墨家的批评，正好证明孔子的学生也能为人办丧事。只不过他们缺乏真诚，没有同情心了。

## 【第102讲】

本讲要把《论语·述而第七》第十章，第三十二章，合在一起讲，为什么？先给大家介绍原文，一看就知道了。

第十章的原文是：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孔子在这一天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了。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描述了生活上的一些事实。孔子经常哭，因为他主要的工作是为别人办丧事、主持丧礼。这段期间，他连饭都从来没有吃饱过，他感受到的伤心几乎和丧家一样。此外，孔子看见一般人的不幸遭遇他也可能会哭，因为他有丰富的感情。如果他这天哭过就不再唱歌，如果没有哭就可能唱歌。这说明孔子的生活是充满音乐的，是自得其乐的。人活在世界上有责任让自己过得快乐，孔子如果这一天不哭，情绪上没有特别大的波动，他往往就会自己设法去唱歌，自得其乐。

接着看第三十二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孔子与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开怀时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又和它一遍。

他唱歌的时候，只要听到别人唱得好，就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我们不要忘记，孔子很少坚持的。本章用“必使反之”，是一定坚持他再唱一遍。我们知道孔子有他的修养，叫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但是唱歌的时候，如果别人唱得好，就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孔子不是只有听，还跟着和。这是多么和乐融融的景象，朋友们一起唱歌非常开怀，是在乱世里面自得其乐最好的示范。

这两段放在一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孔子感情丰富，他的情感很容易受别人的遭遇所影响。他的快乐、他的痛苦、他的烦恼都表现出来了。西方戏剧学者认为哭比笑更有深度，一个人哭的时候一定是他内心深处受到感动，悲从中来。有时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为了别人不幸的遭遇。他们认为悲剧的产生是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往往不是人造成的，是命运在背后主导。但为什么要演这样的悲剧？它要引发人类的两种感情，第一是怜悯，第二是恐惧。怜悯与恐惧，这两种情感引发之后，观众透过观赏戏剧的过程，将它们宣泄、再加以化解，这样才能抚慰人的心灵。很多希腊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让人感觉到健康的、有力量的人生，因为他们的负面情绪在观赏大型悲剧的时候往往都已经消解掉了。希腊人相信发生悲剧是神明要和人开玩笑。所以怜悯就是当悲剧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此刻虽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降临在别人身上了，所以要怜悯和同情，这是对于人的心理情感一种很好的宣泄。想保持心理健康就要和别人进行感情的沟通与协调。悲剧引发的另外一种情感是恐惧，因为命运来临时，不分谁是谁非，不分任何时段，并且不遵循善恶报应的公式。

我们看到孔子表现出来对别人遭遇的同情心，会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掌握住基本角色，和所有的人便都有相通的地方。我们在其他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有些表现很特殊，比如他当官时，有一天下朝回家，马厩失火烧了，孔子听到之后只问一句话：有人受伤吗？他为什么这样问？在古代社会是有阶级区分的，马厩失火会因而受伤的是马车夫、工人、佣人，这些下层阶级的人，人权没有保障，人命也不值钱。但是对孔子来说，他只问：有没有人受伤？如果没有深厚的修养作为他的基础，他怎么可能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说出这句千古名言：有人受伤吗？而完全不问马有没有被烧死。马虽然贵重，仍不能和人命相提并论。所以儒家作为人文主义，是把人的生命当作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这就是人文主义，绝不能把人当做手段来利用，同时要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特性。

儒家学说的确是很好的思想。这种思想如果说清楚的话，所有的学者，不论古今中外，看到了都会觉得佩服、了不起。因为人与人是



以“人”的身份来往，不是问在社会上有无成就，只问是否为真正的“人”。这样的生命会比较完整、比较健康。

我们看到这两段，孔子的哭与唱歌的关系，又看到他唱歌的时候，能够这么样的尽兴、这么样的开怀，和朋友们分享欢乐的情绪，就知道孔子作为一个人，不说他的学问，不谈他的德行，就是单纯的一般人，也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与效法。

## 【第103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十一章，它的原文是：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对颜渊说：“有人任用就发挥抱负，没人任用就安静修行，只有我与你可以做到吧。”子路说：“老师率领军队的话，要找谁同去？”孔子说：“空手打老虎，徒步就过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与他同去的。一定要找同去的人，那就是面对任务戒慎恐惧，仔细筹划以求成功的人。”

这段资料，谈到两位学生，颜渊和子路。孔子对颜渊的评价算是最高的了。听了孔子的评价，在一旁的子路觉得怅然若有所失。他想到孔子以前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我的理想不能实现，坐一艘木筏到海外算了，与我同行的是子路啊。老师曾经对我这么肯定，要带我出国去了，现在却对颜渊评价那么高。于是便问老师：如果您率领军队的话，您找谁同去？子路心里想当然就是我呀，我可以陪老师去统帅军队，我是专门研究军事作战的。孔子也承认子路带兵没问题，非常勇敢果决。但是看看孔子怎么说？孔子真是因材施教，他说了“暴虎冯河”四个字，“暴虎”空手打老虎，我们说云从龙、风从虎，老虎一出来，树林里面都有风。一只老虎过来五六个人也挡不住啊，你空手就要打老虎，这不是太莽撞吗？不是太冒险吗？“冯河”就是徒步就过河，不乘坐船，就算会游泳，有些大河游过去可不容易，难免有淹死的危险。所以“暴虎冯河”四个字是形容非常剽悍的人，什么都不怕，有勇而无谋，只知道一往直前。孔子说暴虎冯河死了都不后悔的，我才不要与这种人同行。子路这么勇猛，到最后糊里糊涂死了，孔子可不愿意糊里糊涂死。人生多么值得珍惜，还有好多理想没有实践，孔子是很谨慎且爱惜生命的人。

他接着说，“必也”，一定要去的话，我们一再强调“必也”是一种假设语句，如果一定要找人去的话，会找“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这八个字也是我长期的座右铭，做任何事情都要戒慎恐惧。冲动是魔鬼，往往没有好的结果。做事要谨慎，做好谋画，这才是成功的保证。

孔子教学生总是因材施教，他对子路的教育方法总是很直接，因为他非常豪爽。孟子曾用“子路闻过则喜”来赞美他，子路听到自己有过失就很高兴，因为可以改善啊。

## 【第104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十二章，原文是：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就算在市场担任守门员我也去做。如果无法以正当手段求得，那么还是追随我所爱好的理想吧。”

这段话很有意思。首先我们知道孔子对于财富并没有偏见，他曾经说过，富与贵是每一个人都要的，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手段一定要正当。

苏格拉底曾经说：听说一个人有钱，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他以什么手段赚到钱？如果手段正当的话，那是应该的。第二，他赚钱之后对金钱有什么态度。如果是守财奴，不值得称赞，他应该做金钱的主人，用金钱来行善。《大学》里面也提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什么意思？一个人行仁的话，可以用金钱来实现理想。比如我现在有钱了，我是仁者，花钱做好事就是以财发身。而不仁者以身发财。一个人不行仁的话，用自己的身体每天劳苦工作拼命去赚钱，最后身体垮掉了。他忽略了身体、生命比金钱更重要，有了生命才可以实现道义，追求仁义。

所以孔子说：如果财富可以追求的话，就算是执鞭之士我也做。古代的执鞭之士有两种，第一种，天子、诸侯出门的时候，有人替他开道，在前面大声喊回避肃静。他们拿鞭子打地板，老百姓听到鞭子的声音就赶快让路，让他们的轿子或者车马先走。因为他们一定是有公务在身，他们是国家重要的领袖。所以这种执鞭之士是为大人开道的。第二种执鞭之士是市场的守门员，市场里有时候会有一些宵小之徒，小偷、强盗会在这里行凶盗窃，就需要人拿鞭子在市场守门。孔子说的是第二种。执鞭之士是比较低层次的工作，但是只要手段正当，是一个正当的职业，能让我赚到钱，就算是工作比较卑微我也

做。这表明孔子不在乎做什么工作，只要手段正当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不能用正当手段赚到钱的话，那就“从吾所好”，我还是追随我爱好的理想。钱是身外之物。儒家为什么肯定金钱的价值？因为金钱可以行善，行善需要能力，也需要财力。如果没有财力，当别人需要帮忙时，会觉得力不从心，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儒家没有反商情结，只要取之有道就行。

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贡，有一段时间做生意发财了，孔子没有怪他，只要合乎法律规范，努力工作，以自己的才华赚钱，那有什么不对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他研究天文、地理，也研究人生，甚至研究宇宙的由来。后来别人就嘲笑他研究的东西无用，又不能赚钱。一次他在外面观察天上的星星，结果摔到水井里面。他的女仆就笑他说：地上都没看清楚，看什么天上？既然有人嘲笑泰勒斯说他没有本事赚钱，他就证明给大家看。他观察星象，发现第二年橄榄会丰收，橄榄需要机器来榨橄榄油，到现在橄榄油还是希腊地区重要的产品之一。于是他就把城市里面榨橄榄的机器全部包下来了。结果果然橄榄丰收，大家都要找机器去榨橄榄油，但是机器都被他包了，只好向他借，转手之间赚了几倍，一次就赚了别人一辈子所赚的钱，这证明哲学家照样可以做生意。这是很有名的故事。

哲学家关心智慧、关心人生的道理，不见得就不能在实际的业务上取得好的收益。所以，如果手段正当，可以赚到很多钱，孔子也并不反对。重要的是赚了钱之后能做金钱的主人，用金钱来实现更多的爱心，更大的理想。

## 【第105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十三章。这章内容很短，但是特别值得注意，原文是：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孔子以慎重态度面对的三件事就是：斋戒、战争，以及疾病。

这三件事，斋戒第一、战争第二、疾病第三。先看疾病，孔子特别小心，不要生病，预防胜于治疗。孔子如何预防？我们在后面的□乡党篇第十□将会看到，孔子对饮食非常注意。也懂得一些医药方面的知识，知道饮食和健康的密切关系。孔子对疾病很谨慎，说明他珍惜生命。

疾病是个人的问题，战争是群体的问题，孔子基本上是反对战争的。因为上战场的都是年轻人，而且必然会有死伤。栽培一个年轻人长大并不容易，却因为战争而牺牲，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年轻人保家卫国，那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爱好和平主张尽量化解战争，避免干戈相向。他非常推崇管仲，因为管仲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战争，维持春秋初期的和平。管仲能得到孔子极高的评价，正因为他化解战争的威胁。谨慎地对待战争，可以让人的社会更安定、更安全。

孔子最重视的是斋戒。古人斋戒唯一的理由是为了祭祀。而祭祀是宗教活动，要特别谨慎，像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一般百姓祭自己的祖先，都需要斋戒。斋戒的目的是让人进入一种特殊的身心状态，斋戒时，吃得少、不吃肉、不喝酒，许多事情不能做。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就会慢慢把所要祭拜的先人放在心中了。在祭拜的时候，恍惚之间会感觉到祭拜的祖先就出现在自己面前，就好像听到祖先的声音、闻到祖先的某种气息，看到光影里面有祖先的模样。《左传》有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指重要，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

有两项：第一是祀，祀就是祭祀；第二是戎，戎就是军事武力。可见祭祀是他们所关心的共同问题。

所以在孔子最谨慎的三件事，“斋、战、疾”中，我们可以了解孔子的价值观，他对于个人生命、对于群体的生命、对于整个国家的传承的重视程度。

## 【第106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十五章，原文是：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冉有说：“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好，我去请教他。”子贡走进屋子问老师说：“伯夷、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有德之士。”子贡说：“他们会抱怨自己的遭遇吗？”孔子说：“他们所求的是行仁，也得到了行仁的结果，还抱怨什么？”子贡走出屋子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国的国君。”

冉有跟着老师到卫国，当时卫国正在内乱。卫灵公的太子名叫蒯聩，蒯聩与卫灵公夫人南子不和，曾经想要对南子下手，但没有成功便逃亡到国外。他逃到国外期间卫灵公过世了，南子立蒯聩的儿子为卫国的国君，是为卫出公。于是蒯聩就向晋国借了军队，回来要抢国君的位置。结果卫出公在卫国当了十二年的国君，王位真的被爸爸抢过去了。当时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正好碰到这个尴尬的局面，学生很担心老师会不会在卫国做官。冉有自己不敢问，便问子贡的看法。子贡只好请教老师。子贡是言语科的高才生，口才很好，他并没有直接问老师要不要出来做官帮助卫国国君？而是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为何提到伯夷、叔齐呢？伯夷、叔齐生活在周武王的时代，他们两位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兄弟都想把君位让给对方，为了这个原因相继逃离国境，到了西边，也就是到了周朝的地方。后来周武王起来革命，把商纣推翻了，这两兄弟因为不愿意吃周朝的食物，逃到首阳山上，活活饿死。子贡以这个事件问老师对伯夷、叔齐的看法？孔子说：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德之人、有德之士。子贡再问：他们会对自己的遭遇抱怨吗？意思是他们死得那么惨，会抱怨吗？孔子说：不会抱怨，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到今天我们还用“求仁得仁”这句成语。意思是我追求的本来就是行仁，现在有机会行仁，死而无憾，所



以他们不会抱怨。子贡问到这个结果，就离开房间出来向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国的国君。老师有原则，和伯夷、叔齐很像。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何况是做官？孔子说伯夷、叔齐不会抱怨，求仁而得仁，也表达了孔子坚持求仁而得仁的原则。子贡没有直接提问要不要在卫国当官，就知道了老师的真实想法，这就是言语科的高材生。高手过招不用真的开打，更毋须大战三百回合。真正的高手只要把武功的架式摆出来就知道谁赢谁输了。后来孔子也确实没有在卫国做官。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想清楚自己要选什么路，只要心甘情愿，求仁得仁，就不用抱怨。

## 【第107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吃的是粗食、喝的是冷水，弯起手臂做枕头，这样的生活也有乐趣。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就好像浮云一样。”

如今我们还常用“富贵浮云”这句成语，就来自于本章。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首先我们发现他也很穷困，吃的是简单的食物，喝的是白开水，手臂弯起来做枕头，乐亦在其中矣。这里要特别留意，孔子并不是因为这样的生活而快乐，如果乐于贫困那是违反人性，谁不希望过舒服的生活？乐亦在其中，要理解为“这样的生活里依然有其他的乐趣”。生活很穷困，但是我另外有快乐，所以孔子不是说贫穷等于快乐，而是在贫穷的生活中依旧可以有我的快乐。比如《庄子》书中提到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有一段很辛苦的时光，他的学生子路、子贡都受不了。他们抱怨像老师这么好的人，为什么骂他的人没事，想杀他的人无罪，实在太不合理了。于是孔子对学生讲了一段非常精采的话：“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而在于道”。穷困的时候我很快乐、通达的时候我也很快乐，因为我的快乐不在于穷困或通达，而在于“道”。所以有“道”让我快乐，物质生活的条件是次要的。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因为富贵是每个人都要的，但是不义，手段不正当，得到了心里也不安。这让我想起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过的一段话，他说狐狸有它的洞穴，天上的飞鸟有它的鸟巢，但是我连放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非常穷困，他一生致力于传播他的宗教理想，三十三岁就被人冤枉，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孔子和颜渊都很贫困，但是他们都很快乐。既然很穷困，外在的条件都不具备，可见快乐一定是由内而发，内心所追求的“道”便是他们快乐的源泉。快乐是天赋人权，不必依靠世俗成就，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自己过得快

乐。重点是要了解道理，了解人生的真正价值是内在的心灵而不是物质。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因为内心真诚，从来不做亏心事，同时对于外在的物质利益从不羡慕，所以坦荡荡。小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看到别人有什么好处，就处心积虑的想去沾点边、拉点关系，希望也能得到这些好处，整日患得患失，那不是自寻烦恼吗？“富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孔子的眼界、心胸，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 【第108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十九章，原文是：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念成“shè”(尸古)，古代叶是楚国的一个县，叫做叶县，那个县长就称叶公。公指诸侯阶层，一县之长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位阶？因为在春秋时代除了周朝天子称为周王之外，楚国的国君也称为王。楚国国君认为自己不属于周朝管辖，地位和周朝平等。周朝下属的鲁国称为鲁君，有时候直接称公，一般公是指在诸侯国国君的位置；楚国国君自称楚王，因此楚王之下便称公，楚国的官都比别的国家的官要高一级。

叶公问子路有关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知道之后就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这个人发愤用功就忘了吃饭，内心快乐就忘了烦恼，连自己快要衰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这一段也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叶公知道子路是孔子的学生，他希望这个学生可以介绍一下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子路口才不太好，子路不对，“不对”是“没有回答”，子路没说话。这个事情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就把子路找来，说：你为什么不说告诉他？于是孔子这样描述自己：第一，发愤起来努力要做一件事，就忘记了吃饭。第二，乐以忘忧，一快乐起来就忘记了烦恼。第三，连自己快要衰老了都不知道，我把它称做忘老，忘记自己老了。截至目前我学孔子的三忘，忘食、忘忧、忘老，只学到第三个，连自己快老了也不知道。我每天研读《论语》，有时候觉得自己心态很年轻，因为《论语》是给人希望的一本书，让人觉得人生确实应该立志，人生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找到适合的方法。但是，乐以忘忧很难做到，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作为一个君子，有一辈子的忧愁，因为德行的修养永无止境。无一朝之患，一朝就是一天，没有一天担心的事情。君子只注意整个一生的发展，至于今天有没有吃饱喝足，今天

有没有赚钱，不会放在心上的，我担心的是我整个生命的发展，而不在于我一时一地所受的挫折、所受的委屈，这些都不放在心上。我经常拿孟子来做例子，是因为孔孟之道是连贯的。孟子把孔子的思想做了全盘的发挥，而且发挥得非常好。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孔子说乐以忘忧，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追求“道”的目标，所以能在贫困中自得其乐。

## 【第109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章和第二十八章，原文是：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我的知识是爱好古代文化，再勤奋、敏捷去学习得来的。”

孔子学习古代文化，并从中学习到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孔子学会了之后就加以实践。孔子说他自己特别好学，把这些道理都理解了、贯通了。所以他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第二十八章)其中提到如何求知，孔子说：也许有人是自己不懂却去创作，我与他们不同。要多听，选择其中正确的部分来接受；多看，把好的记在心里，这种知是仅次于生而知之。多闻多见才能拓展生命的宽度，增加它的深度。

所以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要谨慎选择。然后还要多见，再把所了解的记下来。我们不必幻想儒家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外在世界的“知”，儒家所强调的“知”，最主要是做人处事方面的“知”。要懂得做该做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要做该做的事，而理由就是人性向善。因为向善，所以我们看到善、听到善时，内心中涌起的冲动与力量就能与之相呼应。

## 【第110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一章，原文是：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不与别人讨论有关反常的、勇力的、悖乱的、神异的事情。

“语”和“言”不同，“言”是主动发表言论，“语”则是相互讨论。比如《论语》的语，就是讨论的材料。孔子不与别人讨论这些问题，并不代表这些现象不存在，自古以来，每一个社会都有怪、力、乱、神这些复杂的事情。后人也很有趣，编一本书，书名叫做《子不语》，里面专谈怪、力、乱、神。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孔子为什么不讨论呢？因为这些事情就好像今天的新闻一样，我们都知道学新闻的原则，狗咬人不算新闻，因为狗本来就会咬人，谁叫人不小心？人咬狗才是新闻，人怎么去咬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新闻如果放大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人心惶惶，大家会觉得世界何以变得如此怪异，到处充斥着非常理、非常态的怪事。其实，这些都是口耳相传造成的效果，孔子在他的时代就不和别人讨论这些现象，道理在于平安就是福，每天平平静静过日子真是很大的幸福。

所谓“怪”，就是反常。比如时序是夏天却下雪了，这是怪事，古人就会认为恐怕有重大的冤屈发生。《左传》有载：“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鸟，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鸟都是往前飞，怎么退着飞，其实很简单，因为风太大了，风速大于鸟飞的速度，所以鸟拼命地飞，看起来却像是退着飞。看到这个怪现象，很多人以为大概要出事了。古人也认为日食月食都是很可怕、很不祥的事，因为他们不懂得天文学；只有少数学过专业知识的人，如孔子、老子才知道是自然现象，不需要担心。如果奇怪的事情谈多了，人心会惶惶不安，所以孔子宁可不去讨论它。

所谓“力”，指的是武力，尤其是国家的武力，历史记载春秋五霸。霸就是霸主，因为武力强大而成为霸主。古代人有个观念：以德服人

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用品德让别人佩服，就称王，用武力让别人听话，就称霸。孔子不谈武力，因为谈多了，大家都想用武力称霸，便不会再有心培养品德。人生不能样样兼得，既要品德高，又要武力强，这样的人很少。孔子更看重培养德行，所以孔子不太愿意讨论力。

第三是关于“乱”。一般指乱臣贼子，亦即造反悖乱等事。人们只要听到混乱的情况，便会觉得神经紧张。谈多了不仅会造成社会混乱，而且也会造成人心不安。

至于“神”，并非孔子经常谈到的鬼神，而是指灵异事件，或神秘的事情，比如算命、迷信。一般人对于算命都会好奇，只要听说有人算命很准，便一窝蜂跑过去打听。《庄子》里曾讲到一个算命的人，能精算人哪一年死亡，哪一岁遇祸事，准确得不得了，连哪一天，什么时辰都不差。结果，很多人看到这位算命师，连忙跑掉，不敢给他算，因为这个人一看对方脸相就知道对方的命，一个人的未来若完全在预知当中，这样的人生要怎么走下去呢？明天如果是凶险，甚至是死亡，又该如何？孔子不多谈灵异之事，是不希望大家正常的生活受到干扰。西方有一句话：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等到真有新闻发生的时候，一定是出事了。孔子比谁都博学，他当然知道许多怪力乱神的事，但是他不愿意讨论，他知道这些都会严重干扰正常的生活。



## 【第111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二章，这一章大家都很熟悉，原文是：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我可以取法的，我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就警惕自己不要学坏。”

“三”代表多数，换言之，只要不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走出来与别人来往，就有学习的机会。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要向他学习，也就是见贤思齐。看到比自己差的，不要嘲笑他，也不要庆幸自己没有那个缺失，要提醒自己，不要和他一样变坏。孔子是最喜欢学习的人，喜欢学习能使生命充满希望。因为学习之后，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又比今天更好，学无止境。我们也说学然后知不足，学了之后才发现，可学习的事物太多了，越学越觉得自己所知的不够。

有一次，孔子带着一群学生经过一片竹林，看到一位弯腰驼背的老人在黏蝉，技术好极了。他黏蝉的速度，如同在地上捡东西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便装满了一麻袋，孔子看了非常惊讶。孔子非常好学，只要看到别人有什么优点，就一定上前请教，说：老先生你有什么样的秘诀，怎么能黏蝉黏得那么快？老人家说，我练习了五、六个月，在竹竿顶端放两颗弹珠，这样可以黏到的话，黏蝉很少失手。放三颗弹珠，这样可以黏到的话，十次只有一次失手。放五颗弹珠，这样可以黏到的话，黏蝉就和在地上捡东西一样了。接着这位老人家又说，天地虽大，万物虽多，我眼中看的只有蝉的翅膀，这样子怎么会黏不到呢？孔子听了很感动，立刻回头教育学生，说：各位同学，大家如果做任何事，专心致志，那么表现就会像神明一样，做到鬼斧神工。孔子在任何地方，只要不会的，不懂的，总是立刻请教。而庄子就因为这一点，经常用孔子作为他文章里面的主角。比如《庄子》书中写到孔子在杏坛之上，对学生们讲学，学生们专心念书，孔子讲累了，就弹弹琴，作为背景音乐。这时来了一位老渔夫，听听之后，就说出了音乐的含义。孔子知道这个老人家是高手，立刻请教，却被老渔夫教

训了一顿，他说自己从不收学生，然后就划着渔船走了。走到看不见人影，听不见摇橹的声音，孔子还站着不敢动。孔子的学生子路十分疑惑，便问：老师，您平常看见大国诸侯的国君，都可以与他分庭抗礼，毫不在意，为何今天看到老渔夫您如此恭敬，在这里目送良久，未敢移动呢？孔子训斥子路说：年轻人不要乱讲话，这是一个有道之士。这个故事当然是出自庄子幽默的杜撰，但从这里也看得出来孔子的好学，天下皆知。

## 【第112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三章，原文是：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说：“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

这段话当然有其背景了。桓魋是宋国的司马，司马是将军，管军队，因为古代军队作战，一定需要马匹，所以管马的司马就变成将军了。孔子曾经批评过桓魋，认为这个人做事做人有问题。桓魋记仇，知道孔子批评过他，很不高兴。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宋国边境，在一棵大树下，带着学生们弦歌不辍。桓魋知道之后，立刻带着军队要来抓孔子，想杀他。孔子听说之后，立刻带学生们逃出了宋国的边境，桓魋的兵马正好追到。桓魋不能过边境，很生气，余怒未消。就回头把那棵大树砍了。孔子在逃出去之后，就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当然这话是安全之后再讲的，说桓魋能拿我怎么办？孔子有两次碰到生命的危险，这是一次，他两次都把“天”提出来。孔子五十岁了解何谓天命，六十岁时顺从天命。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他都在周游列国，周游列国是为了顺天命，因此两次差一点被杀，他都表明自己在顺从天命，是因为天命如此，所以正努力这样做。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要以孔子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他顺天命，有自信将天命加以实现。

有些人解释“天生德于予”，说孔子生下来就具有圣德，具有伟大的德行，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孔子从来不认为上天给他某种特殊的道德品质，如果这样，孔子的成就有什么可贵？如果他生下来就这么好，那我们跟他学也不会有用，我们之所以学习孔子，就是因为他生来和我们一样平凡，小时候家里穷困，社会地位非常卑微，他父亲很早过世，跟着母亲在娘家慢慢成长，孔子曾说自己“吾非生而知之”，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和大家一样是平凡人，有谁生下来就有德行？“吾

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的可贵在于从平凡中走出极不平凡的人生，他可以做到这么好，我们做不到就是自己的责任了。他为世人作了最好的示范。因此，一个人说自己有德行，一定是他努力修练之后有了心得，并好好把握住了。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要理解为“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孔子为什么要修德？儒家强调天人合德。“天人合德”四个字是从《易经》里面的《易传》引申出来的。因为人生下来就有一种道德要求，要符合天命，就得修养道德，用道德来回应天命，使人格成长进入完美，这才是每个人应该做的。

孔子说上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换句话说，孔子为什么努力修德行善？因为他了解天命，内心有一种真诚引发的力量，自我要求去行善。行久了以后，感觉到很有心得，也就是德行越来越高，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这五个字，出于《中庸》第一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儒家的思想。

## 【第113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说：“你们几位学生以为我有所隐藏吗？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藏，我的一切作为都呈现在你们面前，那就是我的作风啊。”

从这段话看得出来孔子有点受冤枉了，他的学生以为他有所隐瞒，因为老师所讲授的内容学生有时不十分了解，可惜学生没有先自我反省是否用功不够，却想着老师大概有所隐瞒，也许还有秘诀未倾囊相授。这样的议论传到老师耳中，老师于是表示：我的所作所为，都在你们眼前表现出来了，你们每天跟着我，看得到我如何做人处事，我没什么隐藏的，我念的书都在那儿，你们可以自己去翻。孔子所教的学生，很多都是邻居，时常跟随在他身边，尤其周游列国时，随行的二、三十个学生，整天和老师在一起。所以，孔子看到学生对他有误会，当然有些感叹，他曾说“莫我知也夫”，意思就是没有人了解我呀！老师也抱怨，怎么都没有学生了解我呢？我们学习《论语》不要把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神格化，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提到孔子某一位学生时，我总强调他比孔子小几岁，因为学生是慢慢才成长的，也是受了孔子的教诲才慢慢觉悟的。我们在学习儒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心态必须不卑也不亢，要以平常心来学。

## 【第114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六章，原文是：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孔子说：“圣人我是没有机会见到了，能够见到君子也就不错了。”孔子又说：“善人我是没有机会见到了，能够见到有恒的人，也就不错了。明明没有却装着有，明明空虚却装着充实，明明穷困却装着豪华，要做到有恒是多么困难呀。”

这段话有好多重点，第一、孔子说自己没有机会见到圣人。当然孔子心中的圣人，标准太高了，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古代圣王，他总把“圣人”和“王”相提并论，因为王是国家领袖。圣人是完美德行修养的人，而德行修养与国家领袖在照顾百姓时不能分开。孔子的标准特别高，所以他没有机会见到圣人，可以理解。他接着说能够见到君子，就算不错了。何谓君子？君子就是走向圣人这个目标的中间过程。儒家思想很强调君子，君子本来是贵族子弟，有官位的人称为君子，但是孔子心中的君子是人格的典型，德行特别好，才能成为君子。孔子所谓的君子：“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泰而不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还有“君子坦荡荡”，都不容易做到。所以孔子说我没有机会见到圣人，能够见到君子就不错了。这个说法同时也提醒我们，君子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圣人。儒家认为个人修养的验证一定要表现在帮助世人上，不能离开人群。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担任官职时，就要造福百姓，使自己成为君子再向上提升，任何一个人只要德行越来越高，他周围的人一定会感受到他的力量，而且也会一起向善。

接着他又说：善人我没有见过。我们常常强调，孔子从来不认为人性本善，这句话不就是证据吗？如果他主张人性本善，为何又说没见过

善人呢？关于人性本善的说法，其实并非来自孔孟，而是宋朝学者的心得，尤其是朱熹注解《论语》时，特别强调“人性本善”，这是朱熹的见解，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明明说自己没有机会见到善人，那凭什么说人性本善呢？许多人误以为《三字经》代表古人的思想，实际上《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是宋朝学者的理解。第二句话“性相近，习相远”，才是孔子的话。如果人性本善之说能成立，人人应该是性相“同”，而非性相“近”了。孔子说，善人我没有机会见到，能够见到有恒者就够了。为何强调有恒？因为人性向善，这个“向”表明人要真诚，并且要一辈子一直做下去，此之谓择善固执，恒就是固执之意，固执非顽固，是坚持，一辈子坚持善。但是持之以恒是件难事，因为很多人都会装腔作势。明明没有却装着有，明明空虚却装着充实，明明穷困却装着豪华，要做到有恒是多么困难呀。有恒的人一定要谦虚，因为行善永远没有止境。

## 【第115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九章，原文是：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很难沟通，有一个少年却得到孔子的接见，学生们觉得很困惑，孔子说：“我是赞成他上进，不希望他退步，又何必过度苛责？别人修饰整洁来找我，我就嘉许他整洁的一面，不去追究他过去的作为。”

学生们为什么困惑？第一，同学们的困惑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很难沟通，社会风气不理想，如果讲话不投机，恐怕会起纠纷。第二，因为是一个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孔子为什么接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意思是：从十五岁以上，我是没有不教导的。“童子”指不到十五岁的孩子，孔子居然接见他，同学当然觉得迷惑。孔子回答说：我是赞成他上进，不希望他退步。然后孔子说：又何必过度苛责呢？我们对人要宽容，孔子对人向来有分寸。所以孟子后来就讲说“仲尼不为已甚”。意思是孔子做任何事都不会过度，有原则但是可以变通。虽然这个少年不满十五岁，但是孔子赞成他上进，所以接见了他。

接着他说：这位少年修饰整洁来找我，这也是礼貌的表现，我就嘉许他整洁的一面，不要去追究他过去的作为。何况是当地的风气不好，这个小孩子有什么过失呢？孔子对于年轻人，鼓励有加。孔子曾说后生可畏。一个年轻人，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因为只有年轻人进步，社会才会进步。说到这里我想到我自己的老师方东美先生，他常常讲一句话：一个老师最大的悲哀是没有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

我们从这段话里面看到孔子待人的态度，他作为老师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只要有心向学他都给予真诚的教诲。



## 【第116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三十章，这一章特别重要，原文是：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说：“行仁离我很远吗？只要我愿意行仁，立刻就可以行仁。”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到“仁”字。我们都知道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但“仁”的内含很复杂，它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之性，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使人做该做的事，所谓人性向善；第二，人之道，人生之路该如何走？这时候就要择善固执，择善是最难的，固执，也需要变通；第三，人之成，人的生命的完成。所以“仁”就是人类应该怎么样了解自己，真诚对待自己，然后，走上人生的正路，每一次选择都要选对。同时，最后目标是什么？止于至善，才能达到人格的完美。

所以我总把“仁”翻译成行仁，代表一种行动，要做到仁。孔子说：仁远乎哉？行仁离我很远吗？不是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愿意行仁，立刻就可以行仁。“仁”的结构是左边是人，右边是二，代表二人为仁。你要行仁，一定要与别人相处。比如见到父母亲，行仁就是孝顺；见到老师，行仁就是尊敬；见到朋友，行仁就是守信讲道义；见到领导长官，行仁就是尽忠职守。人为什么伟大，就因为人是可以真诚而发由内心要求自己行仁。大家见过狗吃东西时，会让老狗先吃吗？猫会让老猫先吃吗？没有吧，都是谁饿了谁先吃，谁凶谁先抢到。人却不同，不论多么饥饿，总能礼让父母先吃。愿意行仁，愿意真诚去作该做的事，那么行仁的机会就立即来到我们身边。

## 【第117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三十四章，原文是：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孔子说：“像圣与仁这样的境界，我怎么敢当，如果说是以此为目标，努力实践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倦怠，那么或许我还可以做到。”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学生没有办法学到的。”

这段话是孔子对自己的认识，他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孔子说“圣与仁则吾岂敢”，岂敢，不敢当。孔子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圣人，他心中的圣人是尧、舜、禹这些圣王。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可能是有人称赞他是一位圣人、仁者。所以孔子才会表白，对别人说他是圣人与仁者，表示不敢当，但是以“圣、仁”作为目标，自己努力实践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倦怠，朝着这两个目标前进，这或许还可以做到。这话说得很实在，也相当谦虚。为之不厌，意即努力朝着圣与仁去实践、去行动时能不厌烦。孔子为什么能够不厌不倦呢？孔子认为人生的目标只有一个，大家生下来都是平凡的人，但是人性向善，一辈子要做仁者，努力走向圣人的境界，这就是理由。孔子把圣与仁作为目标，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生下来就向善，而且要止于至善。有了这个目标就应该去做，而且不厌烦地去教别人这样做，不要倦怠。孔子说：不厌不倦，我或许可以做到一些，可见他很谦虚，因为他确实做得非常好。

公西华口才不错，但是并没有列在四科十哲。所谓的四科十哲，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十哲就四科里面排前十位的学生。“哲”是指特别聪明的杰出弟子，“哲”不是哲学家。够资格被称为哲学家并不容易的，孔子是哲学家，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弟子在我看来没有可称为哲学家者，因为哲学家需要有一套自己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孔子的学生没人能做到。公西华虽不在四科十哲，但也是做官的人才，口才非常好，仪表堂堂。孔子曾经说，他可以上朝廷，和

外国来宾谈话。公西华听了孔子的话之后，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学生做不到的。换句话说，学生们和孔子的差距，就在于孔子不断努力去做到仁与圣。

学生做不到往往是由于对于仁不了解。很多学生对老师的思想了解不够，我们看到孔子一再强调“仁”的观念，而学生们的反应，往往都是在问：究竟什么是“仁”？其实孔子说“仁”分三个层次，如果分不清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三个层次，便不容易真正理解“仁”。比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仁指“真诚”；仁远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是指可以主动掌握的“道”；杀身成仁，当然是指人的生命的完成了，所以“仁”字的意涵，确实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儒家是一套哲学，所谓哲学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把人生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本章可以看出孔子对自我的认识，他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达到圣与仁。他也很实在地说，他不敢当，因为那个目标，往往需要一生的努力，才能得到最后的验证。

## 【第118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三十五章，原文是：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讎》曰：‘祷尔于上下神只’。”子曰：“丘之祷久矣。”

孔子病得很重，子路请示要做祷告。孔子说：“有这样的事吗？”子路说：“有的，讎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只祷告。’”孔子说：“我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祷告呀。”

这段话的背景是孔子生病了，在《论语》里面，至少有两处很明显的提到孔子病得很严重。这里是一处，孔子病得很重，他的学生都非常爱护老师，恐怕很多人到处找偏方，找一些好的药给老师。子路大概想不出什么办法，发现有一句讎文，就对老师请求说要做祷告。古代有一种谀文，是在人过世以后，哀悼用的，希望他平静往生，好好走。另有一种讎文，是对活着的人，祝福他，希望他一切顺利心想事成。“祷尔于上下神只”，神就是天神，只就是地只。讎文上有这句话，所以子路才对老师说：老师，我们来祷告吧。孔子听到以后，就说：不必了，我的祷告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做啊。孔子曾经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如果得罪了天，没有地方可以祷告。孔子说：我长期以来一直在祷告，祷告当然是向天祷告，孔子是不跟鬼神祷告的。要祷告，就要向最高的神明(天)祷告。天是最公平的，最正义的，最仁爱的。孔子这一生行得正坐得端，凭良心做事，神一定照顾他。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他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这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观。换句话说，一个人做事，先不要问鬼神喜不喜欢，只问该不该做。所以孔子谈到鬼神的时候，经常会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专心做好老百姓认为该做的事，对鬼神保持敬意，但是也要保持距离，这是孔子的立场。一件事情本身是善的，神必定喜欢，而不是本末倒置为了讨好神明，而去做好事。孔子很坦然地对学生说，你不必替我特别祷告，我这一生就是祷告，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情，神自然会祝福我，不必另外再去麻烦神了。只要一生言行端

正，任何宗教的神明都会保佑。相反的，如果自己没有做好，再多的祷告也没用。这是儒家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 【第119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述而第七》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三十六章、三十七章、三十八章。这三章意思接近，并且内容都太短，所以合在一起介绍。

我们先看第三十六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说：“奢侈就会变得骄傲，简约就会流于固陋，与其骄傲，宁可固陋。”

孔子说得很清楚，奢侈会显得骄傲，简约会流于固陋，与其骄傲，不如固陋一些来得稳当。这是我是非常赞成的，因为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奢侈浪费习惯了，要再重新过简约的生活，非常困难，但是由简约到奢侈却很容易。所以千万要小心，不要陷入这样的困境，自找麻烦。生活简约，虽然显得有点固陋，有点寒酸，甚至比较拘谨，好像伸展不开，但至少是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不至于陷入物质享受的欲望里。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说：“君子心胸光明开朗，小人经常愁眉苦脸。”

君子与小人何以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君子无私。前面曾读过有关君子的篇章，如：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泰而不骄，这些都是君子无私的表现。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完全没有私心，但是至少可以做到有私心时绝对不去伤害别人。君子之所以能坦荡荡，正因为他没有私心，不会与别人比较，能够安于自己的生命状态，所以君子十分坦然。而小人私心太重，一个人私心重就放不开自我，老是想和别人比，总觉得想法没有被他人接受，心里很难过，如果有人持反对意

见，就觉得对方全然冲着自己而来，心中充满怨艾或忧虑，这便是长戚戚，整天愁眉苦脸，怨天怨地，日子难过极了。

君子没有私心，看到别人有好处，恭喜他；看到别人做得不错，鼓励他。

再看第三十八章，也是《述而篇第七》的最后一章，原文：

子温而厉，威而不勌，恭而安。

我们常常讲“情商”，这一句话就代表孔子的情商。孔子的情商表现在：温和而严肃，威严而不刚愎，谦恭而安适。一般人，温和了就很难严肃。温和但是严肃，别人在你前面就不敢胡作非为，大家对你就会尊敬。也就是后来学生描写孔子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远远看过去很庄重的样子，接近他却很温和，像春风化雨一样，听他说话的时候，很严肃的，不与人随便开玩笑。温而厉，这两种性格表现配合在一起，就是高度情商的表现。第二点更难了，威而不勌。一般的人，有威就勌，很威严，便有点刚愎，或者凶猛。而孔子有威严，但是不刚愎。威严就是看起来庄重严肃，一般的人看到这种人都会害怕。但是孔子是威而不勌，威严但是不令人害怕。然后，恭而安，恭代表谦恭，安就是能够安适自在。一般人，一旦谦恭就很难自在，但是孔子恭而安，甚至在朝廷上见到国君，他也照样是态度安详。但是，仍看得出来他很谦恭，官阶比较低，地位比较卑微，年纪比较轻，只要尽本份做事，自然就能恭敬而自在。孟子说过，“徐行后长者”，慢慢地走，走在长辈后面。这样是尊敬长辈。为什么要在左后方，因为如果长辈摔跤，我们的右手可以扶他。这是基本的礼仪。



作者 / 傅佩榮

出版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數碼出版、發行 /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udn 讀書吧 <http://reading.udn.com>

E-mail / [ebook@udn.com](mailto:ebook@udn.com)